

徐文靖公謙齋文錄



昔徐文靖公為相希周時授官
翰林叨與門下士之未得受教
焉嘗見公論文大抵貴眷容而
醇雅且病夫艱深刻削以為竒
者於是退而嘆曰善乎公之誨
人也何其正大而平易乎既而



見公之制作則皆春容醇雅而
力去艱深刻削之病如所論者
烏當豈雖未獲多見然嘗鼎
一臠其味固可後矣公既卒三
十年其子中書舍人弘弼臨一
其孫太學生文烟始輯其所
著讀齋集報梓以傳而屬帝

周為序乃得而盡讀之則凡連
篇累帙皆如管所見者且其春
容而辭語謹嚴醇雅而議論超
邁不事雕琢意味雋永所詔臺
閣之文氣象固如是也及其出
諸餘以為詩歌則又有清澗和
平之音焉茲其所以為

國家之盛者乎昔劉夢得嘗言
文章興時高下蓋關乎氣運
然也公自景泰甲戌以進士及第
入翰林成化中擢吏禮二部侍
郎至
孝宗朝遂登相位歷官四十餘
年當

重熙累洽之以其為文章也信
乎與峇而俱盛矣然有德者必
有言謂非本乎德不可也公為
人篤于孝友培喪廬墓端感
鳩雁人以張曲江置義田以贍
宗族人比范文正其為相休
有容一峇賢才必竭力引薦

忠言嘉僕日替衰

聖治而天下之人咸被其澤是
非有德者乎未其言之春容而
醇雅者固知其為有德之言矣
齋固淺陋無似奚足以窺公之
實與顧受知于公其序有不傳
辭者遂借書之而竊以托名

尚為幸云

賜進士及第資善大夫尚書
部尚書致仕前翰林院侍讀學
士
經筵講官兼脩

國史門生朱希周謹書



徐文靖公文錄

一卷

廷試策一道

奏章

題爲救荒事

奏爲乞 恩祭葬事

奏爲辭免陞用事二本

奏爲辭免加陞事

題爲 誥勅事

奏爲乞 恩休致事二本

奏為請 命保守義田事

題為發下揭帖復職事

奏為乞 恩罷歸以

奏為乞 恩休致

奏為謝 恩事

奉 命撰三

奏為視朝事

奏為纂脩事

奏為考選庶吉士事

詩

五言律

題尚朴翁卷

菊莊為蔣翁題

終慕為王廷瑞題

風木卷為侍御父題

歸樂堂

贈華陽孫處士

五言排律

桃花衆禽為林教諭題

村菴為張原哲題

題湖山遊樂卷

送錫山高貢士

送石繼賢還江陰

送魯揮使還雲南

送張憲副之浙二首

送王判官之廣平

送顏性之依親南還

送謝伯儀守開州

送航上人歸宜興

送龍伯溫還金陵

送嚴宗源提督學政

送朱維吉還江陰

五言絕句

送張行人次韻

送唐醫官還苕溪

送黎知州還任

送張用光通判建昌

送鄒別駕之鳳陽

送尹正言南歸

送僧歸杭州

送蕭生還宜興

送蔣生還宜興

送琛上人歸宜興

五言古風

題買臣負薪圖

子陵釣魚圖

澹樂軒爲孫都閩題

一思卷

題胡方伯雙玉圖

新滄蕭氏恒德堂

南軒聽琴

贈陰陽訓術吳璉

百牛圖

愚樂菴爲傅編脩乃尊題

題郊城二蘇墓爲眉山吳方伯重修賦

七言絕句

奉制文武詩十四首

內閣一首

經筵

公侯

戚里

秋日朝罷二首

題扇景

枯木竹石爲吳昉題

題竹

題畫四景

題顧永昇畫

題洪子經馬

題蒲石

題紅梅

青雲交爲司馬怡如題二首

松竹圖

題梅花

題鵲鴿圖

題梅贈潘栗夫僉事

題扇

題牡丹

茅亭撫琴圖

題鷺

寄芮惟詹乃翁

題夏太常滿林風雨圖二首

題雪景

題望雲思親圖

題紅梅

題東坡竹

七言律

雪坡爲李侍郎題

思親堂爲王子興題

五榮堂爲張進士題

梅堂爲劉大尹題

山歸隱爲彭僉憲題

竹梧書舍爲蔣仲學題

瀟湖書屋爲王士瞻題

梅月軒

春熙樓

松軒爲任廷芝題

耕樂

藥圃餘香

東皋草堂爲王景昇題

賀王廷貴先生陞侍講

題吳尚書忠烈卷

石澗書屋

賦內閣二瓷缸

次同寅劉少師韻二首

疊芍藥咏荷

詔許歸省

虎丘寺

留別虎丘簡上人

內閣芍藥二首

壽鄉親蔣竹隱

壽胡方伯

壽陸主政母

壽錢學士外舅莊生

壽溧陽楊竹泉

送九江郡判鄭廷韶

送李學士南歸次韻三首

送平陽章自鑿授福寧司訓

送吳甥儼養病南歸

送仲弟南歸率兒輩舉義田

送沈時暘之任

送尹正言父還太和

送齊經歷還嘉禾

送牟都憲改僉事

送莊進士養病歸金陵

送毛璿省兄南還

送徐士亨歸江陰

送夏都運之揚州

送丁述檢赴任順昌

送高年兄侍御督戎政西川

送崔元吉

送鄒廷佩知高安

送李至德侍御

送孔宗魯還鄧

送年兄趙廷縉

送錫山邵二尹還任

送張中翰使朝鮮

送劉君傳南還

送周廷瑜

送民望少參

送重慶譚震指揮

送陳永明歸邑

送濮用明教諭

送周克佐赴南京

送王維臣歸省

送江東之歸省

送彭彥實兄歸安成

送危教諭之擢

送張員外父南還

送王民望使古城

送李少卿還南京

送尹先之歸寧波

七言古風

驄馬行春爲尹侍御題

題雲山圖

大塘漁樂爲韓訓大父題

雲鶴軒爲韓司訓先翁題

題秋塘野鷺圖

題過廷章聽秋卷

瓊林醉歸圖爲李大濟題

江湖取友爲顧景德題

滄洲圖爲王郡守題

題畫贈崔元吉

忠節爲王都督題

題紅梅花

毅治承祥爲方伯題

題桃花斑貓二首

題五老圖

含清樓題并序

壽親堂爲莫宗範題

送李應禎下第南歸

送和二尹還任宜興

送徐上舍南歸

送楊司諫之南京

送蔣日章考最入廣信

輓詩

輓劉醫官

輓李翰林

輓同年方進士

輓同年趙克周乃祖

輓竹深章處士

言
輓萬尚書祺

續刻

訓長孫文煥一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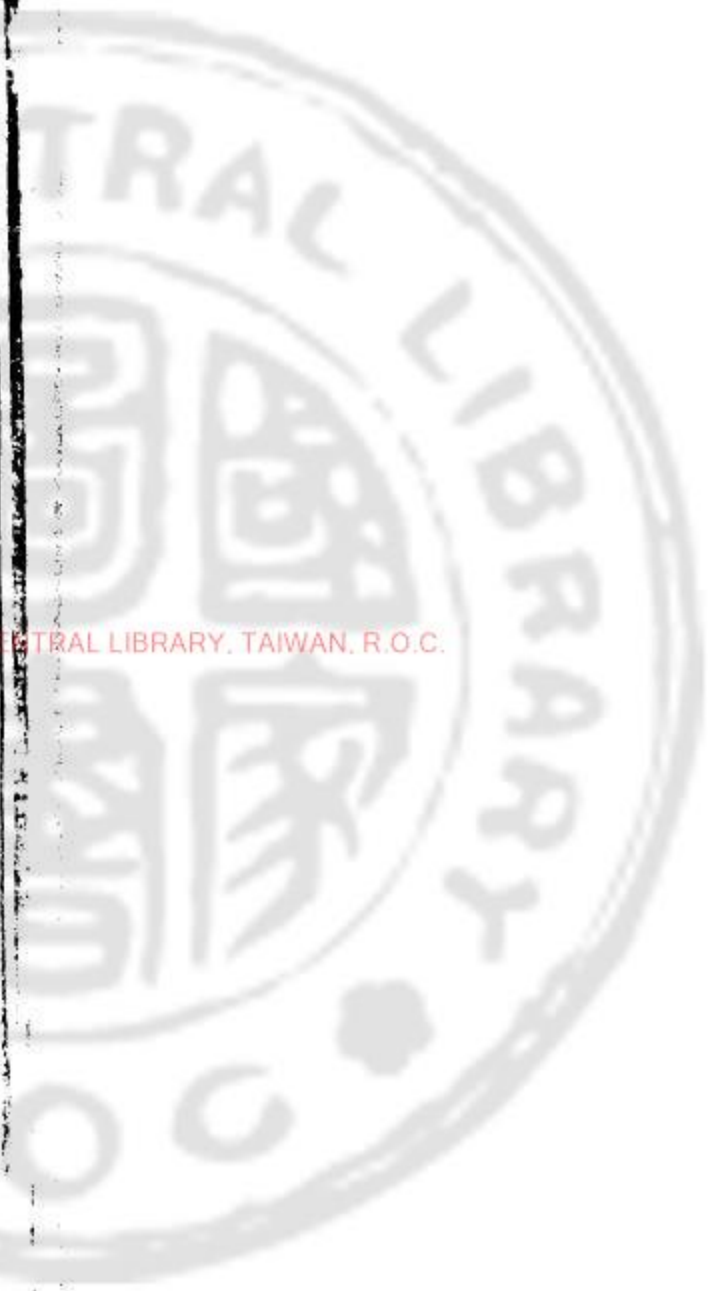


徐文靖公謙齋文錄卷第一

廷試策一道

曾孫男堽重刊

臣對臣聞聖人之治本於道聖人之道本於心
蓋心者萬化之原萬事之本也堯舜以是心而
帝天下三王以是心而王天下惟其道本於心
故聖人之道備惟其治本於道故聖人之治隆
故凡欲求聖人之治者不可不求其道欲求聖
人之道者不可不求其心董仲舒所謂正心以
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
萬民以正四方即此意也欽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足以有臨聖神文武自強不息

紹

祖德而誕膺

天命應人心而中興邦家勤勵以親萬幾惇慎以弘萬化

純孝之德播聞於宇宙之間仁厚之澤漸被於覆幬之下然猶慮負荷之艱而欲究弛張之善乃進臣等于

廷降賜

清問臣有以知

陛下是心即堯舜 于衆好察邇言之心湯文用人惟已聖道未見之盛心也其復隆古之至治而開萬世之太平端在於此顧臣愚昧何足以奉大對然敢不精白一心以對揚

陛下之明命乎請因

聖問所及而條陳之竊以家者一國之所視效國者天下之所取法而兵民又所以衛民生而固邦本者也

陛下於齊家治國之道練兵安民之方皆已行之有其效矣茲猶欲聞至計何先切望何最臣願

陛下正心以爲家國兵民之本而祖述於唐虞三代之迹正倫理篤恩義如堯之親睦九族道以德齊以禮如堯之平章百姓則九族旣睦百姓昭明而家可齊國可治矣脩車馬備器械而時其簡敎如成周之治兵大閱有定制制田里薄賦歛以給其衣食如成周之分田制賦有常法則兵農相資守養相益而用可利生可厚矣若夫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而教化又所以復民性而正民德者也

陛下於制禮作樂之方敷教弘化之道皆已行之有其驗矣茲猶欲開損益所宜隆替所係臣願

陛下正心以爲禮樂教化之原而憲章於唐虞三代之制典禮者如伯夷之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典樂者如后夔之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則損益適中而禮備樂和矣惇典庸禮敬敷五教如唐虞之教民者以教其民弘敷五典式和民則如成周之化民者以化其民則教化興行而有隆無替矣治者亂所倚也雖當治定功成之日苟或頃刻敬畏之不存則亂亡由是而至必如書之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然後未亂之

治可制臣願

陛下心唐虞三代制治之心兢兢焉戒勅天命而無時少怠無微小忽則

皇圖可保如磐石之固矣安者危所伏也雖當民康物阜之時苟或毫髮幾微之不察則危殆由此而生必如周之文王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然後未危之邦可保臣願

陛下心唐虞三代保邦之心業業焉儆戒無虞而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則

宗社可保如泰山之安矣書曰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詩曰不剛不柔敷政優優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之良法也

陛下誠如詩書所稱寬猛相制剛柔相濟則陽以舒之陰以斂之執其兩端而能用其中於民矣書曰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詩曰薄伐玁狁城彼朔方聖人安夏攘夷慎固邊疆之要道也

陛下誠如詩書所載內脩文德外嚴武備使頓兵以守務耕以食高城堅壘而能却其侮於外矣君

乎精則進其國於昌明小人用則降其國於幽
暗人才賢否之由誠不可不知也

陛下屢詔中外進賢退不肖矣茲猶欲聞賢否之內
臣願

陛下正心以爲舉錯之公賢者必進而不肖者必退
如孔子所謂舉直錯諸枉則奔競之途塞九德
咸事野無遺賢矣賞必施於君子而後民勸刑
必加於小人而後民威刑賞緩急之可誠不可
不審也

陛下申勅諸司嚴爵賞刑罰矣茲猶欲聞緩急之宜

臣願

陛下正心以爲勸懲之本有罪者必刑有德者必賞
如虞書所謂黜幽而陟明則僥倖之心沮百工
惟時庶績咸熙矣人事有得失而災祥不能無
徵應也

陛下誠省身脩德敬天勤民於上羣臣咸盡忠竭力
奉法脩職於下則雨暘順而百穀登禍亂銷而
千災殄矣時政有治忽夷狄不能無窺伺也
陛下誠賤貨貴德愛民好士爲之本諸侯咸摠誠宣
威德矣鼓勇爲之用則信義立而強梗化夷狄

賓而蠻戎服矣凡此數者何莫而非本於

陛下一心之運用乎夫心固爲致治之本而古又爲致治之法傳說所謂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孟子所謂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是也若使徒稽諸古而不以施於事則爲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泥諸古而有不宣於今則爲徒法不能以自行故必益之損之與時宜之如中庸所謂時措之宜乃可也陛下之策臣者既畧陳之矣臣於終篇竊有獻焉臣惟天地之所以能成歲功者以其常運之不

已也帝王之所以能成治功者以其常德之不衰也

陛下德配天地明同日月誠又存持久之心乘有常之德則何所往而不宜哉書曰常厥德保厥位將見四三王而六五帝參天地而贊化育曆數衍億萬斯年之久聲名施中國蠻貊之遠皆在於此尚何負荷之艱之足慮哉臣荷蒙

教育之恩來應賓興之詔學不足以博古識不足以通今誤辱

九重之清闕獻以一得之愚思平胃

天聰不勝怖懼臣謹對

奏章

謹題爲救荒事成化二十年九月初八日節該奏
欽依着臣前往山西地方致祭

西海等神爲民祈福

皇上之心視民惟恐有傷保民真如赤子之盛心也
斯世斯民何其幸歟臣奉

命惟謹於本月十九日起程二十八日到於山西
布政司行仰本司委官督屬將銀兩鈔貫轉行該
府州縣照依時價兩平收買品物備祭隨擇本年

十月初十等日如儀沐浴齋戒躬率各該衙門官
員人等陸續致祭

中鎮霍山之神

西海之神

河瀆之神祭畢仍行本布政司將給領收買過銀
鈔品物數目徑自

奏繳外臣自入山西太原府及抵蒲州盡其境界
看得山西地方旱災于前霜傷于後太原一府汾
州一州并所屬州縣今年秋成約有三四分熟此
處人民今冬可過來春乏食平陽府迤北并潞遼

沁三州所屬州縣今年秋成約有二三分熟此處
人民冬初可過冬深乏食至如平陽府迤南所屬
蒲解等州臨晉等縣及澤州所屬沁水等縣秋成
全無郎目人民已是採野菜剥樹皮度日扶老携
幼適於原野而流逋顛連塞於道路已嗷嗷待哺
矣今冬加以寒凍所迫不知何以存活况聞山西
地方連年薄收倉庫多空官司雖欲賑濟而莫知
措手又兼邊事方殷饋餉惟急人民愈覺驚惶誠
恐流移日衆嘯聚山林意外之虞又不能保其必
無也洪惟

皇上一德動天百神感格化災爲祥行有日矣但此
等民情皆臣目擊耳聞不敢隱默緣奉

欽依救荒祭祀事理爲此具本親齋謹具題
知

謹奏爲乞

恩祭葬事臣原籍直隸常州府宜興縣人由進士
除授翰林院編脩天順元年恭遇

皇上毓德青宮

先帝命臣兼司經局校書日侍講讀天順八年恭遇
皇上嗣登大寶

欽陞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充

經筵講官歷陞禮部左侍郎

欽依照舊

經筵講書成化十九年九月三年考滿

欽蒙兼翰林院學士給賜

誥命臣妻李氏亦蒙

進封三品淑人舉家仰戴

聖恩昊天罔極雖粉骨碎身不能補報於萬一也

成化二十年八月臣妻李氏送男中書舍人徐元

概回還原籍畢姻成化二十一年六月十四日

幸在家病故臣竊念立

朝三十餘年夙夜在公未嘗得置一丘隴今妻喪

於數千里之外子皆幼弱不能經理臣備員部佐

又不敢以私情陳乞歸葬伏望

皇上念臣侍從多年曾効犬馬微勞

賜臣妻李氏祭葬臣舉家存歿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爲此具本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敕音

謹奏爲乞

恩辭免陞用事成化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吏部節該奉

欽依禁官云云欽此欽遵臣聞

命戰兢捫心惶懼謹具本辭免者切惟

內閣乃

朝廷宥密之地內相宴

國家輔弼之臣固惟贊萬事之樞尤瀕極一時之

選伏念臣學術荒疎才能謏薄偶與計偕遂登仕

籍荷

先帝之眷遇叨侍從之有年史館

經帷愧乏論思之益儀曹選部徒當

陛下

聖政惟新之始勵精圖治之時方求引退之未遑

豈意超遷之遽及雖遺簪藉物曲賜

甄收顧駑馬疲力實難驅策如蒙伏望

聖慈俯矜愚悃亟寢

新命俾守舊官庶得安於常分以免罪愆臣不勝

激切俟

命之至爲此具本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敕旨

謹奏為乞

恩辭免陞職事成化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吏部節該欽奉

敕侍郎徐某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欽此

欽遵臣聞

命驚惶省躬戰悚伏以學士之職而居內署者最為清近尚書實股肱之臣而得兼職者尤為榮苟非其人曷稱斯任竊念臣性質愚樸學

自古忠節之士史必有傳廟必有祀所以表其賢報其功惟恐其人泯沒于世此人心之所公也雲南有廟始祀

國信使翰林待制贈學士謚文忠金華王公禱王公死後二年有湖廣行省參政前刑部尚書宜興吳公雲繼使其地而死則未有祀之者豈惟未有祀之者且未有知之者矣予少則聞先君論公使事而心尚慕之既竊祿于

朝嘗自念公之忠節人當表之報之予豈遠鄉里之私而使其名不傳哉乃以書告於述撫雲南都

御史王君詔詔以爲已責爲奏請于

朝始得與文忠並祀于廟仍蒙

賜廟額曰二忠而公後且得追贈刑部尚書謚忠節於是公之名始傳於人而予數十年向慕之心庶少慰焉公之使事自當載於

國史故李太僕應禎平日有惓惓於公者又傳以表公之賢至是予甥翰林編修吳儼復哀其事爲忠節錄錄成告予當序其首竊觀之使事豈直追及古人而已殆有過之者蓋自洪武初天下既定獨雲南以險遠未下

術空踈本一介之寒微荷

三朝之眷遇位祿既厚常懷曠職之憂年力向衰徒有報

君之志茲者伏遇

大明旣照

聖政惟新臣以菲才宜居擯列而乃首蒙

簡拔俾預政機顧辭讓之靡獲奚負荷之敢當豈期曾未踰月之久復叨進秩之榮雖

天地大德務極其包荒而犬馬微誠不勝其懇切如

蒙伏望

聖慈俯垂矜察特乞追寢

新命容臣照舊供職廢竭駑鈍少答

恩私臣無任激切懇訴之至爲此具本親齎謹具
奏

聞伏候

敕旨

謹奏爲乞

恩辭免加陞事近因纂脩

憲宗純皇帝實錄成書謹已

進呈伏望

皇上以臣曾充總裁官特

敕吏部加臣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聞

命競惕莫知所從竊惟臣遭遇

盛世獲以科第發身麻事

累朝幾四十年于此方

皇上龍飛之初復被擢置

內閣參預機務又及四年任重望輕位高才短無
補於世每愧於心况自近年精力愈耗疾病交侵
特以受

恩旣深未忍求退因循度日食祿苟安茲者紀述

成書固

朝廷之盛典而奔走從事乃臣子之微勞方懼踈畧不文之譏敢萌

優渥踰涯之望豈期

寵命俯及凡庸蓋宮保爲崇高之階殿學實清要之秩欲稱斯任宜得其人如臣之愚安敢當此雖循故事難冒

新恩伏望

聖明察臣愚衷追寢

前命俾居原職公議始愜私心少安顧臣衰體尚可支持更當竭犬馬之力以圖

報萬一於他日也臣不勝激切懇祈之至爲此具本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敕旨

謹題爲

誥敕事片某等切惟文職

誥敕乃

朝廷之重典原係

內閣掌行近年以來內外各衙門官員漸多比之

國初不止加倍名職條例人各不同臣等參預機
務事體繁重不暇致詳別無專官官理前後委積
動至數百道每譔進

呈訖類送中書舍人書寫部外請開給一年僅
得一次多亦不過二次各

誥敕者多因父母年老日下

命不能猝得或朝不保暮終身誠為未便臣
等看得正統年間王直王英俱係侍郎兼學士職
事在於

內閣專掌

誥敕今推得某官歷任年深合無量陞一職令在
內閣專管

誥敕庶委任專一事不稽誤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謹奏為乞

恩休致事臣惟古者大臣以諭道經邦燮理陰陽
為職故凡陰陽不和兩陽愆若皆大臣不職所致
載在周書誠非虛語臣本凡庸誤蒙

皇上拔置

內閣參預機務自顧不堪夙夜憂愧屢欲引退白

以受

恩既深未能圖

報萬一心竊不安茲者各處水旱相仍餓莩滿道已不忍聞况有星墜地震之異至於兩土飛蝗又所親見災變若此實臣不能脩職所致當此之時更不引退豈惟負

朝廷之深恩亦難免士林之清議而

天意終無可回之時矣考之前代或遇災變策免大臣已有故事又豈始於今日乎且臣非但於理當去况稟受素弱兼之近年衰病日侵齒牙脫落

眼目昏花又舊患腿膝濕病或時舉發則步履艱苦實難支持伏望

皇上鑒臣實情非由矯飾放歸田里以盡餘年庶合周書官不必備之意然後別選賢才以居其位則臣且免妨賢病國之譏矣更望

皇上側身脩行如古人之弭災凡諸可行可罷之事斷自

聖心率由

祖訓則不獨

天意可回且將轉災爲祥而益隆億萬年太平之

治也臣不勝惓惓懇祈之至

謹奏爲乞

恩請

命保守義田事伏念臣居直隸常州府宜興縣某里本族見在計若干房耕讀之外無他藝業生息日益貲產日分富少貧多勢莫能一其間嫁娶過時喪葬缺禮老而失養幼而失教者往往有之是雖服有遠近皆吾祖宗一體之所分也休戚所關不唯不忍忘亦有不能已者臣先父臣某每與臣言及此輒慨然嘆蓋嘗脩祠堂以申合族之義

廣墳山以供掃墓之需顧於周卹之道尚有未備用是欲倣宋臣范仲淹義田故事量撥本房地畝贍給宗族之人以臣有職下

朝特屬臣弟臣某經營其事不幸臣父臣弟相繼淪謝前議中止今臣累蒙

先帝

皇上簡拔承乏今官祿

賜所入實有餘裕臣上思

聖恩下念先訓勉終前議以酬夙懷乃於前年令臣男某撥地八百畝爲義田歲收租稅除辦納

國賦外另為掌管專一贍給前項宗族仍以仲淹
舊規斟酌損益立為條約揭於祠堂期與墳山世
傳不墜使徐氏子孫永永沾沐

餘澤庶幾區區之志少盡萬一而往復因循條忽
三載近者某始將撥過義田數目私冊并所擬條
約封寄到臣臣切以茲事之成實維

皇上優渥之

賜不然則臣身臣家僅能自供奚及人哉况臣才
猷德學遠愧仲淹而誤承

寵遇乃特過之臣雖至愚豈不知感是以不敢以
私自諱謹昧死上

聞臣又惟義田之置雖臣家事若條約不關於司
徒數目不繫於郡邑誠恐他日子孫或視為度外
則隣有所侵而不知或認為分內則族有訟而莫
止分者肆強取之奸王者滋吝出之弊勢有必然
所宜深慮伏望

皇上鑒臣私情乞

下戶部將臣後開義田數目私冊查看明白用印
鈐記劄發臣本管府縣當官收架仍給一本與臣
家存照永為遵守及行前項衙門若有他人侵占

郎與斷理其本族子孫妄欲奪分及各項違沮條約情弊郎與禁治將見家法之存永賴

國法而臣祖宗九原之慰子孫百世之休皆

皇上今日之

賜也臣不勝懇款祈禱之至

題前日欽蒙

發下揚帖一紙內開欽天監致仕監正李華令臣等擬

旨着復職管事臣等看得李華係傳奉官禮部叅奏行事垂繆致仕况以年老今一旦無上事忽然

傳出著復職管事未免驚駭衆聽且

皇上登極以來凡百除授陞遷俱是合于衙門題奏請

旨未有自內傳出者今又輒開其端誠恐奔競于請之徒因而紛然復起後來難以止塞其於治道不無有損若李華果於選擇昌國公張巒葬地與有勞力亦當待工完之日量與賞賜爲宜况本監見有監正吳昊掌印一衙門而設兩正官亦爲繁冗臣等叨承

朝廷委任一事不敢阿從易曰君子作事謀始蓋

凡事謀於其始則易爲力倖門一開則引例希求者無所不至矣臣等愚見如此伏乞

聖明採納不勝幸甚

謹奏爲乞

恩休致事臣聞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夫旣委質而出又乞身而歸者豈勤始息終厭勞喜佚之謂哉蓋七十之時精神耗散則見事每遲筋力衰憊則承事多慢雖欲勉強自效而不可得者於此而不知止是以政廢事則求以報

國而寔所以病國大臣由景泰五年進士歷官翰恩罷歸以弭災異事仰惟

皇上頃因星變

敕諭羣臣脩舉政事引咎責躬不遑寧處

聖心謙冲與古之明君遇災脩德者同一揆也臣竊謂今之政事皆群臣之所奉行則今之災異亦群臣之所感召然群臣中如入

內閣者自

先朝至今俱令參預機務故凡政事缺失軍民困苦責望必歸其罪尤重而臣素無學術不諳政體誤蒙

聖恩擢廁其列碌碌度日已逾三年

上則無以輔導不能增益乎

聖德下則無以建明不能多為乎生民叨享厚祿於心有愧竊欲引退已非一日特以

聖恩深重勉圖報效因循至今今則臣年益老筋力衰憊加以腿膝疼痛頭目昏眩諸病交作難以支持雖無災異亦當引退况此

天意示警之時尚復貪戀不去其為無耻甚矣且以災異策免大臣前代已有故事亦非始於今日伏望

皇上察臣愚衷非由矯飾特

賜俞音罷歸田里俾無久妨賢路以清

聖政以消

天譴幸甚臣不勝惓惓懇切之至

謹奏為乞

恩休致事近該臣具本陳情再乞休致欽奉

聖旨云云欽此臣聞

命之餘無以自處展轉思惟感懼愈重竊念君臣之義實同父子之親苟非甚不得已孰敢言私以違

上命况如臣者仰賴

寵榮久叨任使揆之於義尤當委身圖報雖有疾病其何敢辭但臣素稟薄弱之當年老元氣一虧百證俱作臣前所陳腰腹疼痛膝酸麻眼目昏翳盖其大者自此之外尚多態狀百端不能具述此皆元氣向衰之故縱善調理僅不即死非如少壯之人偶有所感可以旬月俟其平復也是則臣之一身已成痼疾已為棄人決不能趨朝行禮決不能入閣供事徒使天下之人以為

聖明過念老臣而久妨賢路夫亦何取於臣哉臣蒙

皇上天地之恩至矣極矣凡臣之所能為者敢不自效臣今所請非敢以微軀自愛非敢以引遠自高非敢以不才自避盖

恩重於身若斯三者皆為得已今視無所見跬步之間難於自致則身且不能保矣而况有事於禁近之地乎此臣所謂甚不已者也伏望

皇上憐臣病勢如此察臣衷情如此早賜俞允容臣生還鄉里臣當仰遵

聖諭善加調理苟延一日是

皇上一日之恩也苟延一歲是

皇上一歲之恩也即有不虞死且不朽矣臣無任惶
恐迫切之至為此具本

謹奏爲臣昨以齒及七十兼有疾病不能事事具疏
陳情懇乞休致竊伏聽

命未蒙

俞允乃

賜勉留仍假

優禮

聖恩於臣可謂極厚矣顧臣之所請非謂年力至此援例一辭以應故事而已臣愚自知臣者不得已者臣自數十年來積有痰濕之疾甚爲所苦蓋痰氣發則胃膈飽滿嘔吐不止濕氣發則腿足酸楚呻吟不勝一歲之間一月之內凡有幾發發必服藥數日始得平復頃以年力未甚衰憊未至狼狽然一發之後元氣一損屢發屢損至于今茲其發愈數其損愈甚加以飲食衣服稍至失節天時六氣乘間以入新感舊患合而爲一徐行安坐尚或失措豈有精神心思上贊

機務臣不足恤如誤事何臣之所請實出於此不然臣雖愚敢上忘

國恩苟圖自全也哉臣學術空疎才識寡陋誤蒙

知遇

簡任過分極知叨冒未敢乞辭止緣年力尚可支持庶幾圖

報萬一今年衰力憊疾病侵凌雖有區區犬馬之心何以自盡徘徊偃蹇妨塞賢路此臣前所

國而反病國者也况風雨寒暑免

朝之典此宜施於碩德重望之人如臣愚者不惟不敢當受抑恐

寵數日隆則慙愧日深慙愧日深則疾病日益亦何補於

國哉夫人臣事君進退惟義語默以誠臣愚平生用此自誓向使臣無諸種疾病固不敢以任使弗效欲求引避若臣能少有裨益亦不敢以疾病之故便其身圖今者外觀內省進瞻退思宥密之地有臣無臣不為輕重在臣之身一去一留實係

命是以再瀝肝膽上瀆

天聰伏望

皇上以義處臣以誠體臣容臣退歸田里歌詠太平則

陛下之容臣乃全臣終始臣之自全實尚賢以圖報於

陛下也惟

哀矜臣愚早

賜俞允臣不勝感幸之至

謹奏爲乞

恩休致事近該臣奏乞休致節奉

聖旨宜留心勉進藥餌用副眷懷所辭不允欽此

臣伏枕聞

命感懼交集雖知年當衰邁病已積成不能遽瘳然仰懷

天地之恩未敢自弃乃益請醫檢方製藥朝夕服飲不憚瞑眩以圖幸全以答

明命自聞

命至今又踰一月矣腿膝之酸麻加劇腰腹之疼痛加數眼目之昏翳加重故寤寐呻吟之餘每以

上負

聖恩不能終報無可柰何念惟速退以尚賢能是亦圖報之道不免再陳懇乞

俞旨蓋臣自入官以來荐歷清要四十五年至於供事

內閣亦餘十載

榮光寵數凡人臣之所難得者臣皆得之臣雖至愚豈不知委質之義而固求一退以自便適哉顧臣之事君必資耳目手足而後可以有為臣足既病於寒濕日又病於熱邪二體交病雖有才猷亦

難自效况臣之愚復何所為且

皇上留臣一日竊一口之祿負一日之責內慚外悚病將愈深其於

皇上求舊之懷恐無以仰副萬一也臣之再陳實非得已伏望

皇上鑒臣愚衷憫臣老病容令退休則臣未死之年實惟

皇上之賜臣與臣之子孫隕首捐軀不足為報矣瞻望

闕廷無任懇切願望之至

謹奏爲謝

恩事臣昨者 奏乞休致欽蒙

聖旨云云欽此臣負疾請

命已及三月忽得

俞旨感激無已雖在床褥亦竊瞻望拜稽祝

天稱

壽頤不能進造

廷陛面致一辭用是慊然實懷實懼竊念臣才質庸下學術荒疎識雖通今行多媿古而遭際明時忝廁科甲一命爲編修兼校書再命爲庶子兼侍

講三命爲少詹事四命爲太常卿五命爲禮部侍郎六命爲吏部侍郎俱兼翰林學士居位因循無所裨益日分遲朽久甘退休伏遇

皇上登極之初

特拔臣於具寮俾入

內閣供事臣之

知遇誠有出於尋常萬萬者旣而

恩榮寵數日加一日十二年之間四進階勲名列

師傳兩矣

詔命光賚祖宗兼學士歷三殿之崇領尚書躋六

鄉之長月

賜歲

頒晨

叅畫

接駢蕃隆渥不能具悉臣之榮幸又有出於尋常萬萬者臣雖至愚亦思少竭駑材以圖

報稱但任既踰分力每違心老境侵尋疾病繼作臣於去歲常以年滿七十具本求退比蒙

聖恩留臣供事且有免朝之

旨臣勉疆就列循至今年有此痼疾乃敢懇請乞

賜餘生得遂所圖已爲萬幸復荷

聖恩念臣微勞重之以

倚任之褒申之以

調理之諭至於再三纒得

俞允不惟降

敕以示優崇而又給驛以行

差官以送代勞有以餼有米且念及臣子

錫之以官蓋

皇上篤求舊之誠意以至於此顧臣之愚

不足以當之也

皇上哉自臣而後
為儒以仕或為農以
耕庶幾樂齊

清化以繼續臣

皇上求舊勸忠之意人下之人奮發興起以副

明德者固有在矣

恩深切不知所云無任慙悚惶懼之至緣係謝

恩事理為此具本令義男徐某抱齋謹奏

聞

奉

命撰三清樂章臣等切惟天子祭天地夫天至

對故禮以少為貴祭不過南郊時不過孟春特不
過牲牛漢祀五帝儒者非之况三清乃邪妄之說
謂一天之上有三大帝乃以李聃居其一是以人
鬼列于天神非禮也至于郊祀樂章

皇祖舊製今所傳樂章雖載永樂大典是書博采弗
精不可以黷禮臣等誦習儒書若邪說俚曲尤所
不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謀議
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源關正闕失非欲其阿諛
順旨以取容悅也為此具本奏

聞

謹奏爲

視朝事伏覩

陛下臨御之初講學脩德敬天勤民無所不至天下之人皆以爲堯舜之治可指日而俟也近年以來視朝甚遲或日高數丈殊非美事臣等已嘗屢言不敢瀆論內閣奏事舊制每日二次若有緊急事情不拘時奏聞今止一次遂以爲常批答之出動經累日各衙門題奏本或稽留數月或竟不發出事致壅滯不得即行且本朝

列聖自洪武以至天順年時當面召儒臣咨議政事

今朝參之外不得一呈天顏所以通達下情者惟在章奏又不以時斷決其於政體實爲有礙至於經筵日講所以明義理是非之端陳古今治亂之迹成就君德裨益治道惟在於此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去年春夏日講止得三次秋冬經筵止得一次較之初政似有不同臣等竊聞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于此必繫于彼正士既踈則邪說得以乘間而入向來頗聞有以脩齋設醮燒丹煉藥之說進者夫齋醮之事乃異端惑世求利之術聖王之所必禁宋徽宗崇信道流科儀符錄一時最

盛及金京圍城方士郭京猶誑稱作法卒使乘輿
徙遷社稷失守求福未得反以召禍今內庭禁地
脩建不時賞賚無筭黜退道官復陞真人賜以玉
帶恩寵服色過於公卿遠近傳聞無不駭異至若
燒煉之事其害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
肝腑爲禍百端唐高宗服藥致疾遂殞其身雖杖
殺柳泌何救於事惟漢武帝始雖迷惑終知悔悟
謂天下仙人豈有盡妖妄耳於是文成五利之徒
相繼誅死故雖海內虛耗亦以壽終今龍虎山上
清宮神樂觀祖師殿及內府番經廠皆焚燬無遺

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僞亦已甚况以方
而煉計日而待所成者何丹所驗者何藥如其無
效則

聖明所照亦可以洞悟矣若親儒臣明正道行善政
自是以感召嘉祥培益

聖壽永享和平之福何假於彼異端之說哉且自古
奸臣佞人蠱惑君心以自肆其欲者必以太平無
事爲言禍患一來悔之何及唐相李絳有言憂先
於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於事今承平日久
溺於宴安自目前觀之似乎無事然工役繁興科

派重疊財穀耗竭兵馬罷散生民困窮日甚一日
愁歎之聲上干和氣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
震草木妖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月將然之患誠爲
可憂

陛下深居九重言路之官皆畏罪隱默臣等若復不
言誰肯爲

陛下言者伏願

陛下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期勤講學之功優接下
之禮遠奸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則聖德日新聖政
日理億萬年太平之業可保無虞矣爲此具本

聞

謹奏爲

纂脩事臣等奉

敕纂脩書籍必須斷自

宸衷賜以名目有司曉然知

聖意所在纂脩者有所依據承行者有所遵奉爲此
具本奏

聞

謹奏爲

考選庶吉士事據給事中徐且建議欲選新進士

政庶吉士入翰林院讀書惟庶吉士之選自永樂二十年以來或間科一選或連科累選或數科一選或合三科同選初無定限每科選用或內閣自選或禮部選送或會吏部同選或限年歲或拘地方或採各理或就廷試卷中查取或別出題出試亦無定制自古帝王皆以文章關乎氣運而儲才於館閣以教養之本朝所以儲養之者白及第進士之外止有庶吉士一途凡華國之文與輔世之佐咸有賴於斯然而或選或否則有才未必皆選而所選者又未必皆才若更拘于地方年歲則是

已成之才或弃而不用而所教者或未必皆有成請自今以後立爲定制一次一開一次選用待新進士分撥各衙門辦事之後偶其中有志學古者各錄其平日所作文字如論策詩賦序記之類限十五篇以上於一月之內赴禮部呈獻禮部閱試訖編號封送翰林院考訂其中詞藻文理有可取者按號行取本部仍將各人試卷記號糊名封送照例於東閣前出題考試其所試之卷與所投之文相稱即收以預選若其詞意鈎棘而詭僻者在取列中間有年二十五以下果有過人資質雖

無宿構文字能於此一月之間有新作五篇以上
亦許投試若果筆路頗通其學可進亦在備選之
數每科不必多選所選不過二十人每選不必多
留所留不過三五輩如此則所選者多是已成之
才有所論撰便堪供事將來成就必有足賴者如
是則預列者無徇私之弊不預者息造言之謗臣
等皆出自此途引進後賢儲之館閣以報國厚恩
乃其職也爲此具本奏

開



詩 五言律

題尚朴翁卷

太古云已遠斯人獨返淳有書閒白日無夢落紅
塵鳥跡平沙晚花香小徑春澹然保終始不愧葛
天民

菊莊爲蔣翁題

有地唯栽菊無心種百花泉香礙甘谷徑僻是陶
家但得客常醉何妨酒屢賒物情與人意相對樂
年華

終慕爲王廷瑞題

椿萱凋謝久孤子獨遐思宰木烏啼夜空庭月落
時尋常來夢寐彷彿見容儀無限傷心事相看淚
亦隨

風木卷爲侍御父題

贊政居蓮幕承恩進柏臺竟遺三釜養徒抱百年
哀古樹庭中植涼風天際來飄蕭殊未歇虛枕夢
初回

歸樂堂

十年游

上國此日賦歸歟倦却風塵路來尋水竹居山

春載酒門掩書翻書薄暮投林鳥相看意自如

贈華陽處士孫以信

句曲幽棲處分明小洞天浮生空富貴幻跡自神
仙梅月閒中詠松雲醉後眠何時尋舊約重泛剡
溪船

五言排律

桃花衆禽爲林教諭題

碧桃在天上緋桃巖谷中巖谷深且僻天天自春
風乃知造化恩一一皆至公衆鳥且有託飛集左
右同虞羅旣無恙飲啄聊可充人生亦如斯出處

當時雍苟或失其所寧不感吾衷

朴菴爲張原哲題

隱居遠城市踪跡謝紛華有室能容膝無園可種
花養親唯菽水留客只茶瓜坐榻全無足歆簷欲
墮牙借書尋舊友賒酒仗隣家清世真堪樂豐年
亦可誇葱湯并麥餅一飽卧烟霞

湖山遊樂卷爲薛楹題

公子南遊日湖山興最長鳳臺芳草綠鷺渚落花
香銀甲來紅袖瑤琴出錦囊煙霞登碧巖風月泛
滄浪對景開詩卷追歡送酒觴五雲天只尺回首

思茫茫

送錫山高貢士

九龍鍾秀色萬卷富才名觀國酬初志還家喜此
行平蕪烟渺渺喬木鳥嚶嚶望裏雲山近吟邊野
鶴迎儒流重經濟文運屬昇平再養如雲翮騫騰
九萬程

送石繼賢還江陰

萬石推先世多才邁等倫劒光橫白日文采照青
春喜作橋門客仍懷梓里人綵衣雖可樂黃卷亦
宜親瞻眺君山表行歌驥水濱他年拜華秩嗚佩

侍楓宸

送魯揮使還雲南

虎拜觀

龍顏匆匆又遠還寸心思補報萬里任聞關歲宴
雲連塞天寒雪滿山柳營千騎簇

天闕五花頒韜畧心方切琴尊與未慳青年立竒
績節序易闌珊

送憲副張來鳳之浙

憲體從來重如君更老成胸涵滄海濶心與玉
清峻擢新承

寵高科舊擅名行行南浦恨戀戀曲江情雪路
旌發雲霄一劍橫到官吟思好臺柏對春情

送王判官之廣平

廣平今大郡別駕共稱賢書最銓曹裏承恩
禁陛前天香凝宦節山色上離筵送酒青雲客揮
毫紫閣仙春光殊冉冉別恨各懸懸拭目重來日
勲階不次遷

送顏性之依親南還

楚楚賢關士翻然乞假歸思親驚節序飛夢繞庭
帟未解通金籍先容舞綵衣騫騰終有待報答願

無遠寒雪孤松操春陽寸草暉停雲千里外莫遣
信音稀

送謝伯儀守開州

賢哉三謝後分命守開州卓犖才聲重循良政績
優論交當早歲惜別已深秋五馬馳官道雙旌
驛樓由來今刺史郎是古諸侯屈指三霜後榮遷
拜 冕旒

送沈上人歸宜山并感舊

憶昔青蓮寺相依玉
山禪心自消歇塵跡幸躋
攀錫向峰頭卓杯
山下還隔溪烟樹綠滿地雨

花斑坐久渾忘世吟看共解顏因思京國別回首
五雲間

送龍克溫還金陵時携姪襲百戶職

金陵有佳士小院共之宗開闢承華胄詩書擅令
名論交酬夙願敘別動深情草色連天遠槐陰過
雨清三秋及流
一月計歸程千里遙迎睇征鴻
如寄聲

送嚴宗源提督學政

昭代崇儒教于焉

敕憲臣斯文資振作吾道屬經綸肅政推烏府清

光觀

紫宸睽遠當此日良晤卜初旬握手情無限同年
意更親槐陰燕市上草色潞河濱去去述南甸懸
懸仰

北辰明當膺峻擢人物荷陶甄

送朱維吉還江陰

落落澄川老青雲早乞身有酒尋水石無夢動星
辰祖席燕臺下歸舫潞水濱能酬壯節何必問
通津杖屨高軒晚鶯花別墅春塵途試回首多少
未歸人

五言絕句

送張行人次韻

天驕發深春官途不動塵重臨分手處俱是宦遊
人芳草情何遠流鶯語更新停雲千里外幾度憶
清真

送唐醫官還苕溪

西風來白鴈有客欲南旋吟詠真吾事勤勞獨汝
賢賞花燕市酒載月米家船他日苕溪道相尋水
竹邊

送黎知州還任

備矣黃堂客

皇都報政還年光何在再世事亦艱關五馬塵邊
道雙旌雪後山董生才望重指日遣鶴班

送張用光通判建昌

盱江風俗淳佐郡鷺袍新弦誦千家月桑麻到處
春訟庭公牘簡齋閣賦詩頻會見旌賢日

綸音出紫宸

送鄒別駕之鳳陽

雄才試名郡歷歷開政聲

北闕旣拜命南風播雙旌濠梁遠入望淮水還

清使君入城郭竹馬爭相迎念昔

龍飛地人文秀而明催科政仍拙報答攄忠誠

送尹正言二選受封南歸得拜字

吉甫有靈仍玉堂好風裁嚴蕊及高年

褒封際昭代邛養極驩虞言旋事行邁祖席臨路

岐春明擁冠蓋暑雨過川原涼風吹沆漑艤舟滄

江邊尋盟白鷗外玉立諸兒孫家慶統膝拜

送僧歸杭州

超然簷蔔堂瞰彼下天竺形勝良足誇高僧坐如
玉飛錫來京華捧檄言旋速歸將率緇流不釐斫

言海文錄 卷一
夕祝翻經飛雨花傳燈續膏馥細和道林詩白日
坐巖谷

送蕭生還宜興

青年事遠遊邂逅長安道東風吹夜雨足芳
草胡爲遽分携使我傷懷抱一尋短亭雙鴻向
晴昊還家有餘師功名須齊取西疇耕遺篇
細論討贈言致殷勤貞白永相好

送蔣生還宜興

同里君少年由來負奇氣仗劍千里行翻然動歸
思炎雲作膏雨涼颯颯然至潞水一帆輕黃鵠飛

天際桑梓及鄉園其裘念家世三徑勿投閒功名
須自勵

送琛上人歸宜興之福源

陽羨昔相見雨花吹滿臺都城復邂逅坐使塵襟
開捧檄郎歸去叙別仍徘徊雲中振金策水上浮
木杯白日洒甘雨青山響法雷松枝若寄我絕勝
江南梅

五言古風

題買臣負薪圖

憶昔會稽守負薪行讀書穿林經莽蒼度嶺復縈

紆至道心應味清貧日自劬一朝官五馬光彩溢
門閭向來肉眼婦慙愧徒嗟嗑丈夫當立志富貴
在斯須

子陵釣魚圖

羊裘足自蔽奚以玄纁為富貴重五鼎輕若一釣
絲假令棄名節焉誰戒澆漓客星九天表獨有太
史知一片桐江石萬古無推移

澹樂軒為孫都閣題

至澹古所尚至樂人罕同何如貴戚里却有顏巷
風一尊注玄酒五絃調素桐俯仰兩無愧坐覺塵

慮空余懷企古澹此道嗟未克願言分所樂一
看冥鴻

一愚卷

人皆趨敏慧世路方紛紜勞形已堪惜况復蠲其
真百為亦徒爾一愚良足珍默默鄙郡夸蚩蚩同
衆民心君苟無累萬物皆陽春所以顏氏子陋巷
能安貧予方厭機巧何年歸卜隣

題胡方伯雙玉圖

薇垣退食處移植猶倚竹春雨雙龍孫穿破塔苔
綠南薰籟自疎翠色秀可掬造化良所鍾因之比

雙玉芙蓉諸孫子讀書志科目頭角當嶽岷雲霄
須奮遂雙玉信有徵厥德庶以續勁直君子心歲
寒宜自勗

清時兩鳳凰和鳴向朝旭

新淦蕭氏恒德堂

蕭君妙醫術恒德克自持風雲有變態日月無停
馳回視金川水浩浩常東之承菴固足耻歷久良
弗蒸種杏日接踵易粟頻資繼活人以萬計千載
高名垂

南軒聽琴

南軒地云僻遁叟心亦閒游心太古上寄興絲相
間知音渺何處流水復高山黃鶴或相和白雲自
飛還塞予無郢曲聞此徒厚顏

贈陰陽訓術吳璉

羲和古曆學之子紹家傳仰視日月星象胸中具周
天一朝膺鸞鵠簪紱成蟬聯畫行耀閭里平秩歸
才賢功名此發軔及時須勉旃

百牛圖

我觀百牛圖天機妙無迹輿畫翳長林群然縱遊
適畫史曾無意徒爾呈水墨牛於家畜中勞逸相

十百尚論益物功當與坤元匹盡瘁向阡陌粒我
蒸民食引重服上箱百用勞其力力盡誰復矜庖
刀方俟隙骨角亦異處待之何太刻不見青史上
往覽存歷歷骨忠伏屬鏤信傑就鍾室施報乃如
此日之三嘆息

愚樂菴爲傳編脩乃尊題

惟愚心自樂巧詐徒自勞居然山澤間遠謝世俗
交鳴琴旣無譚酌酒亦用匏冲襟付寥廓萬事無
復淆白駒在空谷冥鴻逸青霄再歌愚樂詩令人
思有果

題郊城一蘇墓爲眉山吳方伯重修賦

悠悠郊城隅繚繞惟長路路旁土巍然云是兩蘇
墓兩蘇生眉山崛起真寡助遙從泉翁來瑞鳳真
敢附文章壓曾王光燄追李杜才高衆口讒屢斥
同黨錮流落天之涯氣節窮益固何況友愛情死
葬亦相顧惜哉今何存宿草但零露上頽登樵牧
旁穿走狐兔行人每經過感嘆復悲慕到今五百
年起廢良有數一朝爲鳩工周垣更重戶種樹鬱
青葱風雨泣昏暮依然彭城時飄泊似前度方伯
今名臣好義夙所負惓惓仰止心豈爲鄉黨故陽

羨有田園曾枉長公步我生不及公
公樂若平素
高墳無由謁拙句聊自賦

七言絕句

奉制文武詩

百官分職重諸曹夙夜精勤可憚勞
應抱丹心酬寵遇肯將辛苦負青袍

其二

槩楠杞梓總良材盡是

先朝雨露培今日廟廊掄大用棟梁
榱桷一時來

其三

斷金自古貴同心要識君臣氣誼深
蒙古當時奉進諫也須隨事託規箴

其四

百官俸祿總膏脂戒石亭前有訓辭
者取漢家青白吏寸心惟許老天知

其五

每閱遺編慨古今股肱元首義何深
共看四海無虞日更議虞廷誓戒心

其六

覆載中存報

玉身廟堂須用讀書人民胞物與皆吾分一視應
同萬里仁

其七

四海頻年水旱多民貧如此欲如何爲予持取光
明燭不向春風照綺羅

其八

百二山河壯大邦三千貔虎盡無雙只須坐鎮遊
疆靜不用高城築受降

其九

百年養士蓄其威齊向元戎聽指揮直待邊塵清

不起却銷金甲卷征衣

其十

四海無虞豈偶然也知匡輔籍才賢鷹揚虎拜皆
臣職曾兆周家八百年

其十一

累朝勲業繼重華四海車書正一家好振

皇威宣

帝德直從暘谷到流沙

其十二

要識簪纓盡

寵嘉莫將統綺事豪華百年留取丹心在信是忠
臣出將家

其十三

萬年宗社比金甌千里長城豈壯謀長史在
廷根本固蠻煙瘴霧一時初

其十四

莫道兵家不是儒太公難畧勝孫吳試觀大易師
貞戒仁義從來是遠圖

內閣一首

仁義相資在格石書中一德舊曾聞經綸事業無

多讓共策

清朝不世勲

經筵

聖經賢傳豈徒言民物由來總一原講幄儒臣勞
啓沃直從濂洛溯羲軒

公侯

剖符開國重元功簪組蟬聯奕世封莫道將門惟
富貴一心圖報在精忠

戚里

戚里光華接

帝闈爭看列戟擁高門
千年共際亨嘉運
一飯休忘富貴恩

椒房富貴有誰同
保守多因訓戒功
同向清時重名爵
祇將清儉作家風

秋日朝罷二首

苑樹層層倚翠綃
忽看桐葉向秋飄
香浮寶鼎齋宮靜
漸覺人間暑氣消

秋到猶如溽暑時
夜來雨過溢龍墀
遙憐南畝禾稼載
頌周家七月詩

題扇景

一曲滄浪兩葉舟
杖藜二老足清遊
何嘗借取家屐直
上東山最上頭

枯木竹石爲吳昉題

露葉霜柯帶晚陰
崑崙骨冷薜蘿花深
吳剛老去倫倫死
誰識儲材造化心

題竹

蒼梧風雨送春寒
翠輦分明夢裏看
千古神游塵不遠
短篷虛枕聽珊珊

題畫四景

一聲啼鳥春林曉
轉覺草堂深更幽
底事東風太

相狎飛花吹滿硯池頭

看書小閣無虛日閣外水聲流不休領得無窮川
上意此心如水澹無求

舟行多爲愛明月况直高秋風露涼鼓柁滄浪歌
一曲紅塵不到水中央

向時載酒江東去今日山陰黃雪回一片閒情誰
解得晚風溪上破疎梅

題顧永昇畫

野竹差差碧樹連小橋流水拂輕煙江遲歸步乘
明月童子候門應未眠

題洪子經馬

逐電追風矯若龍千金骨相世難同露華吹濕黃
羅帕行過春風便殿東

題蒲石

竹鶴老人神仙徒漫寫九節青青蒲一掬寒泉浸
山骨小窓相對真蓬壺

紅梅

自是清寒第一花玉容春醉暈流霞羅浮迢遞三
千里却與桃源共一家

青雲交爲司馬恂如題

十年忝作青雲侶氣誼如公落落然昨夜看花出
城去同歌伐木醉春筵

青雲交態紛如雨誰念山中看白雲歸到西齋正
風雨一尊燈火漫論文

松竹圖

槎牙不動蒼龍角散亂無文彩鳳毛夢入三湘忽
驚覺海門風急卷秋濤

題梅花

萬玉玲瓏琢不成坐來詩思十分清一枝記得西
湖上獨鶴脩脩瘦影橫

題尹先之鴈鴒圖

星作雙眸鐵作衣不同江燕共差池飛揚若得東
風便酒借上林春一枝

題梅贈潘栗夫僉事

玉節新恩出建章臺臣心事有冰霜百花潭上春
消息都屬詩家錦繡囊

題扇

閒向江頭倚木蘭西風回首鴈聲寒不知浮世奔
馳者滾滾紅塵沒馬鞍

題牡丹

瓊樓高起彩雲端愁絕東風十二闌眼底看春春
欲暮玉人消息鳳笙寒

茅亭撫琴圖

樹底茅亭十尺寬苔花秋雨翠生寒風塵不是鍾
郎耳只恐焦桐空自彈

鷓鴣

杜若花香水滿洲柳風輕颺頂絲柔從來懶逐鷓
鴣侶萬里滄江狎野鷗

寄芮惟詹乃翁

山亭山色帶青霞門掩松風處士家誰道

鸞書降空谷白頭猶得帶烏紗

題夏太常滿林風雨圖二首

太常胸次三湘濶一灑滿林風雨聲移向鴻山讀
書處頓令炎氣變秋清

琅玕年來不入貢散作人間彩鳳毛風雨一番龍
苗角坐看蒼翠拂雲霄

題雪景

雪滿前山路欲迷誰傳春信到南枝想應兀坐幽
窓下正是新詩得句時

題望雲思親圖

英英白雲在天際一度看來一惘然膝下綠衣何
日着明朝花甲又經年
望雲不得隨雲去黃鵠南飛萬里秋只尺太行山
在目此心千古共悠悠

紅梅

玉人被酒歸來晚帶得春霞滿臉紅幾度冷風吹
不醒羅浮却與武陵同

題東坡竹爲司馬恂

神采分明赤壁仙高堂六月起風烟一時揮灑
千古占斷湘川與渭川

七言律

雪坡爲李侍郎題

不須授簡賦梁園六出飛飛獨掩門滿地梨雲春
有夢一庭梅月夜無痕絕憐署色侵書幌更耐寒
光入酒尊白戰吟壇高興在繼聲今見有賢孫

思親堂爲王子輿題

結駟懷金未足憐哀哀長廢蓼莪篇清時有祿榮
三金白日無光到九泉宿草暝含寒食雨慈烏哀
咽暮雲天沈瀾不盡東流水紅濕征袍已十年

五榮堂爲張氏兄弟進士題

蓬萊咫尺五雲間取次臚傳玉筍班黃蓋曉張迎
榜出瓊林春宴種花還塵香官道催游騎日暖宮
袍映醉顏更喜雙親同此慶朝回舞綵祝南山

梅堂爲長垣劉大尹題

種得江南幾樹花草堂相對閱年華芳香恍訝羅
浮境清白真成處士家湖影照來春有信雪痕消
盡玉無瑕調羹事業君收取從此花魁不浪誇

雲山歸隱爲彭僉憲題

緋袍白簡肅臺端緣及中年卽掛冠芳徑落英香
細細小山叢桂影團團尋常別墅開尊易多少前

稅駕難贏得風流如九老雲林堪作画图看

竹梧書舍爲蔣仲學題

玉山令尹朝

天日時復要予賦竹梧出屋書聲思舊隱滿堂秋
色見新圖青苔迸出蒼龍角丹穴飛來彩鳳雛半
點塵埃藏不得凜然清氣溢冰壺

瀟湖書屋爲王士瞻題

何處深藏萬卷書瀟湖南畔有精廬侵階細雨生
芳草滿簷清風落蠹魚此日彈冠燕吏隱他時載
酒雜樵漁乘閒欲訪王猷宅不待山陰夜雪餘

梅月軒

山園雪後見疎梅又喜
昨夜月來大地陽和從
此洩廣寒宮殿爲誰開
光搖玉樹臨書幌香浸金
波落酒杯早使如娥識
清致當年老桂不須栽

春熙樓

画闌十二擁芳菲別駕承

恩畫錦歸塵裏
春花欲語簷前白日燕爭飛
聽殘 瑶瑟金尊滿讀罷黃庭寶籙微
高臥不知天地老此心應與世相違

松軒爲任廷芝題

幽人結屋青山下種得長松三百餘
啓執爨蒼龍上霄漢引雛白鶴到塔陰
四簷雲氣長垂幕一榻秋聲可讀書
我亦平生羨弘景買山何日與同居

耕樂

識破人間蕉鹿夢歸來田舍學爲農
也知郊外好牧犢未必山中無
臥龍土鼓邠風歌調古瓦盆社日酒香濃
青山白水年年在牧豎樵童處處逢

藥圃餘香

誰開藥圃青山下元是神醫此托棲
赤茯苓來如斗大紫芝種得與雲齊
晴窓細檢桐君譜夜月閑

分木客題賸有餘香遺後嗣
披蘭長日侍金閨

東臯草堂爲王景升題

三槐世澤深如海
今見東臯有草堂
舒嘯可追陶靖節
風流還憶賀知章
桃花春水画船小
秫稻秋風白酒香
我欲脫冠尋舊約
故園山色對蒼蒼

賀王廷貴先生陞侍講

幾年侍從依青瑣
華秩于今喜載遷
科目也知惟我後
文名誰復在君先
花廳步濕春塔雨
芸閣吟殘午篆烟
台鼎動階應次第
晉陵槐澤正緜緜

題吳尚書忠烈卷

翼翼穹祠枕碧山
萬株喬木護禪關
若教功在伊周下
豈贏得名留宇宙間
生氣百年渾不死
高風千古信難攀
天憐忠烈多孫子
賸有遺芬在世寰

石欄書屋

書屋亭亭石欄陰
紅塵不到晝沉沉
細看邵子圈中理
漫拂師襄膝上琴
纔向靜中探月窟
却從役後見天心
殘書幾卷遺諸子
絕勝滿籬都是金

內閣二瓷缸乃

憲廟所賜種蓮者三年不開
已今年盛開因賦

二首紀事

誰道盆池有許寬，荷花着雨溢清寒。風前兩兩如
相語，水面亭亭自可觀。大世幾同

黃閣賞，化工寧費絳綃煩。襟五月何由滌香露，
淋漓寫玉盤。

太液池頭一種分，香風乍起隔簾聞。清留葉上團
團露，紅動波間冉冉雲。道眼漁溪曾入詠，仙姿姑
射易成醺。年來定有如船蕩，吳閭當時太乙君。

次同寅劉少師韻一首

爲愛西湖近太清，玉池波水浸瓊英。爲衣木解靈
均意，觀物元知邵子情。惟願山山朱明天與艷，種當

禁地增榮，自從春去花應少。留與群芳作玉璫。
日照漣漪徹底清，高荷初着兩三英。翻翻似欲
人語脉脉誰能解，物情勝事儘教留。左掖芳根
得託南榮，何時遂我歸田願。曲沼芳塘，叙舊盟

疊芍藥韻咏荷

蓋愛新陽葉愛陰，碧池過雨水深深。已從紅蕾知
鮮艷，未擘青房識苦心。歲事栽培應有待，物生開
謝每相尋。看花悟得無言處，漫向風前作短吟。
凌波仙子月中歸，水面盈盈見步稀。似伴紫薇同
我往，肯隨芳草傍人菲。並依玉砌如相語，斜逗朱

言不
開不受闢開後東風渠不怨置身元在掖垣扉

詔許歸省

曉承

恩詔許南旋暫輟清班下講筵

賜宮袍纔五品重來鄉國已三年
中斷筍晨供膳湖上看山夜放船
記取玉堂相送意春風鳴佩早朝天

虎丘寺

開闢門西第一峯白雲散後幾重重
聽經石在猶疑虎鏘劍池空亦有龍
古木撐空知歲久落花繡

地覺春濃老僧留我盤桓處隱隱東樓起暮鍾

留別虎丘簡上人

遠公一別廿年餘今據猊床喜自如
香動墨花時寫傷影翻貝葉晝看書
人間行跡如蓬轉物外禪心若鏡虛
飛起竹邊雙白鶴談玄未已煮茶初

內閣芍藥二首呈李先生

禁城遲日曉陰陰紅藥翻堦紫閣深
香雨乍沾殊有態綵雲長護豈無心
玉堂封植人何在金鼎調和事可尋
幸遇

清時多暇日退朝嘗得對花吟

自能獨自殿春歸一種人間得見稀不逐人情誇
貴故知天意與芳菲仙姿合種瑤臺側盛事曾
徵寶帶圍把酒看花成舊識年年相伴任黃菲

壽鄉親蔣竹隱

三徑徜徉一老仙耆英會裏最高年翠雲涼露分
詩榻白蘿香風薦酒船舉世但知金璧貴幾人能
見子孫賢懸弧此日逢初度爲賦南山介壽篇

壽胡方伯

甲子初踰十五年慢亭高會擬彭錢自憐洛社今
多侶不信蓬壺別有天玄鶴一聲聞綠野綵衣下

色繞春筵詩篇好配甘棠頌并與東風奏管絃

壽陸主事毋八十

阿母高年白髮新北堂懸帨此生辰榮封
錦敕渾忘貴儉服荆釵不爲貧海上蟠桃紅沁露
堂前靈草翠含春賢郎望望孤雲切遙奉霞觴祝
頌頻

壽錢學士外舅莊公八十

孤星光燭戴溪前野老今當八十年曾向
清時

膺寵命却來平地作神仙綵衣舞處人如玉綺席

開時酒似泉珍重南飛歌一曲玉堂學士意懸懸

壽溧陽楊竹泉

逍遙何異地行仙甲子今逢八十年席上金杯浮
漱灑塔前綵服舞蹁躑

恩波正洽重熙日壽域方躋不老天雲漢仙郎今
顯秩南山遙祝短長篇

送九江郡判鄭廷韶

雲暖天衢雨浥塵清風雙旆遠行人舊從桂籍知
名久今向

楓宸拜命新天入九江連郡治星羅萬室擁編氓

廬山五老多形勝公暇何妨覽眺頻

烟霄鸞鵠正紛紛尊酒憐君是逆群望入九江春
欲盡

恩沾雙闕曉初分郡中善政期叅佐紙上陳言事
見聞却喜盛年才力健好摠忠悃樹芳勳

送李學士南歸次韻

采采黃花帶露飡出塵風韻似君難文章蚤入韓
公室詩律先登柱老壇三館並遊誰少壯百年相
見幾悲懽馬蹄明日燕南路草軟沙平雪半乾
書生不慕五侯飧處世何憂跋涉難舊學自應歸

鳳掖故交誰肯負鷄壇雲萍未合長懸夢尊酒相逢且盡懽愛殺蟠胸千萬卷挑燈時見壁魚乾
史局編摩每共殮六年相聚別何難萍蓬宦跡原無海金石交論故有壇話屢摘書評往事醉猶撫掌罄餘懽相留莫訝過深夜漏滴銅龍正未乾

送平陽章自鑒授福寧司訓

其父舊爲
善邑司訓

荆溪鬢合相過日三十年來一夢如久抱青瑣存
舊物忽看烏帽有新除路通故里歸應使座列諸
生樂有餘想到闔州依海上荔枝榕葉暗齋廬

送吳甥儼養病南歸

甲科名譽藹鄉閭正是詞林績學初仕路
賴汝客窓多病思子暫歸得侍高堂膳重
看秘閣書

聖代養材期大用無忘感激在閒居

送仲弟時望歸率兒輩爲義田之舉

扁舟憶昨上

神京知爾非圖利與名先志未忘年尚少義田應
買議初成族同公藝雖無及制倣希文定可行莫
惜殷勤爲久計緘書早報慰深情

送沈時場之任

三年官邸最相親，惜此分携感益深。
白壁笑談聊爾破，清塵東顧幾時尋。
舟山色新便道，還家良友共歡天真。

送尹正言父還太岳

清朝有子侍彤闈，仙液浮香供
夜宴宮羅剪翠作春衣。人老浮梗還憶家
山好采薇萬事不于直吏隱，從此共忘機。

送齊經歷還嘉禾

東南大郡重專城，贊畫從來鶴老成。
品藻無私書上取，及瓜有待促嚴程。
黃梅雨濕雙旌重，紫棟風

吹五兩輕蓮幕，可容虛席久兒童。
竹馬出郊迎

送牟都憲改福建僉事

纈衣玉節下征輶，東望旣闐萬里遙。
君能奉使鳴珂慙我舊，同朝聲馳八郡秋。
霜肅氣歷三山瘴霧消

當寧憂民心正切，呻吟指日變歌謠。

送莊進士養病歸金陵

買得西風白下船，秋來乞假許南旋。
曲江韋壑登科日，西蜀相如抱病年。
行李蕭蕭唯藥裹，宦情落落
落付詩篇黃門烏府，與相待早約鳴珂到日邊。

送毛璠省兄南還

爲念難兄寓

帝京遠來應叙友于情謝家夜雨也塘夢歐子秋
風驛路程江岸黃花迎客笑海天紅樹照帆明到
家勝有粉翰樂飽聽嘉平社鼓聲

送徐士亨歸江陰

征輶早發都門道強欲留君計不成五更寒砧城
裏夢一杯楊柳渡頭情他年儼時金碧井此日先
聽彩鳳聲遙想解元坊下路里人無數種花迎

送夏都運之揚州

十載才名擅祝鳩官遷三品沐

恩優還鄉正好懷題柱煮海功成不借籌東魯雪
餘寒色重南淮春近曙光浮蕃禧觀裏遙相憶折
得瓊花寄我不

送丁述檢赴任順昌

晉陵才子三公後一命還沾雨露深此日風光辭
北闕平生聲價重南金故園春滿桃花塢官道雲
連荔子林清世不勞神射力公餘柱笏足高吟

送年兄高茂卿侍御督戎政西川

看花曾共曲江遊憲府才華羨獨優久肅霜威峩

身角新承

天語下螭頭香分殘菊都門酒影動征帆
潞水舟兵政有成來獻績經綸事業屬嘉謀

送崔元吉

昨承

簡命下鑾坡握手其如惜別何宦遊
壯者誇特壯年光於我感蹉跎
邯山過雨翠巒歸洛水無風
碧波好寄音書慰相憶郡中星使
何處過

送鄒廷佩知高安

雄才雅望拜郎官自信清時際會難
曉日鳴珂辭

北闕秋風驅騎入高安政聲喜共弦歌作
惠澤能令士庶懽千里筠陽重回首
一緘願望托飛翰

送李奎德侍御

南臺驄馬赴神京黃閣難兄慰別情
簪紱蒼松堅晚節連城白壁擅時名
蓋簪旅邸啼鶯好分袂郵亭過雨清
此去相期勲業重他年曳履侍承明

送孔宗魯還鄧

才華落落共稱賢闕里衣冠奕世傳
明日馳心千里外何時聚首五雲邊
停鞭設酌青尊酒看劔重歌白雪篇
相府平安遠致問秋風旅雁正翩翩

送同年趙廷禧

昔年鄉榜喜聯名，佐郡功高沐寵榮。
世澤清風琴鶴振，家聲西川倚棹吟。
邊景南陌看花別，後情他日春風有歸鴈。
肯脩尺素寄神京。

送錫山邵二尹還任

清時曾應賢良舉，籍籍鄉邦令譽馳。
散逸紅亭折柳惜，分攜新秋驛路蚤。
汀蘆落遲要秉清，勤慰民望遷書指日下彤墀。

送張中翰使朝鮮

駢駢四牡都門外，一望東隅路不遙。

聖澤汪洋被清海，使星燦爛麗丹霄。
雲染山晚桃花帶雨飄。

王事有成先入奏，承

恩御席聽簫韶。

送劉君傳扶几榭南還

南風自滴薔薇露，試向離筵一賦詩。
際色折殘楊柳道，旁枝半年共訝言。
教問訊遲猶有西堂春草夢，鶴鶴飛處不勝悲。

送周廷瑜

兩旬聚首長安館，席暖驚聞話別何。
白雪有歌殊

諫齋文集 卷一
慷慨青雲得路莫蹉蛇兩餘槐市炎光淨秋入蘭
陵爽氣多最喜嚴慈尤矍鑠白頭林下沐恩波

送王氏望擢河南少叅

早年青瑣擅才名薇省叅知政不輕長劔倚天酬
壯志踈鍾落月動離情夷門山色吟邊見洛社秋
光馬首迎應與三槐綿世澤聯班鷲鷲位三卿

送重慶聶震指揮

英武堂堂正妙齡笑分銅虎出神京旌旗影動巴
江道笳鼓聲喧蜀將城樓櫓春晴花氣重儲胥夜
靜月華明方今選將須才傑好展胸中百萬兵

色望中微玉堂金馬論思地早約揮毫向瑣闈

送彭彥實兄還安成

冠蓋如雲把別觴都城東畔送元方征鴻歷歷聞
青海禁漏遲遲想玉堂列嶂絕憐秋似画好詩應
費錦爲囊鄉園故舊歡相賀棠棣聯芳化日長

送危教諭之桐鄉

寒瓊元不較勲階吾道東南育俊才晏歲關河勞
跋涉春風桃李費栽培五經洞徹文光燭萬騎縱
橫筆陣開最是諸生承教益短亭衰柳惜餘杯

送張員外父南還

萬事休論塞上翁南還高興逐飛鴻凌雲貞柏千
秋雪委地飛花一夕風行色不嫌歸路遠詩壇應
許故人同天曹祿養恩無極五色
封章出禁中

送王民望使占城

爐烟裊裊蓬萊殿天漢澄澄博士槎玉節倚雲承
使命

金函綯日出

皇家成周禮樂儀文備異域山川景物賒從此
恩光垂草木早歸輦轂候宣麻

送李少卿還南京

列爵容臺擅老成紫芝眉宇玉壺清熟司三禮
光哲細講群書啓後生鳴珮朝

天書上最揚旌出郭戒歸程金陵山水春如錦多
少衣冠一笑迎

送尹先之還寧波

春來半月尚微寒話別匆匆不盡歡舞劍君能歌
激烈緘書我欲問平安渡江白鳥舟邊見出郭青
山馬上看莫道幕中無一事匡時好竭寸心丹

七言古風

驄馬行春爲尹仁侍御題

陰霾斂盡天宇清當春處處聞流鶯烏臺小隊出
郊野宛轉驄馬花間行道上行人行且止還避當
年桓御史都城九陌淨塵埃上苑千門滿桃李豈
冠象簡生光輝繡衣鐵面霜龍飛觀風問俗編述
歷日暮攬轡依然歸歸來袞職將何補入侍仙班
屹如堵爲米歌謡草諫書鞠躬盡瘁獻

明主豺狼屏跡狡兔藏奸邪膽落民物康坐令四海
日熙皞東風擊壤歌

虞唐

題雲山圖

山齋七兮雲溶七人家向西水流東門前喬木晝
啼鳥江上大魚春化龍主人閉門展書讀不知雨
漬苔苔綠興來欲覓子猷船訪戴山陰剡溪曲

大塘漁樂爲韓司訓大父題

水雲之鄉遠城郭遨遊長是漁家樂天青月白一
鏡平大塘那有風波惡世間大釣本不釣直釣引
得旁人笑由來在樂不在魚粒餌六鰲豈同調菰
米垂雲秋釀熟醉來幾度西岩宿客星共解照桐
江雨足何曾加帝腹

雲鶴軒為韓司訓先翁題

雲兮不作太山兩鶴兮不乘衛懿軒山間林下自
蕭散幽人為侶居田園薄暮雲栖屋頭樹鶴立空
庭不飛去雲兮鶴兮兩相忘靜何曾離隱處一
朝跨鶴凌白雲軒居閑靜聲無聞仰瞻霄漢望不
及令人惆悵對夕曛

題秋塘野鷺圖

晉人愛書學野鷺庾家諸郎直不俗迢迢青畫圖
畫開此鳥依然在人目良工手握五色毫寫出江
南秋一幅羽毛絢日殊分明蜀錦新裁仍細簇荷

花似避顏色鮮搖落紅衣動盈掬將身不入樊籠
中長年占斷澄江曲雖然水面只卑飛遠志冲霄
比鴻鵠弋人慎勿張虞機任渠自下清波浴

題過廷章聽秋卷

過君兩上黃金臺車輪馬足奔如雷亦有笙歌沸
日夜笑語各出爭喧虺胡為神此聽秋軸上有蕭
簫萬竿竹化機不露斧鑿痕虛籟半雜鈞天曲過
君聽此不聽彼城市山林信斯語靈臺湛七涵清
秋直與此若作賓主乃知心靜聽亦聽群物紛七
由我定人閒無處無秋聲我亦從之靜中聽

瓊林醉歸圖爲李大濟題

杏花紅映宮壺酒藍袍盡是同年
東風感荷

恩榮世補有歸路烟塵飛夕陽
馬上倩扶玉山倒此身遭過當

盧唐君今作宰聲籍七展取新圖
繞紫陌春笑把霜毫揮醉墨

江湖取友爲顧景德題

平生雅愛江湖游金蘭之契皆同流
如故詩歌伐木堪相求江波濯纓帶

舟頻往復何年許我社中來處處
滄洲圖爲王愷郡守題

滄洲圖爲王愷郡守題

人謂滄洲不可即我尋滄洲來只尺黃堂太守住
滄洲指示丹青得真跡持將半幅入京師一片寒
雲墮瑤席春風吹花花欲然夜雨漲溪溪更碧扣
船渡口問漁郎沽酒山中醉木客萬卷書藏鄴侯
家一區地儼楊子宅紫芝赤箭滿地生甘泉香霧
和雲滴沙隄日暮踏殘紅石室月明坐虛白回觀
宦海何渺漫每念蒼生思抃卹陸渾迢遞輞川荒
春此滄洲竟戒癖

題畫贈崔元吉

何侯丘壑填胸臆醉來潑盡金盞汁江南一片好
風光遠淡近濃天只尺木蘭舟小煖浪輕草亭春
盡啼流鶯人生行樂漫何事明日落花風雨聲老
懷儘有傷春意載酒登臨忘歸去對畫題詩正送
君都城聚首知何歲

忠節為王信都督題

聖王宵旰理天下首以忠節敦風化
九重有詔錫褒嘉便覺家聲美無價憶昔王侯決
戰時氣鬪賊壘懸孤危英雄一踏大所惜草頭寧

血青離七二九孀居婦年少真松勁柏同一操保
孤全節老閨門茹蘖存冰秉純孝孤成樹立效奇
勛手持袞䟽千

天闈會看恩波活朽骨大書金字旌高門多少偷
生背恩義此日過之應賴此惟有綱常萬古名世
上繁華暫時事

紅梅花

梅花本白今乃紅造化變幻何其工為嫌鉛粉妬
清絕臘脂抹額肌骨融東風樹頭春拍七別是江
南一標格冶容未必苟隨時自有心腸同鐵石我

家住近西子湖舊與此鄉相友于漁村烟月僧堂
雪至今詩句懷林逋別來廿載金臺下往七人家
見圖畫遮莫相逢面發頰愧我素衣今已化此日
南宮靜不誼高情脉七兩無言玉壺新賜金莖露
醉愛一庭春色繁

穀治承祥爲方伯題

十畝方塘甲第前廬江頓水遙相連乾坤佳氣孕
靈秀散作五彩涵清漣紋成綺縠光如潑氣奪虹
霓碧天濶豈無老蚌吐明珠還有神蛟起流沫迢
迢銀漢有通津雲舒霞歛玻璃新天然至乃孰雕

飾俯首試問馮夷神神云此瑞世無匹三百年來
凡兩出衣冠疇昔在宣和先後青雲總超軼只金
蘭玉盛昆孫朱輪皂蓋盈高門柏臺况有埋輪客
分符大藩蒙

殊恩文明有象信非偶地靈人傑誇江右從茲閱
閱倍光華奕世書香傳不朽

題桃花斑猫二首

碧桃花下春風暖綠草鋪茵芳輕軟烏員引兒羣
狎遊深院無人恣消遣蹲窺仰瞰或俯臨縱橫上
下相追尋曉日床頭殊可愛溪魚豈惜囊中金此

種從來豈易得彪炳文章絢竒色啣蟬搏鼠何足
論遺類應知自殊域画工手妙不可當模逼造化
真行藏披圖展玩漫題品滿庭生意呈休祥
東風暖入藏春塢狸奴引群三復五花容旖旎披
氎毛草木蒙茸襯香土熒々眼光一線微綠樹陰
中日亭午徜徉仰俯真自適曳尾摩鬣或交股腥
膾誰問食無魚捕逐寧知罔有鼠朋儕親狎少忤
觸子毋追隨爭哺乳生々物性皆天然甄陶喜見
陽和普

五老圖

羣黎欣々生喜色四野于今開壽域老人並立望
天門白首一生蒙

帝德試問老人年幾何今見

文孫至太和凌雲昨過蓬萊頂仙酒頻斟俱酪酏
歸來金母復相邀熟徧蟠桃只俄頃天書共領到
人間鶴馭初臨萬歲 呼敬祝

聖人壽匕比天地高難攀我聞人云漢四皓又聞
人云唐九老較之商山差若多視彼香山却爲少
按圖不必論異同圖中見面如相逢廬山西米白
雲裏一笑分明五老峯

含清樓并序

吾性好樓居常欲構一樓以便登眺未暇也弘治丙辰吾子元相聞予歸興已切將求解任乃能先意成志預予後院擇隙地一區建樓五楹前爲重門以避俗後爲方池以種蓮規制宏遠可愛越三年吾年已七十上章求退上不許又明年目疾偶作而吾不能出連上三章懇切求退上乃許之恩禮優厚何能報稱於萬一也及抵家樓已成矣暇日試登覽之乃見四

面山水環繞意思豁然吾目不覺爲之開明因取謝靈運山水含清輝之句題其扁曰含清是誠一勝槩也爰賦長句以識其事云

陽山何逶迤銅山何嶮巖
洑溪隨山知幾灣我樓正在溪山間
樓上四面皆青山溪流抱樓隱若環
當時山水皆舊識久戀

君恩歸未得山風溪月夢悠悠
十載相望勞我臆一朝

許歸蒙

詔旨未見溪山已先喜
揭來樓上何所爲
仰觀山俯觀水
匕决匕以向我
山靡匕以相迎
我一見之眼爲明
松巖竹徑互窈窕
鶴洲鳧渚重迴縈
朝披雲霧自拄笏
夜弄星河時流綬

黃扉紫閣縱然貴
故園山水能無情
吾聞李白賦天姥
又聞朱子誇武夷
南中山水如此稀
嗟我欲往力不隨
何如此山此水含
清輝樓中伴我娛
我日暮長忘歸

壽親堂爲莫宗範題

靈椿八千長不老
東風萱草花開早
熒匕南極夜

流輝自喜雙親俱
壽考春雲裁就五
色衣時時戲舞供
甘肥願將長繩繫
白日笑看滄海紅
塵飛

送李應禎下第南歸得慎字

赤驥昂匕凌八駿
彩鳳翩翩下千仞
日華五色炫文場
銳氣三軍臨筆陣
且逐行歌杜少陵
寧辭伴食盧懷慎
明年三月桃花紅
繞殿春雷一聲震

送和二尹還任宜興

吾邦少尹真瓌奇
連艘十里來京師
汶甸了却公家事
南薰五兩催行期
一杯餞別長安道
吏民懸望歸來早
哦松正當秋觸處
炎歎淨如掃

送徐上舍南歸

綠槐官道蟬聲咽故人相逢又相別橋門風雨未
經旬便道歸裝向明發舊書可讀劍可看五色雲
錦胸中蟠人生際會良有在會排闥闥呈琅玕

送楊司諫之南京

同雲漫上未成雪故人握手都門別馬蹄蹴裂沙
河水鴈聲叫落淮陰月關西白雲清白聲甲科早
掇起群英手持風裁下南國諫草日日來承明

送蔣日章考最入廣信

吾鄉作郡如君少別駕三年馳譽早却來報政上

銓曹善最端能出塵表平生道同心亦同近玉
國長相逢匆匆行李又言別一曲驪駒意萬里
道從容經故里七月天風涼似水雙旌遙
高民吏懸懸應久矣

輓詩

輓劉文羽醫官

夙承三世業醫國更醫人一七曾投我千金未報
君妻京蒿里夕零落杏林春旅襯南歸日長揮淚
若汙

輓李翰林

文章惟典雅行輩總相推

聖主虛心日詞臣際會時詩中麟趾見池上鳳毛
遺大器方垂用良材竟不支經紳爭惋惜閭巷亦
傷悲淵大才非短商象理固宜靈車遵故道榮樹
長新枝不盡臨風意含悲賦此詞

輓同年方進士

秋闈飛步冠群英擢秀南宮羨老成貫月乘槎經
蜀道看花連轡向都城泥金欲報共成計薤露重
歌最慘情難弟嗆袞扶旅櫬西風白鴈送丹旌

輓同年趙克周乃祖

丰度條然作隱淪玉峯南畔樂天真吟詩厭見
租吏賣藥頻逢種杏人天下鶴書丹闕曉人間蝶
夢添園春諸孫今已登華要及第當年手澤新

輓竹深章處士

一夕悲風動會稽蘭亭遺跡轉凄迷定從天上騎
黃鶴浪說人間夢白鷄棋局無聲脩竹塢屐痕有
印落花泥當時積德知多少月旦何慙重品題

輓萬尚書祺

風露蕭上易水旁官居行部忽云亡夢魂長繞黃
金闕歸興空懷綠野堂八座功名雲路迥

兩朝恩眷海波長歸來伉儷應同穴雙壁泉臺耿
夜光

時長孫煥從其父來省予愛其資美而恐忘
于學也因其還賦此訓之

愛爾年方少爲人好向長教從質朴慎勿效輕
儇待賈開書匱勤耕守硯田早將科第繼吾老已

華頤

謙齋文錄一卷終

徐文靖公文錄

二卷

序文

宣府志序

侍郎蕭公壽詩序

送吳汝夫之蕭山序

送憲副費君之任序

送曾以文守建寧序

送戶部郎中馬君之宣府

播州宣慰使楊君詭詩序



吳尚書忠節錄序

慶行簡尹公壽序

馬湖安民族譜後序

趙氏家譜序

會試錄序 成化十一年

會試錄序 成化十七年

會試錄序 弘治三年

慶李母王孺人壽詩序

都憲王公輓詩序

重脩毘陵志後序

記

奉

敕撰進士題名記 成化丁未科

延平府重脩儒學記

貞定重脩廟學記

脩范文正公祠墓記

重脩宜興先賢祠記

書岳鄂王廟記後

漳州知府姜侯惠政記

世安堂記

奉

敕撰安平鎮治水碑記

黃陵岡水神祠記

重修龍神廟記

重修壽亭侯關公祠記

宜興東關廣濟橋記

新建祠堂記

重修碧霞靈應宮記

奎章錄記

諭祭制文碑記

重修福源寺記

何氏家廟記

書

覆字都憲

簡葉年兄都憲

再簡葉都憲

簡王都憲

簡閔都憲

復李應禎兄二柬

徐文靖公謙齋文錄卷第二

序文

宣府志序

曾孫男生重刊

宣府未有志。成化初葉文莊公爲僉都御史。述撫其地。嘗撰次成編。未行而去。弘治丙辰。述撫副都御史馬君中錫聞而購之。宣府前衛指揮李稽自言家有是稿。爲鎮守太監孫公振所得。將毀。稽會移鎮大同。則以授君。君見其事類繁雜。爲妄者所增損。乃於邊務之暇。手釐正之。以復舊規。而加新闡。書旣成。凡若干卷。俾來京師。請予序。按宣府乃



古冀州所分幽并之地。在戰國爲燕趙。秦爲上谷郡。漢唐以來皆領屬縣。石晉時沒于契丹。轉而爲金。終宋之世不入中國。元累改爲順寧府。我國朝混一疆宇。徙其民於內郡。洪武間改構宣府。宣德中設萬全都司。統諸衛所。而內屬於後軍都督府。宿以強兵。統以主將。監以內外重臣。遂屹然爲朔方一巨鎮。歷

累朝

列聖百有餘年。聲教所被。人物日蕃。文軌日盛。自有山川以來所未見也。夫方之有志。世所不能無。

而志亦久廢。今郡縣之官。或能各志其地。遺方武士。鮮克舉之。所以提挈網維。脩明章度。惟憲臣是賴。而居其任者。亦不過兵事之爲急。非學優而識遠者。孰能留意於斯哉。此文莊之。馬君之能事。越數十年而後見也。觀是志者。考沿革則知建置之難。覽形勝則思保守之重。稽古跡則有所酌而爲宜。徵文獻則有所取而爲監。凡爲學爲仕。以自附于所謂人物。所謂名宦。由今之世以溯于古之人。志之用宜不爲無補也。豈徒屑屑乎地理名物之細。以爲虛文也哉。馬君予禮部所舉士。其爲

政卓然有聲志蓋其一事耳始序其簡首而歸之

侍郎蕭公壽詩序

南京工部侍郎蕭公元衷致仕家居明年與其配李夫人俱六十生辰在春陽之月相距十餘日冢子刑部王事與求諸公作詩寓歸至期將大會賓客歌以爲壽以予相知也屬爲之序公在

朝三十年士大夫服公之善頌公之德者爲多獨予乎哉公自舉進士郎入佐天官鄉品量天下士天下士識與不識皆知公之爲賢及進通政遷侍郎位益高而心益下未嘗有驕盈之色有不慊

詞陷公

朝廷置不問然公遂因是致其事以去皆惜之而公畧無顧戀之態公之心豈以進退而榮辱哉其心蓋有足樂者公家泰和城之西有田園可以供衣食有山水可事吟眺且二親俱高年無恙每旦坐堂上白髮垂肩黃金橫帶公與夫人進候起居退而愛諸子諸婦之養諸子若璵若珂若玠又各有子矣一門四世優游於太平德澤之中公之樂豈尋常可及哉人固才矣未必能見用於時矣未必能迨其親况致位列卿二親壽而且康乎

有伉儷不能以相得有子嗣不能以皆賢者皆是也况得內助皆老相繼登科而競爽者乎之數者公無不備信公之爲盛福矣夫福出於天惟有善得以迓承之然則公之獲是豈偶然哉予故著其進退之節致福之由以見人之頌之者未止此也若夫文章政事之美他日自有爲公傳者茲不著

送吳艾夫之蕭山序

吾義興多故家城中吳氏其一也宋時有爲太卿者衣冠相望入

國朝來獨以陰陽術代爲其學官艾夫自幼喪其

父家益貧然落落不肯隨人後教小學生數十人取其束脩乘壺之微以爲養猶以爲日惟人田是芸乃取所謂舉子業者攻之晝夜鑽研不少休息有疑義輒就鄉先進咨叩之雖以予之寡陋無以相益亦時有問焉諸公見其抑下而勤懇皆樂爲之盡言自是學日以富譽日以起與諸生試藝於有司遂超然中其列及上春官或勸其就校職輒不應已而卒成進士噫艾夫不亦有志之士乎哉他人舉進士望爲侍從爲臺憲次猶願爲郎署鮮有樂爲州縣者艾夫今得蕭山知縣予亦意其不

樂也拜

命後郎求浙之人問風土之所宜政令之所施且曰窮經將以致用也吾縱不能如古人亦豈盡下於今人哉翩翩然遂欲行以水澤腹堅不果今而春陽布和舟師告泮來告別予語之曰丈夫官不以內外為重輕斯誠賢矣然以為縣果易乎哉艾夫曰先生不聞有龜山楊夫子乎夫子嘗為是邑矣循規矩不足為方圓夫子吾師也吾何懼予為之悚然益信艾夫為有志之士嗟夫士不以古人自期待久矣乃今於艾夫見之蓋龜山寓吾郡十

八年風聲氣烈故在也艾夫平日持尚友之志每思起古人而從之今乃適承夫子之後宜其心有定向便求至古之人不難也古人豈但足用為縣而已哉艾夫行矣予無以稽子矣勉之哉勉之哉

送湖廣憲副費君之任序

湖廣天下之巨藩也其四境交於河南陝西四川貴州廣西廣東江西及抵南畿之界惟其交於諸藩故軍民夷獠淆雜逋逃竄竊者多美潢池之兵時或有焉近歲告饑則荆湘之間尤甚

聖天子宵旰軫念大臣仰承

德意凡任藩臬大僚必妙選文武公廡者任之乃
成化十年冬臬司以副使缺員

聞銓司者歷舉廷臣詢諸輿議以監察御史安州
費君臻往焉君字時和以甲申進士釋褐拜御史
沉毅公廡多所匡濟嘗平鄰門之獄市肅漕渠之
奸橫風采峻登所在著稱乃按南畿乃述遺徼有
文綬武威之遠猷不徒爲激揚刺舉一時之政也
如是者九載績用人彰憲副之命下人咸以爲賀
既

陞辭故請將出祖道大鴻臚卿楊君振芳徵言贈

之蓋時和之司憲素閒而優爲者予何能贈然嘗
聞湖廣之地旣廣幃帷行部動輒千里况巨鎮峻
山巒烟濕霧仕於彼者往往憚於跋履惟安坐公
府一以符檄追呼期會則窮涯深谷含冤茹毒不
得自致其情於上者多矣嘯聚美兵蛇蟠豕突驅
脅良善蹂踐稼穡亦其不得已而然歟噫君子一
視同仁之心少狃於安逸倦於行邁卒啓釀禍之
一端良可畏也孔子告子路爲政以無倦則倦之
一念古之大賢猶恐及之夫人未可忽視之也時
和行予敢以是致愛助意米雪載途尚慎所往是

爲贈

送曾以文之守建寧序

戶部郎中鹽山曾君以文擢知建寧府事士大夫皆喜之或曰以文舉進士爲主事爲郎中今二十餘年不爲不久矣他同升者內佐六卿外列方岳不爲不多矣而以文纔得一郡寄以文之心將不樂諸公乃爲之喜耶或曰不然仕貴得行其志焉耳初不較其秩之崇卑也今六官之事大率總於卿爲之貳者雖有才美不能以自見列方岳者分郡縣而理之時一按臨朝至而夕去雖有愛民之

勢不能以周徧而浹洽也豈若爲郡者之專乎政事緩急先後惟我之爲閭閻休戚利害惟民之從吾之才美以之而著吾之愛民亦於是而周徧浹洽也故曰仕貴得行其志他不足較也予聞之曰斯言誠是也然豈以太守之秩果卑乎

朝廷於六卿牧伯之外郡守獨注意焉蓋由以安民爲急也今之爲六卿爲方岳者多自郡守有政績者升安知以文異時不階此而進乎獨不知以文之去而爲郡何如也建寧閩劇郡上而藩臬所責成下而列邑所視效以文得無懼乎以文侍從

之久諳練之深宜知

朝廷所以急民之意設施惜器素有所具予固不得而瀆告之也詩曰惟懷君子民之父母又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敢請以爲以文勉於是諸同寅以予言可以足或者之意請書以贈予以以文同升之無似者然不敢辭

送戶部郎中馬君德源之宣府

曩予識馬君德源於吏部劉先生之座嘉其器局宏備而措心恭慎與座客論之知其必將遠用也時德源爲戶部王事偶與戶部尚書關西楊公侍

郎莆田翁公論及所見畧異同焉今年

命下德源爲郎中奉

敕總理宣府饋餉屯種之事咸以爲當其才蓋宣府實

國家之北門百萬艱難於此焉宿郡縣之輓輸屯種之收穫備峙出納動以萬計脫以尋常之才處之豈不值事哉是宜

朝廷之所委任吏部之所銓擢必於輿論之所歸人望之所在也蓋邊閫以軍旅爲重軍旅以芻粟爲本是古漢之衛青霍去病所以待匈奴單于者

汲汲以屯田便宜爲策諸葛亮王佐才也未嘗舍
耕而戰而

皇明之待西北二邊又非漢比所以輓輸屯種儲峙
出納皆講之至精至密爲

聖天子神孫世守之良規也苟非其人何所容足宜
德源之必於是乎任也德源由是而往以總憲度
以理軍務蓋可計日而待矣君子之道恒失之自
盈而矜恒得之自歆而勉德源夙夜其勉哉惟上
無負於

國家而名爵有所不足計也德源行同寅與凡所
厚者餞於都亭予同年李君載道屬予言以序之
於是乎言且請質於劉先生以爲何如德源名孝
祖昌平世家由庚辰進士而出云

播州宣慰使楊君輓詩序

成化癸卯春正月五日播州宣慰使楊君卒於家
其子愛序具事狀走書幣乞銘其墓於寅長宗伯
周先生先生旣撫君世系勲勞與平生忠義大節
俾刻諸石而京師縉紳大夫知君之名想慕其風
裁者咸嗟悼而哀之以詩詩旣成付先生復彙萃
于冊屬于序簡首於乎哀死人同情也而哀有發

於愛者有發於義者其爲情亦各有在也夫同里
間共寮家有交承之分親舊之誼且暮相歡而忽
焉永隔則情不能以不哀是哀之者發於愛也乃
若素昧平生而其英聲偉烈聞之使人感慕興起
思一覩顏色而不可作則情亦不能以不哀是哀
之發於義也今諸縉紳大夫之於揚君勢遠而無
交分疏而無親非有所愛於其間也而莫不欲獻
嘆息寄哀音於聲詩此豈非義而哀之也耶余嘗
考君之爲人天性孝友器度宏博負通敏之才存
謹畏之心自弱冠承世官卽毅然以安民討賊爲

已任控制諸番邊境以寧道路以通而不貽

朝廷西顧之憂者君之力也

列聖嘉其勞績累

賜璽書獎之至於文綺白金不可殫紀嘗一入

覲適

郊禋慶成特

詔君與宴

陛辭之日賜一品服皆異數也而君益感激忠愛
之心始終弗渝年四十卽引疾致仕以子代任然
每征伐輒奉

詔視事事既平，即招延四方文士，相與徜徉林壑，酌酒賦詩，臨池灑翰。若不知有富貴者，君之為人，大率如此。有足起人歎慕而愛敬者，義而哀之，亦不宜乎。然愛情之私也，義情之公也。私者止於一時，一人，公則通於天下，後世是冊之君，若之哀榮，於是乎備矣。君之勲名，於是乎著，子孫胤祚，歷千百年而無窮者，於是乎有。直哀之云乎。君名輝，字廷彰，別號退齋。其詳於君所編忠孝堂集，并誌墓之文，茲錄其略云。

尚書忠節錄序

高皇帝始遣文忠往諭，既被害，乃再遣公。因有為朕作陸賈之語，夫當尉陀自王南越，賈為漢使，說之臣服，其事固善。賈之橐中裝，則不少矣。未免為持節之累，觀公之能死身，且不顧，使當時雲南遂下餽之金，寧愛之乎。使陀不服，則賈萬無死之理，何也。其所為身與家者，重也。是以公死後，其子黻蒙朝廷賞延之典，僅得一太學生。至今諸孫，僑居湖湘，貧乏無依，視賈之五子，雖若不及。然前人之清風光被多矣。此所謂豈乎古人者也。公既廟食雲南，鄉人復祀於先賢祠，獨其諸孫可憫。尚當治

其田廬返其故居云

慶行簡尹公壽序

成化十一年乙未三月又六日翰林侍講學士泰和尹正言先生自禁林退食語諸同僚曰吾從父行簡公壽七十有三矣今日適當初度遠在大江之西某不能從諸子後進一觴想家君學士遙菴公必與壽筵諸弟文言甫言輩羅列堂下趨瞻左右寧不垂念於某乎僚友應聲曰此骨肉之情天倫之樂上下交慶理勢之自然也奚待言哉正言凝然遐思者久之乃徧揖僚友而進曰吾身不可

從吾心獨徃吾心不可見吾言可徵敢撰祝詞附一便使致誠左右尚敢假重於諸執事各惠以篇章則球琳琅玕交陳互列黃鍾大呂更倡迭奏二三老人得以憑几而聽之所以動蕩耳目流通精神則未必不爲期頤之一助也僚友咸應諾翼日乃各出新詞雄作裝潢巨軸而聯書之俾予序於首予念與正言同年同事而尤厚者敢辭乎乃言曰小雅南山有臺之篇曰遐不眉壽德音是茂言君子之必得其壽以其德之盛也又曰遐不黃耇保艾爾後言君子之盛德豈惟必得其壽亦足以

保養其子孫也。今行簡公壽考而訓迪子孫俾處
則克裕其家出則見用於時。房後有諸已可知
矣。諸作頌之祝之。夫豈不富。生考南山有臺作
於周武王之世。武王勝殷。通於天下之治未久也。
詩人祝君子之壽而燕及其後。願之也。願之者必
然之辭也。我

國家之定禍亂興太平于今百餘年矣。天下之人
沐浴

仁聖之膏澤享其壽考長育子孫熙然自得者誠
多。故予不特爲尹氏賀也。由是推之

聖明之鉅美在焉。出作入息不知帝力何有。行簡
公其擊壤之老人乎。壽固未可涯也。諸作乃賀之
始耳。尚備百篇焉。

馬湖安民族譜後序

古之有功德者。天子錫之土田。俾立其國。予以傳
之子孫。社稷有祀。人民有主。世守之而不絕。其次
爲卿大夫。亦各有采地。子孫之賢者得世其官。否
亦得世其祿焉。夫既有其國與地。則皆求立未免
如齊之五公子者。於是明宗法嚴世系。具在譜牒
可以見考不啻如視諸掌。然此非特王朝之上五

服之內諸侯卿大夫爲然也。虞書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所謂五長非世承之，何以役屬其下？且其地荒遠，非世紀之，則其爭端殆未可息者。馬湖古夔侯國之境，漢武帝通西南夷，始號其地曰牂牁。歷代內屬，至於

國朝，得列爲府，而世守其土，曰安氏。按其譜，自漢武帝時，有諱阿都者，繼陳立爲牂牁太守。自是以後，土人非安氏不治。蓋凡二十八傳，當洪武五年，有諱濟者入覲。

太祖高皇帝嘉之。

賜之誥，命特封朝列大夫，遣還守土百餘年。又四傳曰：鰲益善撫綏邊民，向化顧嘗手緘族譜一編，不遠數千里，遣使來京。旣請宗伯周先生序之前，復託其鄉進士李文安求予序。其後予閱之，竊歎譜牒之作，有關於國家也甚大。然後世往往不以爲急，而不之務。雖中州猶然，況於邊徼乎？而今獨見之，雖其編纂疎畧，不能合乎歐蘇之舊法，若其嗣續綿延，猶能考乎楚越之世家。此予所以與之也。惟昔竇融當漢中興，據有河西之地，及與梁統等五大守入朝，光武禮遇優異，位至三公。至其

諸子若孫富貴已極卒以驕奢失之石安氏自漢至今雖爵位不及融而長有墳土過之遠甚豈非其子孫能以驕奢爲戒也乎序而藏之非特著其世系所以爲自世勸者於是乎在

趙氏家譜序

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史不作則國之離合治亂人才之邪正進退政治之因革損益皆無以昭往昔而示方來譜不作則世系之所由始昭穆之所由分皆悞不可考譜之作其猶有宗法之遺意乎古者宗法行世系之相沿千載不紊自漢以來宗

法始壞然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則猶有可考也五季以降官籍復廢其流之弊不可勝言有志於復古者可不加之意哉司禮監太監趙公忠嘗自譜其先世合爲一冊求予序其首惟趙之先世家雲州元季高祖斌興避兵來涿因家郡之北馬村坊曰積慶鄉曰禮尚斌興二子長曰原是爲曾大父原有二子長曰顯是爲大父顯子四其季曰鑑寔立公公自幼被選入內廷受知

先皇帝及

今上系被任使有飛魚金織衣之賜頃勘事南畿尤為士大夫所稱故予於趙氏之譜不能無言焉昔周穆王封造父於趙城是為趙氏其後與韓魏並封傳六侯四王遺宗散處居天水涿郡者尤盛今斷自五世示信也支分小大宗法之遺意也先塋有圖世系有錄昭所出也潛德特著婦節具書尚賢也詩文聳載侈盛也於乎予觀近世巨家譜系散逸十室而九雖號稱士大夫亦往往有籍談之忘不然者又或有崇韜之附而趙公所作乃如是予嘉其謂不忘本而有志者也因而序

會試錄序

天地之氣化日新而文章實與之俱故閱歷百世作者言人人殊豈人人能自殊其言哉氣化為之也氣化盛則文章亦隨而盛故覘世運觀人材者恒於文章乎徵之較文取士源亦遠矣成化十一年春禮部當會試天下士尚書臣鄒幹侍郎臣劉吉臣俞欽以考試官請

上命少詹事臣徐某侍講學士臣江某往主較文之任同考官則編修臣李傑董鉞費閭尹龍喬維翰檢討臣傅瀚張泰右給事中臣章鎰員外郎臣劉

元署員外郎臣趙珩主事臣謝恭監試則御史臣
方昇李芳而內外百執事皆推擇惟允時天下士
領鄉薦書而至者幾四千人圖畫而三試之臣等
夙夜祇慎舉其文燭照而鏡照之銖稱而寸度之
既明且審廼遵

聖斷取三百人遂次第其氏名與其文之尤者勒成
一巨編曰會試錄以獻諸

宸御而播之天下竊惟

國朝之興適當氣化極盛之運惟盛故久原其所
以盛而久者承積衰之後故也自故夷狄亂華類

皆偏安惟元越天地之界限以夷并華殆將百禩
其氣化之衰且久自一國以來一也夷甚則
燠亦甚雨恒則暘必恒

國朝之興也氣化之盛極而悠久亦將必有開闢
以來所未有者文章得不隨之而成乎自

國初以迨于今閱百餘載炳煥於簡牘鏗鈞于事
爲者日昌以大追三代而上之故一亦取雖風簷
寸畧應試之作亦皆明於理而暗於才如此可以
遙度其志行之良前占其勲業之盛矣預茲選者
尚益持其志彌慎其行懋進于勲業企前烈而勇

邁引後賢以丕承殆見

聖德益崇民俗滋乂

國祚與氣化縣億萬載而無窮矣謹用是爲諸士
勸

會試錄序

天下之材無乎不有顧世之求者何如耳一代之
士多矣德春秋戰國之士多功利兩漢以後之士
多矣其人殊其材異非天之生之固然也蓋上
以是求之則下以是應之有不能是者皆變遷以
從之耳我

國家自

太祖高皇帝設科目以求道德之學之士

列聖相承百年於茲士以道德之學居之而致

君克舜措民唐虞垂名竹帛以爲一代之名臣者胡
可縷數哉成化十七年春復當科試之期禮部臣

洪謨臣一夔以考試官請

上命學士臣某臣獻往蒞其事同考則侍講臣音臣

傑脩撰臣瀚臣寬臣廷彥編脩臣良臣戩右給事

臣晟給事中臣中錫員外郎臣鼐署員外郎臣濬

淵主事臣裕監試則御史臣介臣符皆遴選以充

于時天下士來就試者幾四千人臣等暨內外百
執事咸矢心竭誠防範加密三試畢遵

制額取其文之中武者三百人爰列其名氏及表
其文之尤粹者彙而成錄臣濫竽主考當有序以
進蓋臣少居山見山之木若雲然養以雨露之深
培以歲月之久比比皆材者而亦未始無不材者
雜其間欲作室者必命匠氏於是乎掄之匠氏編
觀而諦視其材者取之其不材與夫材而未中
者則皆棄之矣間有堅其外而折其中惡其
美其庸者則非匠氏一時目力之所能辨也

斲削之乃始見而亦不免棄於匠氏其能倖而
棟梁榱桷者不亦罕哉今士荷

國家作養之恩非一日皆以道德文學應

上而起既取之於今矣其用之於後也可待由是入
官必使德與文副實與華稱凡異日之所行皆不
負於今日之所取則士而大夫而卿而公如前所
謂致堯舜措唐虞以爲一代之名臣斯偉矣不然
今歲幸取後安可保不爲人所棄哉某等掄材者
也斲材者欲用之爲棟梁榱桷之具其亦相與謹

會試錄序 弘治三年

皇上嗣登

寶位于茲三年乃春正月當天下諸司述職于朝既悉簡別其人二月即有事於選舉皆所以遵舊制也於是士之會試京師者幾四千人禮部尚書臣耿裕侍郎臣倪岳臣周經具疏以考試官請上命大學士臣徐某少詹事臣汪諧往蒞其事而同考則侍讀臣曾彥臣楊守陞侍講臣王鏊臣張濬脩撰臣費宏臣劉機臣楊廷和編修臣劉忠臣鄧煥都給事中臣張九功左給事中臣王敞員外郎

臣蔣欽主事臣黃金臣黃宥監試則御史臣文貴臣唐相暨諸執事咸入院就列內外嚴密罔敢迨違試畢而詳校之恭從

聖裁取士三百人乃刻其名氏與文之優者爲會試錄錄成臣某宜序其首夫天下之大必統治于一人然一人不能獨治也則求人才以共之而人才之生世未嘗乏特患上之人不能養而用之耳惟我

太祖高皇帝當受

命之初

聖政日新不遑暇食即

詔天下建學養士三歲輒一開科取而用之以爲定制故嘗

諭近臣曰國家於人材必養於未用之先所於既成之後譬之稼必豫耕而有獲若刈不待熟則無用矣大哉

王言非

聖神天縱深知治道何以及此

列聖相承恪守

祖訓百二十餘年以來養之者益厚取之者益精

用之者益至可謂屢獲矣至於今日

聖心惓惓尤加慎重而臣等欽承

詔音大懼弗稱亦惟盡心思竭精力以求無負于德意耳則登名是錄者獨不知此而有負乎行將用之其臧與否必加簡別而黜陟之典具在亦今日之親見者也其尚慎之他日指而稱曰此

龍飛第一科名進士也則於主司亦有光焉是爲序

慶季母王孺八十壽詩序

中書舍人李應禎告于予曰世母王孺人今年壽

登八十九月廿五日其初度之辰鄉友仕於朝者
辱詩歌以爲慶敢以序文累先生予辭不可則請
誦孺人之德之槩應禎乃宣言曰孺人出長洲故
家來歸吾世父思訥君爲家婦逮事吾曾祖母徐
夫人夫人家法嚴甚諸女婦少當其意獨吾祖母
媿與孺人孝事恭謹孺人最爲所鍾愛後孺人從
世父來北京且三十餘年吾祖母動輒舉以飭諸
婦曰新娘子新娘子云吾曾祖母近百歲終天年
祖母沒才逾七十今孺人視七十已過之企百歲
可待矣寔吾宗之慶也又曰吾家世業兼儒醫無

良田厚資以爲業世父在京師又無壯男子以殖
生應酬之餘惟挾冊吟諷而已家事一賴孺人孺
人絲畜粒聚賓祭畢給世父沒三子皆卓立長廷
美拜官御醫光顯矣仲若季從事廢舉家益饒裕
皆孺人之廕也孺人雖老猶親縫績之勞雙瞳炯
然其福祿蓋未艾也群公祝頌之作未爲過情先
生能無言乎予受簡作而言曰賢哉孺人之爲德
乎盛哉孺人之爲福乎諸公之爲頌亦旣善矣予
於廷美兄弟猶有告焉古人有欲養而親不待者
有貧無以爲養者有有祿仕而不遑將母者有獨

行踽踽無兄弟以爲助者今廷美幸哉有母壽且康矣有官使之榮無移徙之勞又祿足以爲奉矣兄弟森立非寡助矣噫嘻耶無兄弟將諉之誰乎無貲無祿不有承歡於菽水者乎不幸而病不有刲肉嘗糞抱持幾十年無倦者乎古人所樂廷美兼之古人所苦廷美無有焉其不爲大幸矣乎廷美當念而母之恩難報而母之年易衰及時盡力毋使他日有不及之恨而已雖然父母之所愛者亦愛之父母之所敬者亦敬之順適其心毋違其意心神安樂則精力愈固又豈特百年而已哉予

因應禎而內交廷美兄弟者久故繼頌以規庶禎謝曰吾兄弟敢忘斯言請書以爲序

都憲王公輓詩序

成化十四年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進賢王公自治所感疾上章乞解政時

朝廷方以邊事倚公不允越數月疾甚章再上允之既歸于家明年竟不起享年五十有八於是其子純詣

闕以父喪告

上念之遣守臣諭祭而士大夫惜公者且爲輓詩授

純總若干首純輯爲一冊奉以求序於予嗟乎公
予之同年友也而今已矣其忍序之惟公昔以才
御史擢陝西按察司副使適胡虜入寇西陲戒嚴
公督糧餉不絕師出既有功特加之祿以賞其勞
然公自是涉歷邊徼知備虜大要矣後再擢按察
使凡三年會甘肅乏大臣述撫乃有僉都之

命公往蒞其任務持大體馭官吏以法懷士卒以
恩旣乃閱尺籍得役占數千人補五日爲屯守計
先時蕃漢和易守者受酋長私遺縱之若行劫然
公召諭甚厲更擇吏主而俾無侵擾虜聽約束不

敢違而公益持重師不妄出徼上晏然無事惟其
肅爲漢張掖酒泉郡所謂匈奴右臂也其地與虜
特限玉門一關虜故入寇不時惟吾所以備之者
何如耳其大要可禦而不可追可守而不可攻以
安靜勝之而已公之在邊已得其要故數歲以來
朝廷無西顧之憂夷狄有內附之願與夫僥倖於
一時之奇者相去遠甚獨公不幸奄弃斯世不終
惠于一方是可惜也士大夫之作意多出此而予
復序之豈惟寓吾氣亦惟識吾感焉爾

重脩毘陵志後序

志未易作也。蓋必熟乎地理之宜，通乎人物之故，察乎鳥獸之文，窮乎生植之理，辯乎草木之名，詳乎賦貢之數，達乎古今之變，究乎盛衰之運，覈乎去取之法，別乎輕重之倫，明乎先後之序，諳乎詳畧之等，體乎經權之道，鑒乎詩賦之差，長乎品藻之識，而後可以言作志。數者闕一焉，則有非國語。瑕謹書者矣。噫，齊諧異域，山海夷堅，恠誕之志，吾不復論。雖周之職方，視禹貢已遠不及矣。而况後世猥瑣之書哉。蓋大禹隨山濬川，踰河蹈海，於天下九州無不知，故其書皆一一如目覩。後之小儒

咕畢一室，乃欲以己之聰明，盡天下之地理，難矣。周禮獨存乎魯，韓宣子至而後知杞宋不足徵。聖人猶不敢揣摩而臆度之也。嗚呼！制作之難如此。夫子備員史官，曩者

英宗皇帝嘗命脩大明一統志，自以少不能如司馬子長，足跡天下，識諳風土，爲之補裨，獨以毘陵郡乃余父母之邦，生斯長斯，於其土地風俗、鳥獸蟲魚、人物草木，蓋皆耳聞而目覩者，其去取先後，輕重詳畧，雖未敢自謂已能，而亦竊有志焉。嘗與同郡王廷貴先生嘆曰：毘陵名郡也，吾二人忝執史

筆獨不能少述一言以爲故鄉山水增輝耶往歲
有謝子蘭先生爲之志然惜其書寡傳况我
朝百年文物之盛視古遠甚顧可使爲缺典也哉
因欲爲之重加脩輯而以講讀
青宮不果今

天子即位意此時可畢志又以脩

英廟實錄不果旣而廷貴轉南京翰林予清武臣黃
竟不果無何廷貴丁母憂讀禮之餘郡太守卓侯
貳守謝侯終以是請廷貴乃得大肆力於是書視
昔蓋無復遺憾矣今年予省親歸二侯出以求序

嗟乎此子與廷貴所共欲爲之書何幸廷貴獨得
爲之而予竟不得贊一字其內是書若有數以悵
於予者雖然廷貴予同志也今觀其書若出予志
則是書雖廷貴獨脩而與予脩固同也今又得序
其後則是書又若有數以待於予也故爲之序以
嘉吾廷貴刪述之精二侯用心之勤焉侯於吾郡
之志且用心如此於吾郡之民何如哉

記

奉

敕撰丁未科進士題名記

洪惟我
朝自

太祖高皇帝即位之歲爲洪武戊申至
憲宗純皇帝成化丁未適百二十年

列聖相承深仁厚澤覃被四方雖僻遠之地文風洋溢與畿甸不殊是以士之游學校取科第以爲國家之用者炳炳然前後相望蓋治化之隆每於人材之盛驗之其道固然也惟丁未之春士之會試京師者既取之如制乃三月十五日廷試越二日傳臚

賜費宏等三百五十一人登進士第已而禮部循故事奏請立石題名於國子監而儒臣當爲文記之會以事因循不果

今皇上嗣統以至聖之資爲守文之

主凡舊章成憲罔不率由小大之臣奉行于下罔不祇若顧茲題名有記甚盛典也而至今尚缺非朝廷崇重科第之意臣某雖淺陋方承乏

內閣屬當執筆之任尚可息緩乎嘗聞之書曰成湯克用三宅三俊說者以三宅謂居位者三俊謂有其才以補三宅者何也人君之治天下其道雖

多必以人才爲先務然人才之用非預養而素蓄
之一旦不可卒得也自設科以來所得人才已不
暇論惟是科之士皆

純皇帝養而蓄之以遺

皇上之用所謂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者也

皇上能因其才之大小而任使之宜當特以六年之
間其人布列中外各盡所長以奏厥功又書所謂
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者
也臣故謹記之則

聖明敷德之源





皇上繼志之善皆可考見於斯而凡士之預名於斯者其不益勸以助成萬年之治於無窮也哉

延平府重修儒學記

弘治壬子夏延平府重修儒學工完師生以知府餘于蘇侯之功當紀也來求予文蓋侯予所取士知其居官多善政而好學有文非他俗吏比乃不辭而爲之書惟延平在閩爲山水勝地學之初建蓋自

國初知府唐侯鐸嗣是守者相繼脩葺至成化間則盛侯顯改建明倫堂於文廟之東及齋舍數十



楹比歲亦就傾圮而莫有顧之者且學門與僧廬相逼儒墨混跡不便於是蘇侯以名進士由兵部屬爲守於是覩而慨焉曰脩學吾職也敢以勞費惜耶乃命役夫輦石伐木擇日興工初徙三門於西人以稱宜次即明倫堂故址作重屋以藏賜書于上名寶章閣既內撤文廟若堂若齋舍若庖庫皆一新之歷歲餘煥然改觀於舊迥異凡游於是者莫不忝然以樂奮然以勸而是秋遂薦於鄉者數人復以爲異時豈其然乎蓋昔宋明道行川兩夫子倡明斯道於孔孟絕學之後河洛之間

翕然師尊之若南士往從之者惟龜山楊先生而已故龜山之歸明道送之有吾道南矣之嘆龜山之學傳之羅從彥先生從彥傳之李愿中先生一時皆生於閩而李公又延平人而晦菴朱子所從學者也四先生往來講授其地寔爲道學淵藪雖去數百年其流風餘韻尚被於他鄉况其所生之鄉哉又况爲其鄉之士哉故嘗觀李公以書初謁羅先生大槩謂後世講學者徒在句讀文義之餘治心者不若口體衣食之急所以求道者如此其至是豈爲利祿計者可同日語哉鄉之上聞之必

孰有不待告者吾聞蘇侯即寶閣之下祠四先生名曰道南師友之堂其意蓋可見矣然則遊於是者由四先生之學以求孔孟之道於千載之前至於學優道明勉就選舉以行義達道致君澤民而成儒者之效又豈非聖賢之心哉因書此爲記并論于蘇侯其亦以爲然乎

真定重修廟學記

真定舊有廟學自

國初草創規制卑狹暨府入爲畿輔而學制弗稱歲久益敝殆無以爲瞻奉游習之地弘治某年平

涼張侯琰自戶部郎中來知府事有志新之歲財力皆裕計其事可濟始請于前撫都御史史公琳述按御史張公鳩工聚材相地營制既有端緒而都御史高公銓御史田公濟繼至復申前令弘治乙卯之春至丁巳之秋而成凡爲大成殿八楹崇若干丈深廣稱之東西二廡共七十楹外爲大成門六楹櫺星門四楹門之外鑿地爲泮池上爲石梁三殿之後築土爲臺上爲尊經閣六楹又爲神厨神庫各若干楹而廟之制加於昔既又按圖籍復學舍之侵地十之三合其舊而平之改

建明倫堂爲楹六退省堂亦如之東西四齋爲楹
各四號舍爲楹六十餘爲觀樂亭者二爲學官廨
宇者五爲庖爲廩爲門爲垣者各備而學之成視
昔蓋倍蓰焉於是卑者崇隘者敞者新爲師者
有所據以爲教爲生者有所依以爲學爲官長者
有所施以爲政信畿甸開一盛舉也張侯乃以書
來京師請予記學之有尚矣蓋學所以求道而
道非孔子之聖莫能明舍孔子之道則教非其教
學非其學風俗壞而天下之治隳矣故報享之祀
尊事之禮必死而凡訓誨肄習儲養作育之事

並行而不敢廢此雖中世之制而其來亦久矣夫
欲使道明於上化行於下者豈徒法制品式之具
哉必有躬行寔踐之功而後可以言學必有嚮往
企到之誠而後可以言祀此爲士者之所當然而
良有司所宜倡率而興起之者也况甸服之近
王化所先被天下之所視以爲輕重緩急者乎張
侯之政固善矣其爲志亦勤矣凡經茲地覩茲制
者皆將徵其賢而况於親炙之者乎若脩廢補敝
使常存而不壞則又後來者之責也佐是役者同
知張景琦通判王汝安彭璋推官李資董治則獲

臨城縣呂澤元氏知縣常清新樂知縣劉麟臨城
知縣徐淮趙琮安平知縣張經真
知縣徐淮趙琮安平知縣張經真
知縣徐淮趙琮安平知縣張經真

河南府信范文正公祠墓記

宋魏國文正公葬于河南府洛陽縣錦樊里萬
安山下其子首國忠宣公及侍郎以下祔焉距其
西十五里廩寧間創褒賢顯忠寺以奉香火而未
有脩祀事者有之則元守臣郭文鼎始

國朝踵而行之不廢歷年既久公之子孫在吳中
者若國儻廷方從規畫開來展視輒去而忠宣公

嘗置祭田八百畝多侵於人祠墓日壞過者傷之
弘治二年知府姜昂既加修治尋被水厄而昂亦
移守去矣越明年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常熟徐公
恪奉

敕述撫其地瞻拜祠墓慨然太息以爲已責於是
藩臬諸君及知府劉瓛承奉公命委知縣楊滋主
簿徐尹具材召工歷數月祠宇一新遂封築其墓
仍禁樵牧祭田之侵於人者悉復于寺僧覺隆等
范氏之親趙俊者復其徭役俾同守視功既告訖
瓛以徐公是役不可無記乃以使請夫三代以上

其時盛矣孔子尤有才難之嘆况後世乎自漢而唐而宋人物之生不為不多然君子獨許諸葛孔明而以文正公配稱則公為名世之臣豈獨五百年而已是以風節著於當時言論傳於天下而凡有志於道德功業者仰而師之以為準的若都憲公平生履清持正憂世愛民固有意於公者宜其惓惓於是也故嘗以

聖明用賢圖治嘉獎直言感激論事奮不顧身如文正公者宜暴白之以助清化今公父子立隴依然而香火之奉顧託之寺僧甚非

國家崇重忠賢風勵人臣之意且吳中為公故鄉而慶陽特經畧之所俱有專祠况體魄之地乎是宜秩於祀典俾有司每歲春秋祇奉之為是君子盖有取於其說因并書之以俟他日舉行焉

重建宜興縣先賢祠記

宜興舊有鄉先賢祠宋西山真先生記之以為在山川最勝處寔縣治之西南二里也歲久祠廢獨其文存成化辛卯郡守江西龍侯晉二守山西謝侯廷桂按部茲邑惻然興嘆以崇化道民作郡之事也昔賢無依祀典有缺甚非所以崇重先賢勸

民爲善之意顧可以省財惜費之末節而不爲乎
乃撤縣學旁梓童祠而改作之蓋以文昌之祠非
禮之正鄉賢祀社在禮攸宜且權宜措置財不取
民民不勞力輪奐一新上下胥悅謂宜有記以某
鄉人爲宜記者夫諸先賢或以道德或以功業或
以文章或吾邑之人或非吾邑之人而死於吾邑
者或生死皆非吾邑而暫寓吾邑者其顛末備載
前記茲不復贅其特以爲古者祀鄉先生於社非
特爲觀美而已也亦非但爲崇祀典而已也蓋將
以風勵後人焉耳是故爲吾邑之人而祀之則思

曰吾邑之先人如此其賢吾獨非吾邑之人
也可爲今也獨不可爲乎非吾邑之人死而祀之
者則思曰彼非吾邑人也死於吾邑而祀之耳吾
邑之人反不求所以祀之乎生死皆非吾邑但寓
而祀之者則思曰彼非久於吾邑也但以賢而吾
邑之人重之耳吾亦賢將不爲他邑所重乎是三
者皆有勸焉昔者鄭立子洩之廟昔人以爲知禮
予獨謂洩果當祀乎不當以癘而祀之也洩果不
當祀乎不當因癘而祀之也其於崇善化民之意
安在哉若龍謝二侯舉所當舉而知所本故樂而

爲之記

書岳鄂王廟記後

宋建炎間金元术南侵攻陷常州群盜四掠宜興皆爲所踣時岳鄂王方提兵抗禦邑令迎王移屯其地兵出屢捷遂保無事避地者亦賴以免邑人圖象祠之學錄周端朝定爲之記歷歲旣久人習稱岳廟因訛傳爲東岳之神歲時男女雜揉祈福于是蓋廟記旣亡而王出兵時手書紀功小碑後人築城復寘之亂石間莫有知王之功者近歲士大夫稍知之欲正其繆妄而小碑亦以城

出雖殘缺不完尚可考信蓋王之功當不可泯也於是今邑令武陵陳君重脩其廟而仍刻端朝記于石陳君報功之心其即宋令戴君之心也乎刻成予故書其事于後記云王設方畧降馬臯懼林聚而史則云盜郭吉遁入湖王遣辯士馬臯林聚盡降其衆其事不同豈臯聚旣降而後遣之耶俟考之

漳州府知府姜侯惠政記

國家以民爲重所以加惠元元者其法制視前代爲厚且密然其民邇乎京師即不幸有疾苦赴愬

之亦易矣若夫炎海萬里外歷數月始至卒不能
以其情自達徒相與眈眈然其故實慕之吏得以
濟其欲而莫之顧柔弱之民有以及其虐而莫之
卹甚非

朝廷不忘遠之意也此無他事也人雖遠於要
荒如置其民於几席之上否亦近亦有不得其所矣閩爲南服漳州又爲閩之南郡可謂遠
矣其地介乎山海之間商賈不通而鮮物貨民惟
務稼穡以爲生業故天時不常水利不脩則無以
盡力乎田畝而寇難乃作郡號難治久矣成化十

四年姜侯以南京刑部郎中領守郡之

命先是甲午歲郡遭大水自是累歲旱且不收民
被漂溺饑餓死者不可勝數乃多去而爲盜其僅
存田里間者皆奄奄無生意之民也姜侯適將至
深憂之顧倉廩尚有粟若干石乃悉發以賑貸民
始大悅稍之自拔於盜歸而復業惟首惡陳理通
哪噠剪毛五等率其餘黨行劫如故侯設方畧授
其下未幾皆被獲海上遂無事而民始得安屬縣
有田皆旁海比歲潮漲而岸崩田苦鹵始爲不毛
之地民相率流移他處侯復憂之乃量財用召夫

言文錄 卷一 三七
役往築之凡龍溪漳浦數都者一百八十六所爲
丈六萬八千七百有奇又龍溪八都曰南陂橫溪
古有石堤亦壞復脩之爲丈一百五十有奇功旣
成田得以播種者凡數千頃而民始得食侯曰是
可以施吾政矣於是益求所以利民者以曩時民
饑無預備故遂立社倉一如朱文公之法其始行
於龍溪凡爲倉一十有九儲粟至四千石社正掌
之惟謹下其法於他縣俾皆行之田賦爲里胥所
侵漁而飛射於南靖者四千三百餘石龍溪者八
百餘石二縣之人坐此困敝庶察知之悉還其舊

遂除民間五六十一年之患旣又披戶版審其以數
按其田畝列其等第者三量徭役之重輕而俾受
之凡十年一更代視藉其半焉其餘可以利民者
行之旣無不至乃興學校俾諸生立書會以相講
習務爲明體適用之學仍時親臨課之而郡中文
教始盛矣宋有此溪陳先生東溪高先生皆郡人
也二先生以道學名節卓乎當時爲建廟祀以勸
學者而近歲武臣顧斌以寇難能保障其城旣歿
家不能葬復禮葬祭之以爲勸他如里有壇以祭
鄉有家以葬學有社師俗有鄉約孤貧者有養忠

節者有裒其政事不可悉著至於嚴立條約以防
範乎民者其慮尤遠侯於漳民其心誠勞其惠誠
厚雖古循吏何以加之是以數年來詞訟益簡戶
口益繁歌頌洋洋輯爲巨帙可以考見也於是耆
民黃友立王秉元輩具述侯之政惠來求予文以
記惟循吏之在郡縣固所樂道其事况予無紀載
之職其可無以慰吾民哉夫孔子稱子產爲惠人
至子產子謂惠而不知爲政者徒以乘輿濟人一事
而言耳其他事之善終不可誣此孔子以爲古之
遺愛也觀侯之守郡後世不以遺愛講之乎且漢

循吏皆得召還往往位至三公以侯之賢而任且
久將自此而升諸

朝矣因書以俟侯名諒字用貞浙之嘉興人登天
順八年進士第授行人司副擢郎中至今官云

世安堂記

皇明受天命綏萬邦威德所至隨風而靡故雖下邦
巖邑世據其土者莫不稽顙請

命去危即安圖永享太平之福徵諸貴州之宋氏
可見矣宋氏之先真定人宋開寶初名景陽者以
節度使率師攻南徼諸夷諸夷旣平民畏愛之留

鎮其地子孫相承蓋十九世自宋迄元貂蟬金紫
輝映先後及元綱解紐所在構難八番順元府都
元帥欽始籍其土田歸我職方

天子嘉之即受懷遠將軍貴州宣慰使司宣慰使
命世其職且曰與國咸休欽生誠誠生斌斌生昂
率續其緒至于今又百餘年矣

聖澤涵濡之久其子姓兄弟皆文采彪炳煥然與
上國同風昂之從弟冕字從周者遂構茲堂於祖
居之山麓署曰世安蓋以光昭

聖恩表著先德且勉諸後人之善承之也噫冕其

宋氏之賢子弟哉自夫開寶以來五百餘年中間
變故多矣當其時功名富貴與宋氏等者計亦不
少矣而宋氏以一縷之緒懸延至今其衣冠之蟬
聯奕葉晏然享有茲土未知底止雖其世篤忠孝
以爲之基而所恃以庇覆者亦其欽崇天命審於
逆順之幾然爾不然當

國家撥亂反正與海內更始時凡四方怙其勢者
皆救死扶危之不暇何宋氏獨申受

休命以有今日哉然則斯堂也爲基固矣所以庇
覆之者至矣爲之子孫者尚毋忘忠孝之大節于

以恢弘祖武觀示後嗣者在是于效忠于時光被
諸戎者亦在是矣尚茲懋之

國家寶祚無疆則宋氏世享茲安也寧有窮期哉
奉

敕撰安平鎮治水碑記

安平鎮舊為張秋實運河要地也景泰間黃河支
流決鎮之沙灣壞運河

朝廷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有貞塞而隄之暨
弘治六年復決于下流十里許汶水從之由東阿
舊鹽河以入于海厥後霖澇大溢廣至九十餘丈

運河自東昌而下率多淤涸舟楫不通

今上以為憂既

敕右副都御史臣劉大夏往治之又特

敕內官監太監臣李興平江伯臣陳鏡總督山東
兵民夫役與之共事至則令悉協慮會財用計工
力厚加撫諭俾小大趨事期于成功時夏且半漕
舟已集一經決口挽力數倍稍失手輒覆溺不可
採食謂宜急先務乃於西岸稍南鑿月河長三里
許引舟由之次第皆濟歲運賴以不失及冬水向
落乃為塞決計規做古法酌以時宜築東西二臺

植木爲表多施大索衆婦交于兩岸漸合中流用
舟雜實土石鑿而沉之壓以土壩囊土以實其罅
役夫番代閱三晝夜不食水始塞其外則甃石
樹杙累築而固又於其上壩石壩以備宣節於上
流爲重隄以防奔潰至壩北道復通而舊決皆爲
陸地矣初議以爲安平之上流爲黃陵岡黃陵未
塞則安平之功不易保故二役並興而湍勢悍激
再塞再決群喙洶洶莫知所定迄八年之二月皆
以成告

上累遣賜獎勞賜羊酒金幣諸物易鎮名曰安平又
敕建神祠以祈冥佑名曰顯惠命有司春秋脩祀
事是役也凡用夫四萬餘薪芻以束計者八十四
萬五千竹木以根計者三萬七千麻鐵以斤計者
六十萬四千有奇而黃陵之役不與焉比復

命于
朝

上喜曰河決旣塞越惟爾二三臣之勞爾與賜歲
祿二十四石爾銳加太保兼太子太傅賜歲祿四
百石爾大夏陞左副都御史佐院事分黃其役者
山東左叅政張縉擢通政司右通政仍治河防按

察僉事廖中爲副史都指揮僉事丁全爲着都指揮同知暨文武官士進秩加俸者百數十人各有差旣又

敕臣某爲文記功蹟歲月以詔後世臣謹按虞書水首六府謂爲財用所出也府之利出乎天而脩之在乎人故平成之功必資府事一或失脩則不能利民而又病之其勢然也運河之利固

國計所賴而朝貢商旅皆必由之所繫甚大一壞于洪濤再壞于霖雨其爲患甚劇不二載間變波濤爲平地化嗟怨爲歡欣昔之所難今甚易然亦

獨何哉

聖天子致和達順之功中外臣竭慮宣力之效天道應祥而地靈効職有不期而合者也然捍患固難保功尤難繼是以後脩壞補敝之責則有司存今官有特置責有專任方汲汲爲久遠計前日之功亦可以勿壞矣臣故叙事紀日俾刻金石如宋靈平埽故事用復

朝命且儆于有職者系之以銘銘曰

河出西域亘行域中土疏水遷廣武之東虞周世邈漢患尤數歷宋至元治法益鑿我

明北都會爲漕渠再決張秋四絕之餘自西徂東
赴海如注渠流中涸南北殊路

帝命在廷惟內外臣來諮來營以經其北乃疏其源
乃塞其決群工具與百廢其功斷石于山伐木于
林實土于囊載積成流三功乃克就故漕
復通萬艦交轉矣北上勞使南行

天子有命錫之嘉名坤靈效贖河亦南徙水苗告平
民乃寧止民贊且頌良臣之勲臣拜稽首

天子聖神

皇不自聖于民父母匪

以抗我能佑隄石巖巖川流淙淙惟茲安平
鎮東邦

黃陵岡水神祠記

中國之水河最大其或潰溢爲害則官亭民舍變
爲洪流及其旣去則復爲平陸若有神焉司之故
諺謂之神水漢人亦言江河之決皆天事非由人
力昔禹治水過衡山夢滄水使者授金簡玉字之
書過會稽夢人衣玄纁告以石函之文其事不經
難盡信然書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易云河出圖
洛出書蓋聖人之誠上通於天其動乎思慮發乎

夢寐固若有陰相之者歟其亦有神爲之耶歷代
治河者見於史籍概可見

國初河之故道在汴城北東至虞城達於濟入於
海洪武二十四年河決黑洋山東南至項城入於
淮自是河分爲二弘治二年河決原武又決荊隆
口藹黃陵岡泛張秋漕道遂絕於是

上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往治之公受
命惟謹往來交豫間相厥源委謂黃陵岡爲張秋
上流而營寨之孫家渡又爲黃陵岡要害黃陵岡
不塞張秋之漕道不可保孫家渡不疏則黃陵岡

之功不可成乃檄僉河南按察司事張君瑄與
政朱君瑄發卒七千疏孫家渡時張秋復決水勢
稽天上下惶惶莫知所出公方有事黃陵岡夜夢
神人冠佩而跣明日語諸屬曰是役其成乎水
神見像其有以相我矣公曰果然當立廟以祀之
已而

上復命御馬監太監李公興平江伯陳公銳往共蒞
事分地而治興治張秋銳治黃陵岡大夏治孫家
渡檄霽與都指揮僉事劉勝治荊隆口俱以八年
正月十一日始事上奮下勵至二十一日諸口俱

合河復故道漕運無虞上下晏然於是諸臣加祿進秩有差乃

詔建昭應龍神廟於黃陵岡今有司歲時致祭而鼎謂水神先事見像功用克成復以餘材建祠若干楹肖像以祀以答神庥以卒公志經始八年七月至九年三月落成河平之後其既承

詔爲文於安平鎮及是隳等復來請記夫天人之際亦遠矣然其感應之機捷於影響故大而體信達順小而聚精會神此有所感彼有所應非偶然也天之生水所以利民神也者所以妙其用也

能利民民必有以報之往復酬酢亦有所歸而間者然則祈福祝釐固人情所不能免也然其報神之祝亦豈獨於人焉施之哉

國家以民心爲心則以神禮報神民之所歸即神之所在其理相爲流通而其事未始不相須也治河之役凡以爲民而已河平則民安民安則國治自是民當報乎神其必永永以脩祀事神亦終惠乎民其必永永以保攸居茲廟之祀宜與安平顯惠廟者相望於河上垂百世而無窮也是用記其成俾來者勿廢云劉公今爲戶部左侍郎隳亦遷

按察副使矣

重脩龍神廟記

兗州府新作堰城閘閘之上古有龍神祠至是并新之以嚴祀事以厭水患粵自前元䟽河渠引清濟汶泗立閘節水以通燕薊江淮舟楫萬里我

太宗文皇帝改都於燕天下朝貢之往來漕運之絡繹濟寧之地爲尤要焉故凡河渠壩閘之政今歷世謹之且謂河道非自然長流而濟南兗東諸泉上源以時濬導嚴立閘堰常輟朝臣以蒞之成化五年吾義興張君盛以都水主事往治其事述行

周視得舊堰二一曰堰城一曰金口金口在兗城東五里約泗水西流至濟堰城在兗城之北八十里分汶水入西南亦會於濟二堰與閘其創已久然金口土築不時潰溢役費歲以萬計吏緣爲奸民用滋害堰城雖石堰歲久弗治沙土冒其上弊與金口等而水利且日縮矣張君因曰與其屢費而病曷若暫勞而久佚以金口舊堰在沂泗合流之南其地窪不可爲議將徙北若干步明年遂徵工發役授規屬吏木石麻鐵灰粟之類便宜調度不以煩民甃石爲閘以防衝決并䟽沂河以就之

惟堽城沙深河濶未易即工又屬歲侵姑有待而
張君秩滿還

朝矣後僉都御史陵陽牟公撫山東見金口之
績而嘉嘆之及見堽城堰則曰此獨不可脩耶所
少者張水部耳言上奏薦因得張君再至民乃欣
然趨赴堽城不逾年而堰成復置閘以殺水勢前
後三載而大功告成歷年勞費厲民者一旦失去
朝廷河渠之利永有攸賴張君之績偉矣哉夫廟
祀龍神固爲堰閘而設故廟記於堰閘特詳焉後
人嗣而葺之張君之澤垂之不朽而龍神之祀亦

與享而無窮矣是役也協心贊成者知府錢某
其事者同知徐福分理則閘官梁洪也張君字克
謙庚辰進士自王事陞員外郎今官山東布政使
司左叅議

重脩壽亭侯關公祠記

去

國門三十里入西山其地曰金山口

諸妃殯葬地所在其旁舊有廟以祀漢壽亭侯關
公者歲久就圯莫爲脩葺弘治五年某官某奉
命治安圯之墳工旣畢入奏于

廷請以羨材從役事乃移其官某理之撤殿瓦易
梁木朱碧交煥髹堊競彩其中則塑像繪貌聳爲
巨觀又越三歲矣頃者某官某奉

命舉祀事見其礪石已具而未育文具其顛末請
予記予惟天地二氣流行無所不有故英靈所寓
明則爲人幽則爲鬼神隨事體物有昭然不可誣
者侯從昭烈帝仗義兵復漢室折衝勅敵固已雄
蓋天下矣及失天時違地利非人力所能強者則
其忠義之所憤激剛大之所充塞此心此氣雖死
由生宜其極六合而無間歷百世而彌光兒童婦

女之所必知而道流釋徒之所依籍以爲重者以
侯之生曷嘗徼求而預計之哉世之稱侯之神者
吉凶禍福類多符驗入其廟庭覩其像貌必爲之
心惕神動洋洋乎如其左右蓋其所謂忠義而
剛大者有以激之亦非有所強而致也彼附曹黨
馬之輩如沙蟲鬼魅漸盡而無餘者亦惡足道哉
孔子不語神子思所引乃贊其德之盛中古毀淫
祠而季札子胥之廟尚得不廢以侯之靈隨所在
而祀之豈徒然哉今天下之大未暇論都邑內外
廟侯者何啻千百是役也殆所謂有其舉之莫敢

廢者因錄其脩建之由俾後之人知是廟也有
天子之命在焉其視窮鄉下社野夫賤吏之所建置
亦異矣是爲記

宜興東關廣濟橋記

始吾聞台之太平有賢令曰袁君廉平公恕綽有
惠政以憂制去百姓爭泣留之嘗歎曰使吾宜興
得袁君者爲令縣必治矣乎後三歲縣以闕令告
而君起復居京師適政選吾縣復嘆曰袁君嘗所
欲得者今幸得之縣其治矣乎君既拜命至則首
革一二弊事民有不率教者更痛懲之縣中肅然

已而循衆情立良法日夜切切求所以保護其民
惟恐一毫傷之不數月民皆晏然而縣果治予然
後益信君之賢而向之所聞者不妄也君才具其
優凡所設施不動聲色政事之暇至工役之當興
者亦力爲之不辭蓋縣東關舊有橋名廣濟歲久
傾圮過者病之前今率因循歲月不以爲意君獨
謂是橋人出入必由不修將益壞壞則費益多而
功益難成其爲民病益甚吾既有百里之寄事苟
有利於民者當身任其勞不可重爲後人累也則
以諭民民間之相與欣然趨事以成化二十年某

月某日興工是年某月某日工訖他日縣父老具其事來求予爲記大畧謂君之利吾民者不能悉書特欲託此一事俾子孫不忘君之嘉惠耳予素信君之賢者及聞是益爲吾人喜執筆以記其成其何敢辭惟昔子產之治鄭也孔子稱其有君子之道四而孟子譏其以乘輿濟人爲惠而不知爲政夫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可謂賢矣孟子所以譏之者是責備賢者之意也耶此而觀亦可以見一徒杠輿梁之未成猶足以爲賢者之累則治民者未可以小而忽之蓋亦爲政者一事也夫謂之爲

政者務大體而不行乎姑息懷永圖而不惜乎謗議所謂勞而不怨者也惟其不怨此其爲利也久而一時之惠不足言者君既能之其知所以爲政者乎然君不獨爲此又嘗病民西溪之險因其南有古渠浚而通之者凡三十餘里民始得避其險其爲利尤不可計此亦工役之可書而皆爲政者之事故并載之君名道字德純吉水人登成化八年進士第其再爲縣于此仍歲大熟民益愛之故君得乘其時以成其事而部使與郡守尤察其無私凡欲有爲輒從其請故君又得信於民以行其

志更二歲政績卓然爲江南諸縣最吏部方奏請
召還將有不次之擢矣

新建祠堂記

維我徐氏爲宜興望族自唐宋以來代有顯者入
元隱處田里而種德益深至

國朝先祖瓊州府君始復出仕而爲循吏德政所
被斯民戴之先考漁隱府君以家子承家克拓故
業乃定居狀溪之上生清兄弟四人幸籍遺休獲
登甲科列職

禁近夙夜兢兢惟以辱先訓不能繼先志爲懼蓋

先考長厚好義爲鄉邦推重且天性孝謹於奉先
之禮惟恐弗至嘗曰祠堂之制朱子家禮之所首
載者也吾家於是顧獨未稱因即所居門外擇地
以建後以其地阻於池水歲時祀事弗便且於禮
制不合也始更擇地當正寢之東爽塏深廣於祠
堂爲宜某歸省將上京師乃以其事託弟濟輩功
未及興不幸先考見背勉襄大事因循不果所以
不能繼志爲懼益深比歲節縮祿俸所入命次子
元相特任其事以弘治三年七月十日興工木石
精良不計財用是爲堂三間後復爲屋三間兩廡

十間固以重門繚以周垣其規制乃先考之所講
畫而求合於家禮者也明年十月十二日功完乃
卜吉辰命長子元楷安奉四代考妣神主於中某
忝以尚書秩滿仰荷

聖天子錫誥加贈先祖先考並資正大夫禮部尚書
兼

文淵閣大學士妣並贈夫人

恩光所臨堂宇增煥祀事載奉神靈安焉庶幾先
志於是乎繼而私心亦是乎遂矣初欲構祠池上
謂得魚利可當祭田其慮不久遠也惟先考舊畫

神安鄉小旻圩常稔田二百一十二畝以
者今幸祿俸且厚不敢自私凡牲醴庠品悉於
乎給或歲入有餘兼爲修治祠堂之費焉爰直叙
其事刻石祠下俾後子孫世守之勿替功完明年
二月二日記

重脩碧霞靈應宮記

弘治八年春正月述撫山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熊公冲言泰山絕頂舊有碧霞靈應宮祀天仙玉
女之神封爲碧霞元君者愷于火宜治事下戶部
會議謂泰山泰嶽有生物功凡祠關祀典者不宜

不飭且神以靈故四方走士女操金帛爲祈禱者
歲所積甚夥宜令按察憲臣籍之以爲工費

詔可乃以屬僉事陳君寬領其籍籍既告足又有
內帑錫銀若干兩謀于鎮守太監李公全悉按御
史曹君鳳以屬副使廖君中司出納焉工役既集
卜日治事凡爲正祠五間爲左右配享之祠各三
爲從神之祠各一爲鐘鼓之樓者亦如之爲亭於
聖水之祠一爲道院二區其爲間十有七其西如
二爲官使之廳九蓄牲之房加一爲門之間三
楔二其爲廟之貌搏埴采繪袍笏簪佩之類皆

標宇翬題木石瓴甃金壁丹堊之物無弗具者
爲間八十九凡用銀以兩計者七千三百有奇
夫若干而成熊公乃致書京師請予記予聞泰山
之勝稔矣顧職在朝署無使命欲一登而不可得
嘗觀泰安州志備載其形勝祠宇知有所謂碧霞
者故閣老劉文安公之記在焉其爲辭固奇偉嶢
聳與茲山茲景並勝使人讀之直若望博桑窮日
觀飄颻於剛風倒景之外也若自有天地耶有山
川奇秀所結靈神所聚邦君之所得祀擴而求之
宜亦有不可無者矧

言一
卷一
五
國家秩祀之所載所以萃人心而延

景命於此有資焉是其興廢起敝以貽不墜抑豈
非有司者之事哉熊公政令明達凡所得爲無弗
自盡觀於此其他可知已獨予齒髮向暮方倦筆
札不能爲竒麗可喜之辭以著偉蹟昭靈貺姑識
其事俾刻之祠下庶來者有考於斯云記既成系
之以詩曰

岱宗之巔歸一宮兮金碧絢出高龍從兮承軋據
坤秀氣鍾兮神明碧霞誰所封兮雲冠霧裳廟貌
隆兮月星光彩冰雪容兮人世杳絕嗟難逢兮春

梁秋盛祀典崇兮有其舉之義則通兮門集下
隨兩驥兮小大執事靡弗共兮

國家明昌年穀豐兮五嶽效職茲其東兮刻石紀
事垂無窮兮

奎章錄記

嘗讀周書至立政有曰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
竊嘆當時人君於內外之臣無不慎擇其人以用
之也蓋常伯常任準人所以掌乎外之事其職也
重綴衣虎賁所以掌乎內之事其職也親夫惟內
外皆得其人此成周之治所以盛也

國朝之制設部院以分理天下之事若夫

上所服食器用之類則設監局而中貴人掌之然至於事之大者如禮文軍旅工役刑獄亦皆得以預焉

列聖相傳用人惟慎故百二十年以來內外之事皆得其序而

一人端拱於上世道之盛追及乎成周而無媿也

內官監太監黃公嘗輯所受

御敕十有九道題曰

奎章錄間以示恭蓋公爲人清勤忠謹練達老成

自

先朝輒見委任

今上益加寵眷而公愈自謙抑不敢怠遑功名富貴用能保之夫職之親者情易褻自成周而後人君有可議者矣伏觀是編

綸音所載昭然如日月赫然如雷霆非

國之大事不以屬公所謂大哉王言者也然則是編豈獨見公能當乎委任之重而列聖之德亦畧可以窺見矣

記

論祭制文碑陰

臣某不肖幼服先臣之訓繆叨科第入翰林備員
史官恭惟

英宗皇帝光復寶祚遂命執經以事

今上皇帝于東宮黽勉供職夙夜罔懈所愧爝火不
足益日月之明涓埃不足裨海嶽之大抑勞軫念
恩寵疊頒盖自編脩以至庶子而膺

封命祭及先臣及今先夫人之卒又蒙賁以祭禮
視先臣加營葬焉於乎先臣積德累善敷遺後人
致小子獲以經術顯名

朝廷

朝廷不遺寸善推錄本原致先臣被

皇上之恩

天地之恩也臣愚雖百其身何能爲報謹以前後
論祭制文勒諸墓道俾子子孫孫載拜而歎誦之
有以仰見

朝廷假寵臣下之大恩且知先臣迂承之者有由
然也其豈不思處而家居供賦役以給公上出而
仕宦盡職業以事

朝廷以圖報稱

聖恩於萬一者乎不然既非前人所爲想於後嗣人子之分顧當爾耶用敢拜手稽首識諸碑陰凡我徐氏世子孫永永無忘哉

重脩福源寺記

吾宜興東南四里曰清泉鄉有山曰瑞雲山麓有寺曰福源寺之建已久其額則宋景定間請於朝者也歷元至

國朝蕪廢且久在景泰間先太子太傅漁隱府君愛其山水清勝作生廡于茲工既告畢念家居

遠而茲寺相距甚邇思有以屬焉乃市材召工修之凡毀宇門廡合數十楹煥然一新蓋自有茲寺以來二百餘年而復興延僧者來主寺事因爲守視塋域如近代大臣香之制而焚脩誦祝之事不與焉琛復募施集力續有建置以廣其宇之所未脩於是寺之規制視昔爲勝越四十餘年未有記其事者今年春亦念年且老思藉爲不朽計特上京師以請于予予曰噫此先太傅之意也其何敢忘夫子孫之於祖考祠於家而墓於郊時有祀歲有奠所以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者其

常也其或有勢之不逮力之所不加苟可以假借而寄託者無所不用其極矣慈孫蓋亦有不得已焉故僧寺道觀之於人亦豈無往往有守望呵護之力雖古之所無而近世亦行之者如李贊皇之祀於甘露王金陵之祀於鍾山皆是也佛之教離家去俗若無意於親親之道然以篤愛爲宗其爲愛雖無差等而施則由親始其良心固在也惟其有是心則必能體人之心而爲之盡其孝思此實所以兼愛者亦其教之本然而非可以強之能也惟先太傅以純厚之德清雅之操弗試於世乃徒以所蘊蓄所培植者施于家澆於鄉以蔭若孫鄉之人被惠而飲德者至于今皆思之不能忘况吾爲子孫者哉是兆域所在體魄所寄固愛存慈著之地也又况

褒封贈卹金書石刻之所載

聖天子之典章恩命所在焉時祀歲奠之外亦安可不朝夕而守護之哉顧蒙先訓幸獲承

朝廷重託不及顧其私公退之餘亦惟南望興悲而已繼自今主其寺者尚體人心守視惟謹俾庶收不侵體魄安妥歷百千年如一日則不惟少慰

吾之孝思而於先太傅疇昔之意亦可以無負矣
若種福田以資冥利如世俗之所託於彼者則非
先太傅之心又豈予之事吾親者哉故此爲記

何氏家廟記

古之祭其先者庶人祭于寢士大夫祭于廟至朱
子家禮首言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于正寢之
東其曰祠堂者通庶人士大夫而言也然世之士
大夫爲宮室者比比而是至于奉先之制苟簡特
甚殊非報本追遠之意又何惟乎庶人之無祿
哉故吾於何氏家廟之建深有感於中而取之

何氏爲廣州順德名族世居邑之黎村西厝厝
耕種久晦而顯是生司禮太監公公早自鄉里選
入

內庭忠勤恭謹受知

先朝乃蒙簡拔以遺

今上皇帝之用委任旣專久而益篤公嘗自念今日
所以被茲

寵榮者皆先世積德之所致也彼豺獭猶知報本
况貴爲人乎又况貴爲

天子之近臣乎乃擇弘治四年冬十一月之吉建家

廟于順德之故第爲堂三間嚴以中門繚以周垣
祭器所用亦無不備俾弟姪歲時祭享如禮廟成
公謂宜有記而特請於予予嘉公之好禮不能辭
也蓋人既沒而葬則爲土奉之乃神靈之所依也
主之所奉必有其處則祠堂者又神王之所依也
故古者不重墓祭而祭必于廟今公身居京師豈
不能建家廟于此則以先世神靈不在此而在
于彼故耳且古者子孫於祭有故則使人代之公
既身侍

內庭不得親蒞其事然其心惓惓焉未嘗一日忘
乎先世也則此爲公弟姪以代公祭者其誠敬以將公之孝思殆見祖考來格降福穰穰何
氏子孫豈不永顯于世也哉

手簡

某覆

都憲李親家閣下 別久無任馳情遠惟公暇體
履佳勝爲慰往者被
召駐節京畿且有遷秩之榮區區不勝欣忭未幾
改理漕運此尤見

倚毘之重 執事才德老成負荷匪艱然士大夫

不能無厚望于 執事也所以然者蓋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數郡邇年以來年時亢旱河道淺溢軍民上下困於輸轉其勞苦不可勝言今歲恐亦無異往昔但 執事當此按臨之初凡百設施必有大過人者利敝興革有以見之區區忝在年末爲榮多矣茲便輒此申意

某再拜奉簡

都憲葉年兄執事 別久如企仰何昨於逝中辱寄聲已領盛意即辰淑景遠惟 撫治之暇神相多福爲慰每念 執事

簡命以來值此歉歲長才遠畧所以上紓吾

君之憂下慰吾民之望者蓋不少矣近聞太原地方皆得雨二麥頗收秋成亦可望此殊可喜獨平陽一方之民未得少甦凡可以寬恤賑貸之者又不能無望於 執事之擘畫也軍職納粟一事已得如所請此法一行上下亦頗得濟此間五六月來連得雨人情頗安但數日暑氣甚酷與南方無異此外不能一一詳也便端專此達意草畧希照察不宣

某再拜

都憲葉年兄大人 比蒙

遣祀山右得與吾兄相叙兩旬臨別後承遠餞回
年之情藹如也還

朝來亟欲脩謝柰賤體疾作因循至今怠慢之罪
無以逃矣張千戶來恭審 公暇體履康勝爲慰
但當此歉歲公私匱乏凡百未免有勞尊神爾救
荒一事自古爲難以今言之尤有難者蓋

國家承平日久事多緩弛况郡邑素無儲積何以
賑施若非吾兄籌畫之良撫綏之善又將有不
言者矣

又

屬頒 手教備審 體况多適殊以爲慰昨大同
命下之日士大夫咸以

朝廷簡任得人爲賀傳者乃謂 執事似有不豫
色然者此僕所未喻也蓋西北最爲重鎮

國家承平日久留意邊事非得練達老成之人如
執事者曷克當此重寄然古之人功成則思退寵
極則懷憂 執事無乃有見於此乎

都下凡百如昨但春夏以來雨澤少降南畿荒歉
尤甚疫氣盛行北來人無不沾疾此亦時事可慨

之一端也令嗣在此多慢侍間幸爲道意使還草
草布此尚希照察不宣

某再拜奉簡

都憲王大人執事 過喜榮膺

簡命撫治一方展布長才邊徼多虞竊恐事之有
益於兵民者次第舉行輒有老幼忠節可爲世道
勸者一草草此奉聞蓋雲南當在

國朝入版圖最後百餘年來數郡之人安居樂業
不識兵革是惟守臣保障之功然所以至此者其
初亦甚難也故當元運旣終其遺孽梁王自恃險

遠尚據其地

高皇帝不欲勞兵遠征特遣翰林待制王公與刑部
尚書吳公相繼招諭之旣至並仗節以死王公爲
彼拘留頗久死後又得翰林諸賢作爲文章以異
白之故其事遂傳于世正統間竟蒙

朝廷贈謚近又得守臣奏

請建廟秩祀忠節之名儼然不泯獨吳公之死其
名特傳於鄉里而已公有子敬亦嘗蒙

恩補國子生後知交趾某縣此交趾陷亦沒用是
子孫微弱不能建白于

朝今 執事秉忠義之心持風憲之節即當請
命于朝與王侍制並食茲土移檄故鄉錄用子孫
表揚忠節激勵後人則死節之臣目可瞑而名可
久矣 執事謂之何如耶人便謹此馳上萬乞留
心於此勿以區區之言爲無補而視爲虛文也惟
執事其信之某日具

某頓首奉

都憲閔大人權契執事 濶別豈勝馳系冬序始
寒不審尊候動止何似切惟 執事才德蕪茂久
厭士論茲者榮膺

高明固不待僕之喋喋然平日蒙知愛之深有鄙
見不敢不告也惟采納之甚幸僕自夏初抵家迄
今已踰三月終日爲人事勞攘殊無清思所幸者
老親康健朝夕得供菽水爲樂北上之期欲在來
春第親年老邁難遽離膝下也克明回布此奉謝
并道區區秋涼萬爲斯文愛重不宣

別踰一載馳仰無間特以冗懶久踈裁問非敢忘
情也每從原博玉汝處敬詢動履頗得其詳且聞
貴恙平復無任欣慰更望倍加調攝怡心神於老
境耳冗中草草布此惟恕亮不宣

徐文靖公文錄

三卷

引

都亭折柳引

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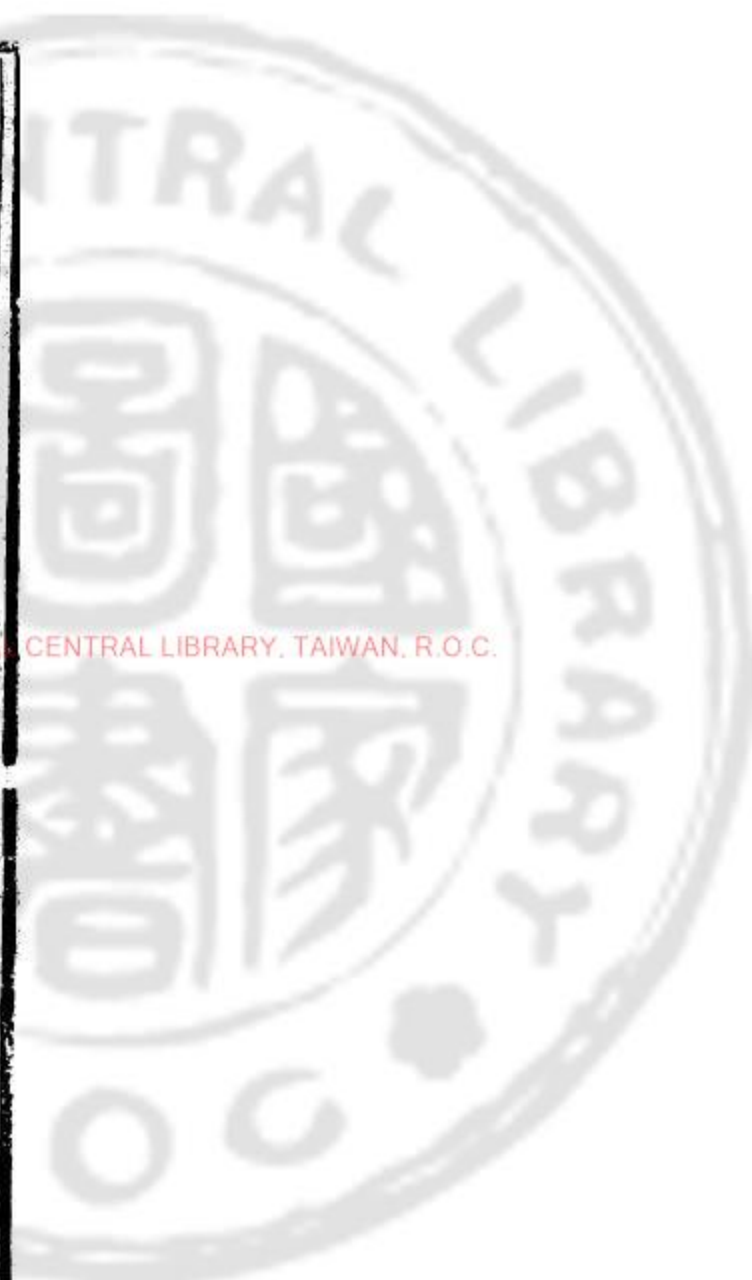
跋蘇東坡手卷後

說

萬巽夫字說

贊

商少保老牛像贊



刑部侍郎陳公像贊

南極老人贊

曾學士贊

難

安素軒難

行狀

先妣何夫人行狀

墓誌銘

鴻臚寺卿齊公夫婦墓誌銘

南京刑部右侍郎金公墓誌銘

泰安州判官崔君墓誌銘

承事郎周惟詹墓誌銘

湖廣按察司僉事張公墓誌銘

寧夏左叅將劉公墓誌銘

英國太夫人吳墓誌銘

陸太宜人李氏墓誌銘

程襄毅公林夫人墓誌銘

平江伯夫人沐氏墓誌銘

紀母張宜人墓誌銘

安昌伯夫人張氏墓誌銘

亡妻李淑人墓誌銘

仲弟時望承事郎墓誌銘

亡兒中書元概墓誌銘

墓表

徐知州墓表

永寧州吏目楊君夫婦墓表

桂陽同知楊君墓表

封山西道御史何公墓表

林勿齋先生墓表

錦衛指揮寧公夫婦墓表

曹府君徐孺人墓表

虎賁左衛經歷張府君墓表

傳

南京工部尚書劉公傳

祭文

祭湖廣僉事張公

祭某淑人母子文

荷

誥封三代祭祖文

祭長姊孺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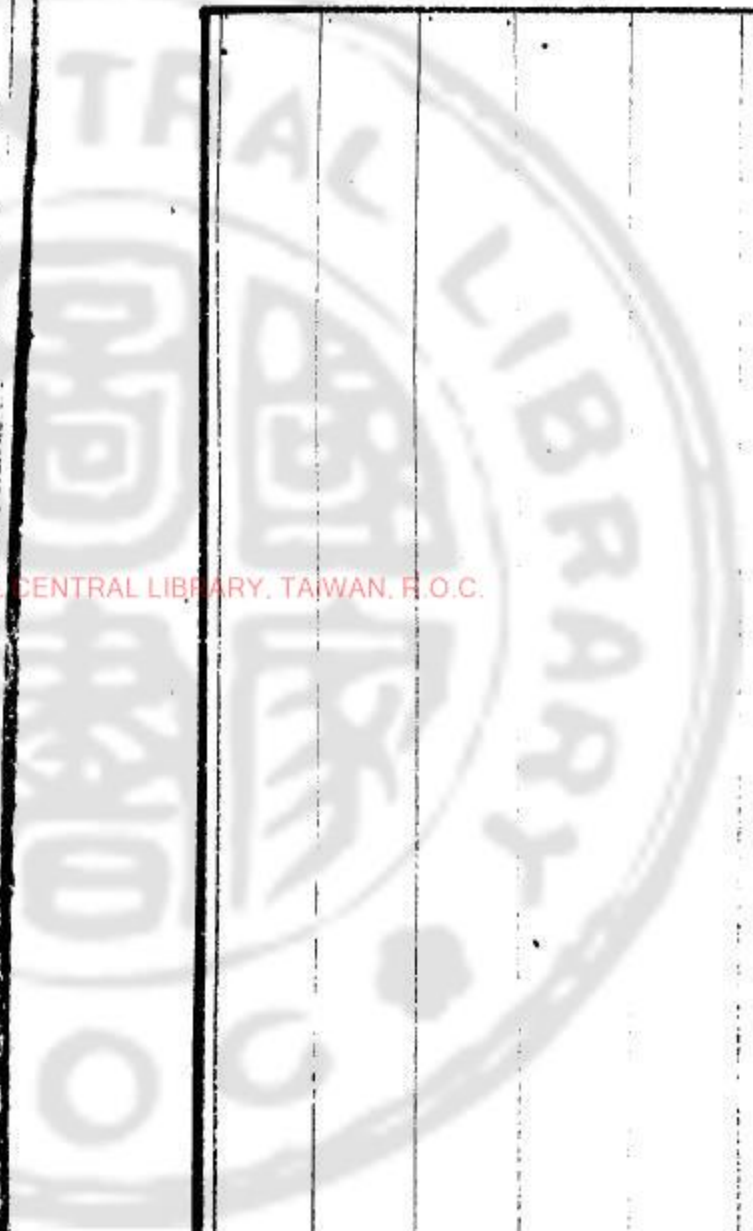
徐文靖公謙齋文集卷三

引

都亭折柳詩引

白孫男書刊

都亭者何都城之外有亭焉以為置郵之地也折柳者何贈別之舉也古詩所謂反手折楊柳者是也別必於都亭者何車馬之所集道路之所由分也別必有詩者何發乎情形乎言言焉而成聲者也詩必以折柳名者何擬古而作也詩何為而作送蔣悅仲學南歸也悅曷為而歸以國學生待次未及而學於家也曷為送之說從予授經者也從



子送之者誰鄉黨之士仕于朝及凡所與識者也
識其人知其所存樂與之處而不忍別焉此情之
所不能已也不能已者此詩之所由作也予曷爲
無詩方有公務弗暇也曷爲引之亦有不能已者
存乎其情也予情曷存乎悅之所知也悅之所知
雖假予言而亦有不待予言者也

跋

跋蘇東坡手書後

吾鄉山水佳勝昔蘇文忠公愛而居之故其名益
著公之居此其事特見於文集與郡志中至其

手迹僅有所題斬蛟橋八字而已若此種橋一帖
乃長洲李應禎携以示予者竊喜此爲陽羨故事
也遂用模刻于石臨視惟謹不敢失真旣又得公
乞居常州奏狀乃予家藏舊一小簡言買田事者
復次第刻之而周益公謝采伯跋語各附其後蓋
其考據歲月皆精當可覽若元人一二題詠亦不
忍棄焉刻完歸置湫溪書室所以起鄉人子弟景
仰先賢之意豈徒玩其筆畫之妙而已哉

說

巽夫字說

粵惟萬氏爲古者芮伯萬之裔漢靈臺二十八將
有萬脩封槐里候其家世之遠可徵予同里萬姓
者僅一二要之爲喬木大族獨非槐里相傳繩繩
不絕者歟曰盛者聰穎特達克邑庠弟子員明經
飭行出人一頭地乃今應
詔貢于春官進試于

內庭中式得入太學未幾循例依親南還以予有
同門之好告於予曰盛於加冠時賓師以巽夫字
之辱諸君子以字呼於盛也於茲有年矣顧未有
爲字說者以繹其義以俾盛知所從事而自勗焉

願以是請幸勿我拒予爲之說曰以天道言之曰
之午月之望皆所謂盛也然日之昃月之虧其巽
之謂歟天道尚然而況於人道乎君子德業之盛
矣名位之盛矣必有若無實若虛而後知巽也必
如明夷養晦必若良價深藏而後爲之巽也書曰
滿招損謙受益其此之謂歟盛若自尊巽則自卑
必卑之益至則尊之益重矣巽夫其有明諸心而
體諸身矣予奚容瀆告之哉雖然巽夫歷茲以往
登高科躋膺仕有日也尚惟以盈是懼以謙是處
則夫名實胥稱而遠大之域孰有涯涘哉作巽夫

說予亦因是而有所抑畏云

贊

商少保先生像贊

藹然而可觀者其氣之春溫凝然而不動者其身
之山立其操履之謹畏者淵之臨其舉動之舒徐
者玉之執故王曾之試科場而獨冠乎三宋庠之
知制誥而歲不踰乎十此固人情之所同其非後
世之可及者乎時不在名之轟轟而在乎相業之
汲汲也

南京刑部侍郎陳公像贊

讀學鄉校名譽已彰出爲世用際時平康其治獄
也合乎刑之倫要其佐憲也振乎

國之紀綱其失言而決大議也足以動乎

朝著其運籌而禦強虜也足以靖乎邊疆士論允
諸乎遠近

君恩無間乎存亡忽焉瞻之遺像在堂吾固識其
爲同年陳公時莊也

南極老人贊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惟是老人孰知其名匪下界
之叟實南極之精首昂而骨聳目細而脣清厥狀

既異厥衷至靈見於人間專司壽齡爰有羣僊之趨侍又若北辰來拱乎衆星益共祝

聖天子億萬年之福而敷錫於近侍遠播於黎氓爲國家之上瑞人物之休徵也

曾學士贊

黃閣僊卿金門吏隱不仕之身以爲身議論足以建乎事繫士民之望而其才這乎有爲兼天人之學而其心坦然無愧此予嘗知其爲人而不忝乎狀元之及第也

難

安素軒難

客有難於安素子曰天之生人萬億其類或賤而貧或富而貴或堅而久或柔而脆或揚揚而升或默然而退誰云彼蒼而獨無私同人異與云胡不疑故富貴或可以智取名譽若可以力私終南捷徑何必往來乎義路詭遇獲會何必範我而馳驅富貴名利自我取之乞墻搖尾就食而知而子安履其素若顛若痴惟已所行不附乎時惟子之守不能常脂惟道之謀不能變移雖古道之所尚實今人之所嗤子盍不變子之故從今之所宜歟安

言苑文錄 卷三
素子聞之愀然不樂曰是何言之謬耶惟履之初
素履行願中庸亦云素位不驕不倨分之安固執不
變豈同小夫物理交戰彼雖之謙非我所羨彼雖
膏粱非我所勸微倖而富貴孰云其爲德安分而
貧賤孰云其不善樂夫子之困窮羞子路之慍見
故食取充饑黎藿不羨乎膏粱衣取蔽寒緼袍不
耻乎衮裳居取避雨茅屋不慕乎華堂無外之求
惟德之將言既歌衛風雄雉之詩而和之曰不佞
不求何用不臧吾安吾分終身之臧夷齊首陽千
古之臧富貴驕人何足以臧歌竟高卧不顧客不
敢難含媿而去

行狀

先妣何夫人行狀

先母何氏諱妙賢世爲宜興人父達輕財好義鄉
稱長者母夏氏有賢行卒時先母纔九歲哀慟如
成人後事繼母能順適其意繼母待非其道未嘗
以告諸父由是大爲父母所愛相攸以歸先君爲
冢婦年十七矣是時祖母吳夫人猶在見先母年
幼而動循禮度喜爲親戚曰吾家得孝婦門戶之
興可知矣先祖瓊州府君以事詔繫獄先君北上

祖母止之曰爾婦將挽身姑緩之先母曰父母有難而顧妻子耶先君即日就道旣而留京邸三年仰事俯育之用一萃於先母先母奉養極其勞瘁見祖母時或興念流涕不食百方解慰之時時弄兒女以娛目前暮則率諸婦左右或資稟家事或緝治女紅夜分俟祖母熟睡然後退蓋先祖仕宦兩京逾二十年先母奉養其姑于鄉率如此而於其被難時尤窮窮如也宣德間歲饑一夕盜至先母聞撞門聲急亟扶祖母避竹園中俄而失祖母復奔至中堂覓得之仍扶以出賊旣去諸婦爲吾

母曰何瞻大如此脫遇賊何以自處婆婆年老人無傷也母曰正姑年老恐驚悸成疾耳我死何足惜後祖母久病在床晝夜不離側湯藥非親嘗不以進及卒哀毀踰禮是時先祖歿久矣二庶祖母年固少先母一以姑禮事之撫庶叔五人服食必先已子教導漸成相先君爲之婚娶故諸叔愛吾母亦如其母焉先君性嚴毅吾母事之無違禮相守五十餘年而相敬如一日歲時祭享膳羞酒漿極其豐潔客至亦躬自治具以佐先君之懽至老猶親主中饋不以委諸婦也先君教子弟甚篤供

具賓師之禮先母唯恐不至每先君程其課業輒從旁獎諭之見業有端緒者喜形眉睫否則不樂也溥初應鄉試謂曰兒今行矣我有一事不樂溥跪請其故母曰南京繁華之地兒年少未娶恐為所誘不能自持則致辱身虧行矣溥曰兒誠不肖唯恐不能取科第為父母榮此非所患也溥亦不敢一涉非禮以遺親憂及忝官于

朝二十餘年再得告歸省所以教戒溥者尤切平生色仁而氣和接內外屬人謙謙自將至與共衣食則嘗取其薄者居室無嫉妬之行每勸先君納

婢妾而先君自不從性勤儉於華麗之飾無所好暇則治麻桌絲繭如小家婦女然財帛當用者雖費不吝祖母之姊之女蚤孤攜歸撫育之及長當嫁時祖父之祿入有限也吾母則輟奩具資遺之舅氏兄弟姨妹孤貧者周卹之始終無厭於他親戚隣里亦然家所畜奴僕頗眾一撫之以恩嘗曰此皆離父母而來事我者柰何不加恤哉或有過必為之隱諱惟恐家君知之有善輒稱道之加賞勞焉有被斥逐去之幾十年猶感念主母而欲歸者吾母之善行類多可書此特述一二焉初溥之

免先君喪當違

朝不能遽舍以去先母諄諄然語之曰吾家世受國恩吾兒當思報効可也我有爾諸弟在爾無以我爲憂溥涕泣受教迄今自抱終天之恨痛哉先母生洪武三十五年五月丁亥卒成化十三年五月巳丑享年七十有六子男四人長郎溥次濟次淪次澍女三人嫁同邑吳吉蔣蘭吳經孫男十四人孫女六人曾孫女一人先母初封孀人再封宜人溥始聞訃將歸吏部以聞蒙恩賜祭命有司營葬且給溥驛舟以行是則

朝廷之恩固大矣非賴吾父母教育之力豈有今日溥哀痛悲號有死無隕今卜以卒之年

葬于瑞雲山先考庶子府君之墓謹具先母世出行事卒葬之槩請文于執事以昭不朽伏惟哀憐而寵畀之不勝大幸

墓誌銘

中憲大夫鴻臚寺卿齊公夫婦墓誌銘

公諱政字以德姓齊氏世家雲中少郎穎異入郡庠爲弟子員學業迥儕輩永樂丁酉試於鄉中式明年會試辭乙榜 卒業太學宣德丙午吏部從

大學諸生選鴻臚寺序班公在選中或謂公且登科甲公曰此古九賓之職也懼不能稱耳卒就職已酉改鳴贊正統丙辰九載考最擢本寺主簿仍專鳴贊事已而連遭父母喪服闋復任己巳擢寺丞景泰壬申再擢右少鄉天順丁丑

英宗睿皇帝光復

寶位知公練達特擢本寺卿居四年以衰老乞致仕

上優詔留之又四年再以為請詔特令歸展墓

今上嗣位之初公年已七十有七請休致不已始賜俞允既歸二年為成化丁亥十二月十二日以疾終于正寢訃聞

上遣官諭祭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大同縣長安村之先塋公為人體質魁梧音吐洪亮日侍廷陛而禮制習熟動無所失及年既邁恭謹愈甚故累朝特寵眷之遂以諸生至九卿可謂嘉遇也已公之先皆不仕父 贈奉直大夫鴻臚寺右少卿妣楊氏贈宜人公原配陳氏封宜人先公卒繼配何氏光祿寺署正瑛之女有賢德為婦為母皆有

可稱以子佑貴封太恭人卒於成化乙巳十一月
三十日享年七十有五以明年某月某日合葬
公墓子男三人長曰偉錦衣衛鎮撫陳宜人出次
曰佐臨淮縣主簿次曰佑名少卿皆太恭
人出女五人長適廣平名高環次適太學生
田疇次適張子增次適名指揮僉事朱顯次
適四川總兵傅泰孫男六人曰仲章曰士奇義官
四士恩郡庠生曰仕美曰仕祿曰仲輝女四人長
適王宣餘在室曾孫男二人女六人他日佑請於
予曰惟先君之葬于茲二十年矣未嘗有銘今不

幸遭吾母之喪將歸治葬願得一言刻石入墓中
以逭不孝之罪予久識公且重公能舉其職而公
之子復能世其家乃按通政司知事黃榮祖狀序
而銘之銘曰

於赫

皇明大禮斯備朝覲燕饗屹乎

廷陛有美齊公袍帶備如周旋俯仰容聲舒徐歷
事

累朝惟

帝眷顧連䟽乞身迫此衰暮其歸旣遂其逝何長有

子克家公尤不亡何以致之曰有賢助家有所託
子有所怙棄養相從于彼九原尚千百載子孫具
著

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金公墓誌銘

南京刑部右侍郎金公既卒之三月其子麒壽走
關下言先臣歷事三十年官至三品今不幸沒矣
冀得卹典以賁諸幽

朝廷念之爲遣官諭祭仍命有司治葬皆知制至
是復以葬宜得銘奉尹吏部正言之狀泣請于予
公予之同年友也又嘗以庶吉士同在翰林斯友

之好已久所以稱述其平生以慰乎存歿者固不
得而辭也公諱紳字縉卿其先錢塘人元有諱仲
實者隱居養志子銘

國初以閭右遷實南京始占籍上元縣銘生元亮
再世不仕元亮生潤以兵部司務出知南安府致
仕進階中議大夫贊治尹生公公幼有奇質南安
公教之甚篤學業益進景泰癸酉中應天府鄉試
明年登進士第由庶吉士授刑科給事中踰年
英宗皇帝復位銳意求治公適掌科數
召對所以寵待者至

上嘗謂一二大臣曠時趣具彈文公援筆而就詞甚切當

上覽而悅之方有意留用會
晏駕弗果甲申

今上嗣位進都給事中首率同列論都指揮門達竊弄威柄罪繼會議

廷中言都御史王竑剛毅直諫可任大事宜亟召用一時達被遠謫而竑起爲兵部尚書與有力焉公於是益以言責自盡嘗陳時政八事一持恒久以守新政二勤接見以論治道三納忠言以致躬

行四求賢才以備任使五擇重臣以備邊患六明黜陟以儆在位七設武學以育將才八用武勇以除寇盜疏入悉見采納成化乙酉遣祀徐王滁陽下還時兩京浙江河南水旱相仍漕舟不通患不可虞公言事宜數條用之未幾京師米價竟減而緣河盜皆散去

朝廷知公才果可用遂擢南京大理寺左少卿南京爲公鄉里公先謝絕私謁而訊鞠明敏獄囚多所平反凡十年譽望益盛乃有右侍郎之命公持法益謹每戒其屬曰民易犯法於無可矜疑者尤

言不... 宜盡心且數躬視囚獄以故囚少寔死者戊戌江

西大旱

詔公往視至則先奏停力役... 仍禁郡縣
踏小費不得擾民俄而新... 諸縣盜發
公督捕有方竟獲其首... 舉救荒之政始通
鹽商增糴價漸而粟至及... 民補官并折收船
課皆以便宜行之已而食足全活者不可勝計歷
二年還任公既久勞於外得疾即不起時成化壬
寅六月甲寅也年僅四十九以卒之明年 月
日葬某鄉之原公之祖若父累贈至同公官祖

妣姚氏亦贈淑人配徐氏兵部尚書晞之孫

八子男三曰麒壽貢士麒承國子生麒寧女

長適貢士范昌齡二適下壘三適任守正餘幼孫

男二人士賢士良公性至孝南安公致仕二十餘

年左右侍養不遺其志與其兄綬夫友愛尤篤自

入官以簡約持已而待其屬必厚平生好賢不倦

在江西時嘗行縣過廬山視白鹿書院傾圯特修

葺之且爲正先賢祠祀至於學問之勤不以政冗

而廢惜其年止於是而不得究其志也所著有心
雪稿青鎖獻納稿江西述視稿若干卷藏于家銘

維金之先自杭而遷世晦不仕發于南安南安出
守綽有政惠延及於公益昌而熾少登甲科給事
禁中寒謬之詞見於疏封既愛

上知逸分留務維茲祥刑不忝所付時有定國世無
寃民司寇之亞名位益振西行救荒萬口待食爰
推其仁以濟吾術公則已矣其惠猶存食此厚報
尚俾後人後人纍纍繼登仕籍有如弗信視此
石

泰安州判官崔君墓誌銘

駙馬都尉崔君元旣葬厥祖泰安君奉太常少卿
王君佐狀請予銘墓不得辭按狀君諱震時起其
字世居東勝州元季兵亂徙鴈門遂居代州祖諱
普明考諱璟君生而魁碩有度少補州庠遭父母
喪久困塲屋天順甲申以例輸邊實爲國子生成
化甲辰試吏部授泰安州判官州有泰山祠四方
捐金帛供香火者歲每不貲奸盜日出君禁奸覈
實綽有能聲弘治戊申輸宣府有羨銀七百
餘兩會齊河諸縣有逋數因貸之債民布政使戴
君珙用禮幣勞君以旌其能

輸納君奏乞太倉粟給之已而省軍儲于臨清有羨米三千餘斛銀五百餘兩乃白部使者以修安山水次倉七十餘間州有預備倉每不守守者輒被罰君贖罪人以市地闢舊老構屋宇招民復業者居之盜不得肆庚戌督官銀給遼東戍兵修廟學及祭器視昔猶加己亥修

德藩一郡王府及周孔顏孟諸廟及濟南城隍役重費廣計日而集述撫都御史吳君節委城縣事賞罰明信兵民欣服累值歲歉多所山谷間有巨盜數十民病防守君悉力急捕

擒賊壬子述撫都御史錢君鉞及述按官皆薦君爲大縣不果癸丑以老病致仕歸其鄉時君意有不能平頗欲自直會孫元被選尚永康長公主君曰吾復何求遂絕口不道前事於是放遊齊魯吳越間周覽形勝惟意所適徜徉將歸乙卯七月二十三日以疾卒于蘇之旅次距其生宣德乙卯四月二十六日壽六十有一配某氏子男儒國子生實生都尉以

恩授東城兵馬指揮女一適國子生劉益之孫四都尉其長次曾次周次愚孫女二長適鄉貢士謝

國韶次未聘是歲十一月十三日葬于崔村之原
予每見都尉恂恂猶書生心愛重之知源派有自
也此又聞其曾祖某素好義嘗梁滹沱以利病涉
所積甚厚及泰安君位不稱德東城君鬱不得施
乃於其曾孫見之是固然哉爲之銘曰
國有貴族出于儒門肇之者誰君德是敦其德維
何曰有遺愛民情匪私輿論攸在善而不福豈理
之常於君微之若貸而償簪纓難耀彼門闕刻
銘著聲公死不沒

承事郎周惟詹墓誌銘

吾郡之江陰稱大家必曰顧山周氏周世有令德
至孟敬甫益以樂善敦義著聲于時景泰間不幸
爲許者所訟而其子拱謙中郎惟詹也惟詹
生富家年少未更事遭罹家難子趨邊陲執戍
役而雲又苦寒地其官長念其家素務善厚撫之
前御史吳羨亦戍雲中惟詹奉贄幣師事之往來
咨問日漸月積學益進而智益明久之遂執筆從
事大將軍幕下大將軍加禮焉如是者蓋六七年
始蒙

恩宥南歸歸則父兄已沒獨其母蔣孺人在堂無

恙惟詹念先業之至於斯也痛自刻厲措置規畫窮日夜廢者與墜者舉不數年田廬產業悉復于舊先是其母以孟敬甫下世惟詹又在遠方未還悲泣無寧日及承

朝廷杖拭之恩骨肉來歸家跌復振感激之餘繼之以泣歲時子婦上壽亦頗爲之盡歡毋患痿痺久在床蓐惟詹左右扶持侍藥食不去側獨以父不逮養飲恨終身成化某年東南饑有納粟授官之

令惟詹曰此吾志也敢不率承輸粟若干石于

得承事郎階七品惟詹自幼服習家教讀書不煩程督其師崑山張節之世愛之及壯涉歷旣深孝友恭儉卒亢其宗雖其子九澤未泯要亦惟詹能自樹立不誣也其軀榦備以得脾濕之證以服毋喪過哀病二載竟卒實成化十四年四月甲子春秋四十有九以十五年十一月甲子葬于某山之陽新塋曾祖伯源祖宗苑及孟敬甫俱以輸粟旌門有孝義之褒娶趙氏子二祥熊祥驥女一許聘夏元正初葉侍郎與中自宣府還

朝嘗爲予言惟詹處憂患能恭謹敕厲其志欲蓋

前人之愆可知矣又見所作聽雪軒記愛助之意
惓惓焉予因喜惟詹受知前輩將來顯達不但已
也豈意不得其壽而遂卒非心夫其子來乞葬銘乃
考知州徐士亨狀序而銘之銘曰

繫顧山西曰周氏肇啓厥公宋學諭華聲茂實代
有繼播越弗寧值元季有公自蘇際

隆治務農敦善家日大窮尚贖卹昭惠施烏頭綽
楔旌孝義煌煌

璽書天日麗樹之風聲無上通何物無良思慎愷
將泰之極否斯至辟彼凶凶器安置

湛恩汪濊匪幸致積善

報宜不匱嗟承事君得

憑藉既蹶復起天所賜以壽弗延奄長逝新墳我
我終古闕我銘刻諸詔亦世

湖廣按察司僉事張公墓誌銘

張爲吾宜興名家其先右諸槃者仕宋至金紫光
祿大夫因稱所居之地今紫圩公其十一世孫也
曾祖伯英祖永父元愷俱不仕元愷娶儲氏以宣
德丁未七月十五日生公諱述古字信之別號巽
齋幼有妙質而器識更遠其父於諸子中爲可教
也遣從故進士姑蘇奚且受易日夜誦習精勤不

倦竟以景泰辛酉中應天府鄉試明年試禮部再
中遂擢進士第時父母且老因乞歸得侍養于家
左右承顏能順適其意則與邑中士友講學一
時蒙

指授出而取科第者若故吏部郎中邵暉輩數人
家居六年而父沒喪禮盡孝哀感鄰里服除尤不
忍離其母或勸之盍受職以報

恩典為親榮始上吏部除行人三年考最蒙

賜敕命進階吏部察知公賢薦為御史公辭之秩
滿陞南京刑部員外郎又三年擢湖廣僉事成化

戊戌致仕而歸矣公居官廉謹為行人數使於外
若河南山東川廣諸藩所至未嘗一受餽遺及使
陝西掌行

襄陵王府祭事尤為王所禮遇在刑部時詳明公
恕不妄決一囚有古人求生道之意至僉臬司事
能辨疑獄人不稱冤而鞫容沅江等縣數被寇盜
為築城柵以保障之民始得安居焉然公素剛直
少容自度與世多忤慨然乞歸曰吾平生所恨者
不得推恩榮吾親耳既歸足跡不至州縣日與諸
故友昆弟放情山水田園間為詩酒之樂凡八年

以乙巳五月二十二日卒享年五十九公娶陸氏
有賢行先公卒生男二太學生邦祥邑學生邦瑞
側室徐氏生男邦民王氏生男邦毅邦祿女二適
王巽任徵孫男二女四於是邦祥等卜地於騏驎
村之陽以丙午某月某日葬公託進士芮君爲
狀使人走京師請銘于墓予與公自少居同鄉及
壯爲同年相知之深非一日矣且邦祥又爲予之
子壻有姻婭之好於公之葬也雖不忍銘然義不
可無銘也銘曰
仕不謂遲止於臬司身不謂衰中歲而歸惟其所

持不詭不隨世與我違如矩合規莫究其施歛而
不爲事親不虧事君不欺如此男兒爲世之奇天
命於斯更復奚疑騏驎之隆痊此銘詞

昭勇將軍署都指揮僉事寧夏左叅將劉公
墓誌銘

公姓劉氏諱紀字憲明大名清豐人曾祖大老贈
寧晉伯祖諱寬考諱海俱贈昭勇將軍署都指揮
僉事御馬監太監諱永誠則公叔祖也劉氏以太
監公顯驟以戎功封伯爵族極盛大公生其間負
才器識道理爲佳子弟厥父昭勇公擢錦衣衛正

千戶以沒時公甫十齡母亦喪太夫人教遊武學
比冠而應天順丁丑太監公叙公父沙洲之功
朝廷乃進公指揮僉事成化庚寅公從寧晉公討
虜延綏卒遇賊身冒矢石脫圍山谷間得擒斬功
凱旋進指揮同知署指揮使名始著論者謂其可
任將領今太師保國朱公俾掌十二營號令明敏
集事尋用太師英國張公薦得總一營訓練有法
弘治戊申用兵部薦擢署都指揮僉事仍食祿錦
衣克寧夏中路參將公自念世受
國恩獲預兵政誓竭志力以效勤一方至則撫士

卒詰奸究綜畫指授皆有條緒未幾徵還京師居
數年以疾卒于正寢是爲己卯三月一日距其生
正統甲子五月二十三日年五十有二娶楊氏錦
衣指揮僉事觀之女弟繼娶吳氏管氏女一楊出
適都督神英子用亦早卒公無子嘗求從兄故錦
衣指揮同知綱第三子璉爲後許焉會有寧夏之
行後指揮君卒故未果公之卒合族以璉告于柩
前主其喪成公志也璉卜以五月某日葬公于
某鄉之原奉狀乞予銘墓公又有從弟福嗣寧晉
伯鎮薊州祥禎皆鎮撫從子璿爲指揮同知並籍

錦衣公雖乏嗣其族之顯蓋未艾云銘曰
國有貴族時有雋才公也秀出亦何雄哉少廢父
官壯居將幕分鎮西陲一方是託虎視群犴氣先
萬夫中阨於途弗寃厥圖人必久用其才乃售孰
端之歸又奪其壽輻車國門送者如雲後百千年
叅戎之墳

英國太夫人吳氏墓誌銘

太師兼太子太師英國張公懋之母太夫人吳氏
太原陽曲人諱珎之女也公之考太師定興忠烈
王封國于英已娶李氏封夫人蚤多疾無以屬內

政一子忠爲勳衛生亦不慧乃禮於吳而太夫人
歸焉忠烈之考河間忠武王肇樹勳業爲鉅家太
夫人弗逮事其舅事其姑河間王夫人王氏躬執
烹飪備極奉養歲時有事于家廟必虔以相祀忠
烈出奉朝謁議軍國弗復內顧凡壺以內出納賞
罰之政太夫人理之咸中節度忠烈稱之曰能忠
烈之弟忠僖侯輓爲文安伯裕國勇襄公輒爲太
平侯一門三爵家益盛大而昆弟雍睦太夫人處
婦嬖間亦怡然無間言李夫人有女子三其傳事
仁廟爲女妃蓋通餘國公沐斌季適清平伯吳英

並為夫人太夫人尤善處接或時以善言相勸導
故外內族屬皆稱之賢正統己巳忠烈扈從
北狩不得歸今公懋甫九歲

朝廷念死事功特命嗣爵太夫人擇傳以教聞舉
先世忠貞諭之故公材器克就歷事

英皇

憲廟以及

今上累荷

知遇承倚任掌中軍都督府總五軍營兵監修

國史知

經筵事以敦謹著勲卓然為世臣之首而太夫人
實饗其成天順癸未

賜誥封英國太夫人其詞有曰淑善之積益隆壽
祉觀者榮之弘治乙卯五月四日太夫人以壽終
距其生永樂甲午九月十日春秋八十有二

上命禮部諭祭工部治葬事皆如制別

賜寶鏹以賁計者二萬齋糧以石許麻布以足計
者各五十尋復加祭以壇計者五皆

異數云太夫人慈厚謹約念動衛忠無嗣以庶長
孫為之後慈及諸族恩及群下皆貴富家所罕見

者可謂賢矣癸丑九月太夫人初度縉紳往賀有
鶴盤空而下躍入席前馴不復去旣屬壙之明日
悲鳴而斃噫是亦可謂異矣太夫人惟懋一子女
一適太師兼太子太師保國公朱永孫七月欽勲
衛曰鎡曰銘錦衣衛百戶曰銳曰鋼曰鎮曰鉉女
孫三長適永順侯薛勲次適安昌伯錢承宗次早
世曾孫五曰嶽曰嵩曰端曰崇曰巖曾孫女一初
公葬忠烈衣冠于盧溝橋西連三岡之原卜是年
八月十日以太夫人祔奉程學士克勤所著狀請
予銘監修時予實以總裁

國史事又同朝久故爲叙其事行而系以銘銘曰
盧兵彤弓世受

國封惟夫之忠有相之功桓圭繡裳載躋廟堂惟
子之良有教之方曷其饗之鍾粟鼎肉曷其飾之
冠翟佩玉康寧富貴餘八十年人得其偏毋得其
全計

聞在朝有祭有賻賻侈其物祭加其數生旣極榮
沒亦孔輝匪惟今茲在古亦稀堂封是祔忠烈之
墓勒銘奠幽永保無斃

陸太宜人李氏墓誌銘

常州吾鄉郡也數十年來取科第登仕宦其尤盛者皆曰陸氏因其父兄之教使然亦惟助於內者有其人焉若太宜人李氏非所謂助於內者乎李爲武進名族世積善不仕至處士某娶某氏生男女若干人太宜人最長生而端重嚴整動作有常於凡紡績之事經手精絕諸女婦皆莫能及而充務勤儉不以所能自矜是以父母愛之旣笄歸於陸爲故南樂縣儒學教諭贈南京戶部郎中諱某之配初爲婦即以孝謹稱戶部公游邑庠例貢京而顧其母張孺人有戀戀意太宜人趨之曰

老矣宜速行爲祿養計公感其言上道初得奉化縣訓導乃奉其母赴任太宜人養之安焉及公陞邵武教諭適閩海盜起則請留侍於家養之益謹或見其姑有嘆息聲輒蹀躞不安曰豈我爲婦有未至而思其子耶必致其悅乃已姑沒殯歎俱厚公歸盡哀而無悔曰使我在側弗是過也公旣起復改任南樂南樂之俗婦女惟播種蠶桑是務諸生之母之妻歲時瞻拜見太夫人精於女事轉相慕習及他日扶公喪歸樂號遠逝者載道觀者驚嘆旣二十年嘗南之奉不絕而奉化邵武兩邑之

士道經常州必登堂跪拜對之感泣真若有母氏之愛者可謂難得也已其教諸子嚴甚自外傳歸夜則課之每夜齋外聆有書聲即止否則於其晨省必拒使弗前凡賓友過從聞講說經史輒具酒食延款或博奕嬉戲必使人對客提其具碎之家人以爲辱客太甚則曰吾知教子耳不知彼博徒之爲客也蓋其教於內者如此迨年漸高有子四人歷見其二登進士第皆列官于

朝諸孫復進士及第居近侍

東宮講學其一家可爲貴顯矣方益自貶損食不必重衣不必新日無過分以爲子孫之福晚尤康健聰明能歷歷記往事族人子弟平居進見必委曲指陳前代敦朴之俗因人懲勸之或非其人則絕不與言故人嚴憚之莫敢犯者初以長子貴

恩封太安人後加今封成化十九年壽登八十有六以正月十八日無疾而卒子男四人愷南京戶部郎中悌不仕怡南京工部主事愉刑部主事女二人適唐鑑孫立孫男七人簡右春坊右諭德節篆俱郡庠生麓範壽女三人曾孫男三人長舍章次巽童女四人以卒之明年 月 日祔葬于

邑劉莊之原諭德君奉李駕部應禎之狀泣而請
銘予與太夫人諸子若孫父久矣不辭而銘之曰
職有必舉事有當爲凡人皆庶幾求人知況乎女
婦內行自持及其純德人亦難求維太宜人懿德
令儀尚論其槩曰孝則其德也忠則其志也
孫振振貴顯于時何以爲之哉家規劉莊之原
祔藏於斯

恩封再加壤樹增輝其尚有待驗此銘詩

程襄毅公林夫人墓誌銘

弘治八年乙卯七月十日程襄毅公夫人林氏卒

于京師官舍其子敏政解官扶喪歸襄毅卒時
先朝已贈太子少保

賜葬于休寧南山之原今夫人卒

賜祭

命工部啓壙而窆仍給驛歸其喪蓋

特恩云喪且行敏政乃躬述事狀請予銘墓按狀
夫人姓林氏諱淑清爲閩人唐九牧之後也派分
環珠里號環珠林氏高祖謙翁元授進義副尉曾
祖起宗南州錄事司判官祖子隆

國朝襄毅公坐累謫陝之綏德再徙河間遂爲河

閩人李頌妣李氏子女名一璵為淮之安東簿女
耶夫人夫人生有慧質孝謹純至凡女工必精習
讀刺女傳女戒諸書輒領其要父喪時尚未笄氣
毀如禮安東治家嚴重念夫人之賢必有以稱其
選者久而弗得程氏之先自新安來徙河間而襲
毅在小學安東訪之為儕輩所服後入儒學其家
以嫻請安東乃白於母曰程某遠大器必為女弟
擇配無踰此矣既歸襲毅之祖若考贈尚書公皆
在堂母張氏有四女一子未畢婚嫁尤務經理委
夫人獨奉兩世舅姑至躬操井臼治酒漿脯膾不
憚勤勤寒暖饑飽起居之節必得其宜數年襲毅
舉進士授官夫人幸有祿食而儉素如故及嫁四
姑娶一姒皆手分俸金甚者撤奩具為助前後四
經舅姑之喪無違禮襲毅歷給事中少卿都御史
以至侍郎尚書督邊儲治兵旅領巡撫之寄出入
中外者四十年懋著勳績而夫人獨任內政奉家
祀施子教待新安河間諸伯叔子必周必至擇安
東諸子可教者俾就外傳其一方為河南長社述
檢其一英為山東青州府訓導皆底于成夫人馭
臧獲有恩待親黨故舊有禮見鄰婦里媪之貧者

或解衣衣之雖數不厭其贖如此夫人凡三荷
封命景泰初以襄毅給事中貴
敕封孺人天順中以都御史貴

詔封淑人成化中以兵部尚書貴進封夫人後其
子貴雖累封而夫人秩號已極不復加錫惟享有
祿養後襄毅之卒十有六年壽七十八臨終為敏
政曰勉報

上恩以光祖宗我年已老得從爾父地下於願足矣
言訖而逝子三長敏政進士及第累官太常卿兼
翰林

講學士以文學顯于時敏德詹事府主簿

及新州判官卒敏行儒學生女一適忠義前衛指揮同知凌雲漢封淑人孫男四長孺庵授錦衣衛百戶次圻蚤世次塏次堂孫女四長適邑人臨塘范初次適婺源大坂汪玄錫三適新安衛指揮子朱儀四適新安衛千戶子于恩銘曰

曷徵能婦夫為名臣曷徵能母子為聞人霞帔翟冠夫封之貴堂居鼎食子養之遂康寧壽祉有錫自天人得其一毋備之全視履考祥於理則有勒銘于幽以示永久

平江伯夫人沐氏墓誌銘

夫人姓沐氏太保兼太子太傅平江伯陳公志堅之配也其先鳳陽定縣人也曾祖諱英從

昭靖祖諱景為左都督追封定邊伯諱武襄考諱僖襲雲南左衛指揮同知後以子璘貴贈右都督夫人蚤失怙恃鞠于庶母孟氏性敏慧不片而答止詳慎不苟言笑女紅外無所嗜悅聞涉書史通女戒大義恒嘆曰吾獨不得事吾親日有所觸輒涕泣不食兄璘嘗攝雲南軍務事謂人曰吾有女弟如此不可不擇所宜歸聞平江公賢而多才志

雖聘焉比入門逮事其舅某國莊敏公暨其姑譚太夫人孝謹備至相平江公祇敬未嘗少忤賓客之饋躬自治具內處娣奴和不失色下及臧獲御之有恩旁至媼黨禮意兼厚無不稱者及居喪治葬一皆勸公行朱子家禮尤嚴祀饗至親滌盥籃久而不倦公有二幼弟鐸鎡撫待甚篤與之合姻二妹之嫁亦盛奩具以遺衆皆感其義終身以母事焉公既嗣伯爵夫人獲膺封誥每歲節入賀

太皇太后

皇太后及

中宮輒被寵賜而謙慎益加公嘗佩征蠻將軍印
總鎮兩廣督理漕運入掌督府握京營兵出治河
決攄誠効力無私顧之憂者以夫人在也公壯尚
未有子夫人寃以逮下忽夢二獸交走于堂一老
嫗曰此熊羆也寤以語公公曰此男子之祥也翌
日側室袁氏果生一男因名之曰熊夫人育之不
異已出稍長延師教以經書今爲錦不勲衛爲擇
良娶朱氏太師保國公追封宣平武毅王之女得
孫男女各一誕孫之彌月燕飲甫畢夫人倏得痰

疾熊焚香籲天剖股肉和羹以進同者曰觀子之
則知母之慈矣夫人卒于弘治丙辰十二月十三
日距其生正統戊午七月初二日享年五十九事
聞

上遣官諭祭有司治葬如制後特

賜楮鏹萬貫及棺槨一具米布各若干公請于
朝給驛遣熊扶柩而南下用丁巳某月某日窆于
江寧大山之原從先墓也說者謂夫人生距家歸
顯族安處優裕未嘗知世間疾苦而能勤儉自將
相厥夫子保有爵祿方隆而未艾可不謂之賢耶

公慟夫人甚思所以慰其神于地下奉狀來請予
銘弗獲辭而爲之曰

猗嗟夫人勲舊之裔歸于侯門允作嘉儷事上撫
下家人是宜賢名式彰豈曰無儀

鸞封煌煌有燁其服入朝

三宮出表群族貴鮮不驕富執非侈夫人持之勤
終始匪獨姑德毋教亦敦廕澤之餘有子有孫胡
享之隆而世弗久曰祭曰賻世亦希有

皇循舊慶命藏故立伐石勒銘恩昭九幽

紀毋張宜人墓誌銘

紀毋張宜人今戶部雲南司員外郎溫之毋也張
世居綏德業陰陽家之術其南京欽天監靈臺郎
生子文哲本州陰陽學典術娶某氏生宜人聰慧
端正爲父母鍾愛之笄而歸紀紀之先爲蒙城人
後徙綏德以醫鳴家爲故承事郎諱璫之配璫字
玉章號澹菴少孤事其叔父母盡禮宜人能承順
其意如子婦然至於奉賓祭待親戚事無大小必
得其道人以賢婦稱之他日澹菴群從求異產力
不能止遂出居於外惟取先世所遺醫書數冊及
器之敝者數事而已宜人怡然未嘗有愠色澹菴

醫日精遠方抱病求治者日衆至則隨手取應而退亦不責報久則所積亦厚不喜自奉凡有義舉傾而與之宜人亦未嘗有吝容其賢有如此弘治己丑九月初六日躋壽八秩其子温仕于朝得士大夫詩篇甚富寓歸爲慶賓客滿門諸子婦率孫曾以次捧觴進拜里巷驚異莫不嘖嘖稱嘆未幾以温之貴將受

誥有宜人之封甲寅正月八日俄以微疾卒温歸來泣告曰不肖頓慈訓以有今日所恨者雖恩典之頒而不能光榮生前矣九月十有七日葬于

林城南三岔河之陽合承事先君兆幸昇一言以慰之予居京師且久知温爲郎官有美才昔嘗感其孝爲文以表其先君墓乃復按刑部侍郎張君尚綱之狀書而授之宜人有男子四長淦次郎温又曰淦曰瀛淦深俱以輸粟授官瀛鄉貢進士女一適冠帶總旗楊政孫男八人世相世良俱太學生世椿世科世楹世祿世標世楫女九人長適榆林衛千戶李鳳次適王勳適朱鸞餘尚幼銘曰順以爲德嚴以爲教旣宜其家亦事其報報以厚養復躋高年

天恩且下曷不少延子孫如林盛而未艾立石墓門其尚有待

安昌伯夫人張氏墓誌銘

夫人姓張氏諱萬王其先汴人世以武顯爲河間忠武王之曾孫定興忠烈王之孫今太師兼太子太師英國公之女母曰王夫人而夫人則劉氏出也歸於錢氏爲都督同知追封安昌伯之婦安昌伯承宗之妻也初承宗母夫人孫氏故懷寧侯女盛年寡居治家有法撫育承宗以長嘗與其兄今懷寧侯奉擇婚聞英國與王夫人善教而女且賢

以爲無能踰之者而公之母太夫人吳氏亦曰是女宜其爲吾家婦蓋公之先旣以元勳貴顯且連二世爲

太宗

仁宗妃而錢亦

英宗后族也兩家門戶相當婚事旣成繼而孫夫人病期一見其婦及入門而卒故夫人以不得事姑爲恨而事其夫生母曾氏盡孝相夫治家甚有條理至待親戚以禮御卑下以恩稱其賢者無間言俄而病更醫弗治年止十八其生成化丙申五月

二日其柩弘治癸丑四月二十九日以卒之年八月初十日葬于都城西香山先塋之次夫人初未授封其夫哀其早世具疏言于

朝

天子從之封安昌伯夫人先葬來乞銘於予而英公且爲懇請曰吾女年尚少何敢勞執事然不得一言無以塞吾悲也遂諾而銘之曰

其幼也以慧其長也尤德其歸也甚宜其逝也何亟

祭善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項氏世爲順天之宛平人生而聰慧婉淑克精女紅宣德癸丑選入

宮侍

賢妃甚愛之天順間

憲宗在東宮

英廟爲簡老成謹厚有年德者擁護左右衆咸曰莫如夫人宜及

皇貴妃於安喜宮迨

今上嗣位夫人年旣高時被

恩禮亦稍獲優逸而夙夜弗懈凡在

禁掖前後六十餘年白首寅畏莫不見其過言失
度弘治丁巳三月二十四日以壽終

上念其舊勞特贈其號曰榮善夫人

命太監李興及右少監傅忠左監丞袁銳董喪事
賜之祭者三

賜賻銀帛諸物各若干

命所司治墳於宛平香山之原蓋異數也夫人生
宣德丙午之八月葬以卒之年五月某日春秋
七十有二銘曰

天門九關嚴法宮于白首服勞勤厥躬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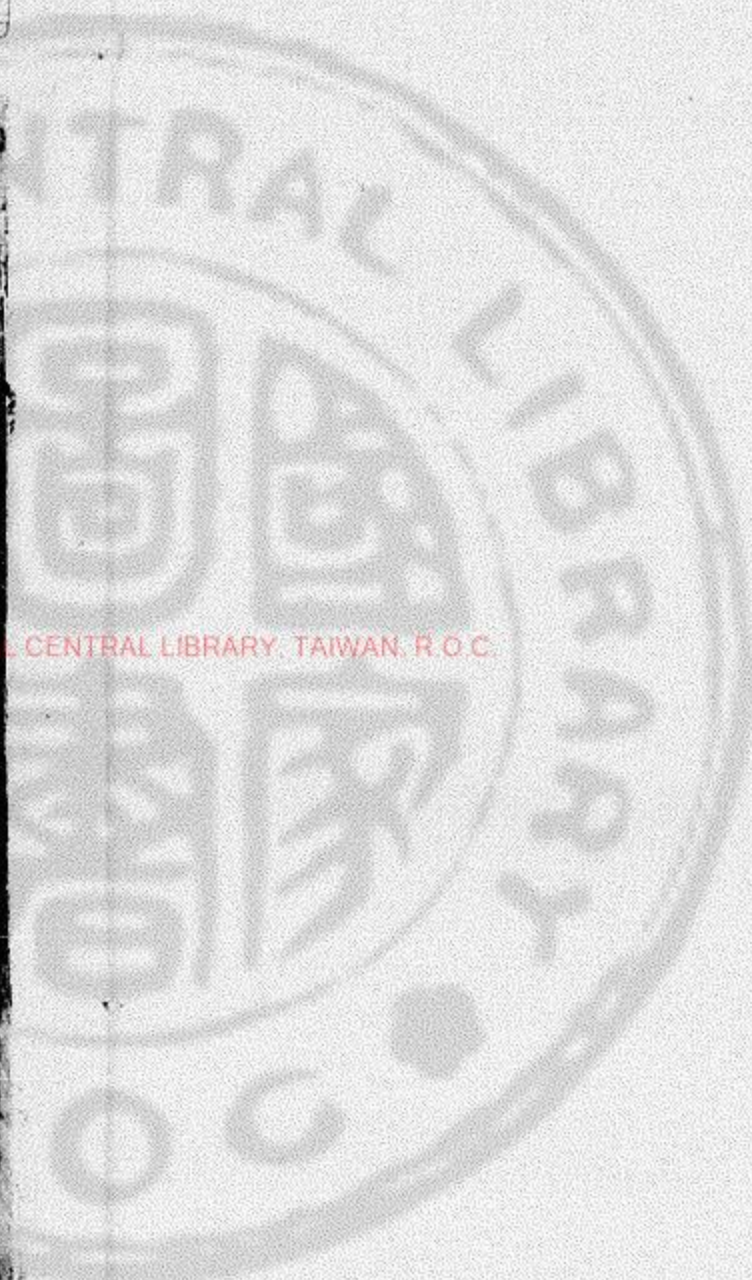
香山之原

敕所封予

三后在天尚克奉予

亡妻李淑人墓誌銘

予少忝科第入翰林繼而為卿亞以預政事夙夜
在公不暇顧其私然而聞以內事亦治而不紊者
以有吾妻李淑人在也而今則已矣吾能免于內
顧之憂耶且吾善孰與相過孰與箴事有不樂者
又孰與勸而釋耶此予不能不悲恨者淑人諱德
貞其先為金壇人伯祖順當



國初以武功積官至指揮同知其從子克裕娶胡氏生淑人笄年歸予初予喪元配杜氏擇繼室不可得或言李氏雖武弁而有家法且其女甚賢乃禮聘之既入門克修婦道若素習然每念去舅姑遠不得朝夕侍奉每晨輿輒焚香望拜敬祝其壽而得一美味必封寄之以爲常及予得告歸省始挈之至家凡所以事舅姑者必躬爲之或請代其勞則曰吾方得侍奉何以代爲其孝如此遺二子尚幼鞠育教訓與已子等既長雖鄰嫗不知其爲非淑人出也其一女將嫁資裝既備復盡脫簪珥

與之曰此女少失母當加厚其慈又如此蓋自其少時性行異於人居父母旁日事女紅不妄言笑歲時親戚婦女過其家者見其容飾之盛輒爲之羞赧俛首不視當吾歸省時先君禮部公嘗輟飲器數十事畀吾還京以爲待賓之用淑人曰君歸無以奉親而反受此不可且客居器用惟磁漆足矣予深然之卒不敢受先君聞之甚加稱歎其儉約又如此歸吾數年未嘗越中門以行一日兒有墜樓者聞之驚悸乃出以抱持之而僕隸輩始識其面其靜又如此平居處娣姒以和待親戚以禮

御童僕以恩與子處幾三十年而相敬如一日諸子或有差失慮予之怒必和解之退而必自責不少恕其亦可謂賢矣女事之暇尤喜讀書孝經論語并古詩文多能背誦至於臨模字帖亦有可觀蓋其餘事也予自春坊庶子擢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淑人尋亦得今封凡

宮闈有慶累入

內朝賀其顯榮亦至矣

今上念舊學之臣嘗以吾兒元概侍居京師特受官秩以示

恩寵未幾又特俾乘傳還家如事淑人乃率之行事未及成不幸以一疾而卒其卒以成化二十一年六月十三日卒年四十三將以又明年十二月葬于邑南陽山之原

朝廷又敕禮部遣官治墳且

命常州守臣諭祭

恩禮稠疊愧無以爲報也葬既有日乃述其梗槩刻石納墳中以洩悲悵之情若其淑得懿行親族皆能道之其多不能盡書也子男四曰元楷指揮僉事曰元棫生承卒曰元相承事郎曰元概

中書舍人女一曰元秀適太學生張祥孫男三曰
文煥曰文燦曰文熺女一曰文柔系之以銘曰
嗟淑人兮何去而不歸一室寥寥兮惟所遺衣吾
尚可以自存兮諸子俛俛然其何依胡豐其行兮
嗇其壽吾不可詰兮復何咎丘墳旣築兮
天寵則厚同穴而居兮尚百歲後

仲第時望承事郎墓誌銘

弘治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吾仲第時望卒遺言於
其子元橘曰吾生有汝伯爲之兄以庇我今雖死
可無憾矣然知吾平生者亦無踰於汝伯吾死其

乞文誌墓庶吾目始瞑也於是元橘以書來告予
聞之痛哭嗚呼吾忍銘吾弟乎顧其言如是則又
不忍不銘也惟先公戶部府君生吾兄弟四人吾
爲長次爲吾弟吾弟自幼明敏讀書善記且善屬
對先公甚愛之稍長卽解事每見先公治家勤勞
輒請代先公曰汝年幼正當與汝兄讀書進學以
取功名家事非汝所宜問也則對曰進取功名乃
長兄代理家事兒之責也先公初未之許一日偶
試以某事卽能中規畫先公驚喜由是凡營居室
治陂塘及耕桑之類悉委之皆如意後先公漸老

家事一不問得與詩朋酒友徜徉於山水間者以
有吾弟任其勞也吾弟性更孝先公嘗染疾甚危
醫莫能治吾弟甚憂一夕夢神以醫書指示謂汝
父第服此藥既覺檢書果得之依方服之即瘥人
以爲孝誠所感天順己卯予喪先妻杜夫人於京
師冒暑來省因載其嫂之喪并携二姪以歸道中
感熱毒疽發于背幾死無悔言成化癸卯三弟得
心疾疾作輒怒目叫呼家人皆不敢近獨吾弟日
夜在側百方治療然後愈明年四弟卒爲之擇地
以葬教育諸孤以俟成立及予繼室李夫人季子

元概相繼卒吾弟以予獨處京師又冒暑來省其
篤于友愛蓋如此平生於子史百家多所涉獵尤
精于數學晚好讀醫書蓄善藥病者多所全活至
鄉黨以貧乏來告者悉周之無吝近省予道過廣
西某進士之喪輒助白金數拾兩竟不問其爲誰
也吾少讀唐書張公藝傳吾弟適見之遽請曰古
今人宜無甚相遠公藝九世同居吾兄弟豈不能
保一世乎遂出誓言期不爲妻子所感厥後有求
分異者力不能止每以爲恨故省予時歷舉先公
遺命贄予置義田以贍宗族且力任其事以往士

大夫嘉其志賦作詩贈之惜乎志未就而卒嗚呼
可哀也已吾弟名濟字時望號復齋生宣德庚戌
十二月五日距卒之歲得壽六十有三素有治才
而不求仕嘗以入粟助有司贖饑補承事郎徐氏
世居宜興曾祖諱福贈戶部尚書祖諱鑑瓊州知
府考諱琳不仕三世俱以忠孝著聞大夫柱國戶部尚
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妣曾夫人 夫 妻繼娶皆蔣氏
又吳氏子男五人曰元楨曰元杏曰元櫨曰元枋
曰元楨元楨蚤卒女一人適同邑范倫以卒之又

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拜亭山之原爲之銘曰
有事服勞昔見其人溪山在望其人何存田廬秩
秩子孫振振百世之下尚視茲墳

亡兒中書舍人元概墓誌銘

弘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吾兒元概以疾卒於乎
吾兒何遽至於是耶吾兒少重遲不好游戲家人
以不慧目之常一日舍舟登岸誤爲木罌所跋墜
諸水時岸高數丈湍流甚急忽浮水面不溺若有
神扶而起者已而群兒訊之曰汝將墜何以持罌
口曰持則罌覆吾身尚復起耶及稍長出就外傳

口授書數百言轉能誦暇則嘿聽諸生所誦能舉其詞無遺先禮部府君見而奇之每出句以試能應聲而對往往有出人意表者由是鍾愛充篤天性孝友予每公退必拱俟于門雖風雨不少替有不樂則逶膝而娛必致樂乃已與兄弟處雖一殺核必待悉至然後敢食以是兄弟怡怡人不知其為異母出也每受教於兄杖後杖亡哭之必慟諸親長止之乃曰天不獨亡吾兄又奪吾師也奚為不慟性從仁厚幼時為僕抱而仆于地予怒而杖其僕後雖仆不言或問之則曰言則彼又受杖矣

蓋從予居京師者二十餘年予初以禮部侍郎考滿

恩例許遣一子入太學以吾兒常習舉子業欲俾就之則以生後讓其兄元楷元楷亦不願

先帝錄溥侍從微勞特授中書舍人未幾南歸畢姻遭母喪哀毀踰禮疾乃作予聞而憂之然天意遽至於此以貽予無涯之戚乎吾年未下而吾髮已種種三歲間既喪吾妻又失吾兒胡不相予之甚乎吾兒名元楷字弘量姓徐氏常之宜與人曾祖鑑瓊州府知府祖琳並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

院學士毋淑人李氏以天順癸未十二月十三日
生年二十六於是其兄元楷元相一卒之年十二
月二十五日葬于縣南張和山之原先期以書來
告因述此俾刻石納諸壙中吾兒娶今南京吏部
尚書晉陵王公之女無子以元相之子文燿爲後
是爲志

墓表

徐知州墓表

成化十五年荆門州父老請

闕奏前知州徐恭慶制且終願畀復本州以終

斯民者

詔下吏部從其請君旣之任治事未幾疾作以其
年八月二十四日卒享年五十一旣返柩于鄉將
以又明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葬于無錫界馬鎮村
福昌里之原其兄中書舍人惟正以書來曰願失
吾弟不幸甚矣惟吾弟有二子元毅元菽皆幼未
領人事凡經紀喪事非吾誰爲之治茲旣畧備矣
惟墓上之石當得文詞以垂示後人非執事又誰
宜爲之敢以平戶部華伯之狀來請予與君交三
十年知契最深非特以鄉里之故而已於誼實宜

書乃不復辭君諱泰初字士亨後更大同而白生
其別號也幼而穎異既長入縣黌從經師習尚書
益好學不以家用饒而喪志嘗舉于鄉不利以貢
入太學得與天下之士游而謙厚若無能者大司
成甚優禮之當景泰丙子歲順天府行鄉舉而吉
水劉文介公主試得君文奇之擢第一時有忿于
之不預者言于

朝謂所司去取士失當且謂君出富室殆有私也
宜復試大臣持正者以爲不可持試五經魁於
內閣君文詞義舉然無泰爲辭言者始慙而名益

彰於時矣後試春官在中列比剝卷王司見君姓
名以嫌竟不取久之歷正臺憲例選通法律者授
御史君在優等復以謙退授黃之羅田令六年政
績大著遂擢知荊門州在羅田時爲政專察民隱
不拘拘簿書之末教民務農凡無牛種者官給與
之值歲大侵悉發義倉積粟以賑饑民有尪羸不
能行者則隨所居作饘粥食之鄰邑來乞食者亦
不拒一時賴以活者甚多更招徠逋逃復業者則
蠲其役仍給官田使耕而食其入公暇數出存問
疾苦隱然有古循吏風邑人嫁娶論財故多不以

時始下令禁之有戶將絕而出繼他戶者官爲出
錢贖還其家富民買田多隱稅應其獎發之貧者
始免催徵之累黃屬邑凡七民相率走藩臬請得
君守郡䟽上未報適荆門守國補之荆門之政
大率如羅田其俗則頗難治君令嚴明民不敢
犯會夷陵有疑獄述撫大臣移君往讞疑遂釋人
尤稱之前後兩任數興廢學校而學校之士多所
造就所得公錢悉市粟以備義倉其庶名又人所
難及者是以去任民爭輓留之既沒尤思慕之不
忘君爲人孝友居父母喪能哀治喪必厚兄有疾

君不稱于神以祈祐終夕不成
誨于塾冀必成立家雖饒裕見族有服用侈靡者
必深戒之而人以患難貧窶告則惻然周給不以
則力計也君常之江陰人曾祖均平有隱德祖本
中

國初以人材徵卒而旌其墓曰義民父景南義聲
尤著以出粟賑饑愛官蓋徐氏之積德非一世矣
至是乃得君兄弟然君官至下大夫君之壽甫入
中歲報施之道茫然莫考也夫禾之有種種之先
而獲之緩獲之緩而收必多世德之家蓋亦類此

然則徐氏後人其復有興者乎因錄其事行之槩
表于墓以俟

永寧州吏目贈行人正楊君夫婦墓表

成化辛丑新都楊春登進士第既而念其母老歸
養於家居數年其母益康健促使入
朝乃授行人司正初考最以例贈其父如其官毋
封太孺人踰年太孺人浸暮將歸葬請于立其
曰先君平生官不稱德而卒矣久矣今吾母不幸
幸而春繫官于茲不得歸治其具心猶痛然
之文乞憐而畀之敢以所爲狀上于與本不期文

其感其言不能拒也按狀楊之先本楚人在
元嘗爲武官後避亂於蜀因爲新都人有
贅於李遂冒其姓買生妻山妻某氏生君諱文字
美玉少溫恭謹飾舉業之暇尤喜攻書由鄉校貢
入太學以家貧乞仕遠方得永寧州吏目永寧在
貴州蠻夷中君安之不以爲事日治公事有不便
民者輒私告其長吏降之後夷民知其出於君也
皆感悅或來稱謝君辭避不敢當推之長吏吏復
賢之久而土官浸知其才凡旁郡事有不治者屬
之君輒治嘗督工役築磨泥普施二城費省而堅

完至今人稱之州有弃地數百里與水西夷田相
接其酋以官無圖籍私致白金千兩欲得其地君
適攝州事拒不納曰吾官雖卑然亦守土之臣也
地爲王土可以私與人耶他日長吏竟利其金與
之君每以爲恨景泰癸酉九月八日以疾卒于官
享年六十三葬本邑某山之原初娶郭氏繼某
氏再繼熊氏則春之母也夫一太學時熊氏家
居熊自爲衣食計而節縮日用以資其夫遺從
居永寧奉養既豐亦不肯妄費一錢後其夫與郭
氏二子相繼卒負遺骸歸葬備歷艱苦所過地必

號呼亡者告之從行男女數輩雖旅次倉卒皆有
區別旣歸顧家无貧遺春就學脫簪珥以助其費
以其夫遺命令復姓楊氏初目眊已數年及見春
授官與其孫廷和再登進士第目豁然復明年八
十二以弘治壬子二月二十一日卒祔葬墓在子
男五人其二曰遠曰政郭出俱先卒其三曰春曰
惠曰哲熊出女二人亦郭出長適翟贊次適鄉進
士單麟孫男十人曰廷和翰林院侍讀廷豫廷平
廷萃廷像廷

女十三曾孫

男五人曰慎曰惇曰愷曰

子贊讀歐陽文

忠公瀧岡阡表載其父崇公存心之仁及其母夫人誨言之善竊嘆公之所以顯於世者維其文章德業見重於時亦其先德深厚有以致之所謂其未有自者也今觀楊府君與熊孺人之事其殆類此故其子若孫列官于

朝漸至通顯亦足以驗其先德也予以是表之

桂陽同知前中書舍人楊君墓表

楊世出漢太尉震唐李徙家閩之浦城又徙建安

國朝自故少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文

敏公以高文絕識弼亮

四朝功施社稷勒於鼎彝號稱名臣垂休襲社奕世有人而楊氏遂爲仕族之冠君諱仕徽字敬甫贈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諱伯成之曾孫文敏公之孫貞靜先生諱錫之子也少習家學以詩經中天順己卯福建鄉試禮部弗第卒業太學聞見滋廣聲名籍甚六館生咸推讓之再試不中乃以蔭授中書舍人二年從子暉累謫廣東衛經歷六載考最竟歸一室左右圖史寢處其中日繙閱不厭暇時子孫讀書種桑

東萊藝疏果於世途聲利如也弘治改元

詔起沉滯吏部知君請其以桂陽州同知
奏起之檄至君嘆曰吾老矣安能復與時輩
追逐耶竟不起弘治九年六月十有九日以疾卒
年六十 娶江氏某女二子二易鄉貢進士
暹治舉子業孫男二女二之明年三月二十日
葬邑之登仙里劉墩之原不仕雖疏髯氣岸軒揭
平居恂恂簡重而臨事能卓然樹立其在衛幕猗
雖卑能搜剔奸蠹有怙勢者必以法裁之吏士
服生長綺紈不爲奢靡華麗之飾聞人有異業

聲績在兩畿尤卓卓可稱者皆公教也然則公之
賢使身得一職任一事以自用於世其裨補豈小
哉公以齒德當爲鄉飲賓辭不赴沒而葬于鄉則
爲之刻石著德以示後之子弟禮亦宜之非徒爲
孝子之私而已公生于永樂己亥六月初九日卒
于弘治乙卯正月初二日壽七十七以丙辰年某
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配呂氏賢而克相封孺人
子二長郎鑑次鉢女一適劉演

林勿齋先生墓表

先生姓林氏諱智字若濟別號勿齋系出唐邵州

言亦不金 卷三
刺史蘊之後世居閩之莆田曾祖崇寶父德如皆
隱居不仕先生生二年母陳氏沒又五年德如翁
亦沒賴繼母鄭氏撫而鞠之稍長出從里儒授尚
書習舉子業尋補縣學生正統甲子中福建鄉試
戊辰會試中乙榜授宜興縣訓導至則嚴立教條
示諸生以讀書作文之法俾各有所依循晨必衣
冠張燭坐堂上朗誦經書已而取古法書臨摹至
數百字手倦則復誦讀以倡諸生日以爲常雖祈
寒盛暑不懈諸生亦各勉修士習爲之一變大有
補於學校秩滿陞銅梁教諭未幾丁母憂服校

除宜興舊德先生之教者雖遠及士宦子弟
悅從者數十輩大肆講學文教聿興提學御史陳
選舉先生自代吏部雖不能用謁選之日遂陞縣
令先生謂人曰當道宜用人所長某將老矣安能
舍詩書而事簿書哉博一教官終身足矣崑山葉
文莊公時爲吏部侍郎知之擢蘇州府教授先生
至蘇學其教法無異宜興時諸生始若不能堪久
之服其化益親愛之致有身爲顯官而追念不舍
者先生前後爲校官幾三十年皆在江南而四方
縉紳多聞之故每當大比之年諸省爭先禮聘爲

主司考浙江者一江西者一所取多知名士
獨有識鑒云先生性至孝事父母早世每春秋
時節祭祀嗚咽流涕者竟日禮備俾隘徹而新
之增祀田若干畝婦翁之而無嗣爲之經紀
其喪得免暴露功其官教育之與諸
子等既長復爲之歸其他周貧賤族
重信義事多類此生於丁酉六月十日以弘治
甲寅正月五日卒享年七十有八以其年某月某
日葬某山之原娶趙氏子男八人曰巒岳密岳整
命岫崐巒早率孫男女二十七人曾孫四人嗚呼

先生之德之學甫人知之蘇人知之予宜興之人
知之豈待表而後見然天下不可以甫與蘇與宜
興槩也而能盡知乎况數世之下又有可恃者乎
是固門下士所宜憫而憂之者某於門下受教爲
最先故特爲之表而不讓焉

贈懷遠將軍錦衣衛指揮同知寧公配陳氏
墓表

正統己巳廣南弗靖今贈懷遠將軍錦衣衛指揮
同知寧公卒于寇難其配陳氏與其次子瓌皆相
失莫知存亡獨其長子瑾無恙事平瑾遂選入

內庭年始十一既長資性明敏益見向用積官至御馬監大監後三十年爲成化庚子瓌獲生還至京師太監公見之甚歡又六年成化乙巳陳氏亦還太監公遣人迎至京毋子相見如故時憲宗皇帝在位

今上在春宮聞其事爲嘆異暨

太皇太后

太皇后皆有賞賚既而瓌從征大同以功陞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因得

賜誥贈其父如其官而其母封太淑人居數年太

淑人思歸故土瓌具疏乞

恩特蒙改廣東右衛以便侍養太淑人之歸也

三宮賞賚之厚復如前日人皆榮之既抵家數月俄以疾卒太監公聞訃哀痛

上賻祭加厚并

命有司造墳安葬

太皇太后

皇太后暨

諸王亦皆有賻太監公乃擇明年某月具其父衣冠合太淑人葬于邑白雲山之陽來乞文於墓上

而騰驤指揮劉澄爲之狀惟寧氏世居南海東莞
都大良堡人後割其地增置順德縣故今爲順德
人先世嘗有顯者譜亡不可考入

國朝有諱日華者生武安安生在其諱真字克誠
爲人淳朴不好華靡居常茹荼以爲性爲戒處鄉
里尤善扶持患難周濟貧乏之類其生永樂
己丑沒于正統己巳得年四十大淑人性勤儉善
理家人所以賢之者如此其生永樂辛酉沒于弘
治癸丑七月九日也子男二長耶太監公少侍
英宗皇帝于乾清宮今掌

清寧宮事兼提督五軍營凡

朝廷有大昏禮并四夷宴享多委之次郎瓌孫男
一尚幼夫人有善行雖不幸遭變故亦未有不獲
報身後者如公之苑其不幸可謂極矣乃生太監
公以忠勤事

上稱賢近侍克致

恩典與其配雖存亡不同而同享其盛則一而已
要非偶然者至若太監公身雖在內而夢寐不忘
其親其誠孝所感卒獲與其母若弟相見又豈偶
然哉是宜書之揭于其墓以示其後之人云

曹府君徐孺人墓表

嘉興有名族曰曹氏曹氏有賢配曰徐孺人諱秀澄同郡嘉善儒家女也父曰文玉母曰陸氏以永樂甲申四月四日生孺人既笄歸于曹爲以東府君之配孺人自幼端重寡言笑在父母旁循禮度而孝敬不倦及爲婦事以東能執婦道性尤勤儉恒率諸婢晝夜紡績不以爲勞家人化之諸刺繡織巧之作皆媿縮不敢出視生子瓊教之甚嚴瓊奉母教若鄉慎行務農生殖穰克家子其後產業日盛食指日繁孺人卒不習侈靡事及以東沒寡

居五十年布素終身未嘗更一新衣其勤儉自若也有孫曰山早失母孺人憐其幼躬自鞠育雖甚愛之然教之益嚴俟其既長俾學于家塾日必考其課業或書不成誦則聲色俱厲不少爲容貸平生不喜尼媪有登門者輒麾之去曰無壞我門法其正如此孺人好施不吝凡鄉里之貧無食死無葬者必命其子周卹之歲饑視人親踈悉以次賑給之食其惠者甚衆及其子沒至山益好施與士大夫交游益廣而曹氏之名籍籍起浙西謂其世範固遠蓋亦有孺人之教焉孺人旣老山奉養備

至年九十三而卒實弘治乙卯九月九日也子
人郎瓊承事郎娶陸氏孫一郎山以中書人娶
錢氏四川按察使博之女曾孫男六人皆出於
峯岑岩崙巖下以丁巳十月二十四日
溪合夫兆也山持狀赴京請予諡
母鞠育無以至今日所以不遺者
以請者惟欲得一
恭孝慈節之美則
人有言婦者家之
家人厲階之害凡
示諸未爾

式之盛孰謂其無然哉宜刻之以慰山之志以
示諸未爾

虎賁左衛經歷張府君墓表

府君既沒之十六年其子欽虎賁左衛經歷三載
考最蒙

恩贈府君如其官階徵仕郎母馬氏為孺人於是
欽泣而念曰

朝廷不遺下臣施及

恩與吾父母不幸皆不及見痛恨何可言吾將致
其事歸守先墓謹錄

敕詞燎之以告于地下顧惟墓上之石尚無文以刻又何以發潛德昭慈訓而見

寵光之來之有自耶乃奉山東參政張克謙之狀晉謁再拜而請予與張少相知而經歷君又邑人也不能辭取其狀視之語皆不誣按狀府君諱亨字嘉會世家宜興爲宋參知政事諱之後自曾大父國用而上居邑之橋亭甲人稱橋亭張氏國用仕元爲鷹坊提領生廣德州學正茂鄉茂鄉以族大遷今所居曰張渚是生師賢師賢生愈高愈高生致遠致遠生三子伯曰本發季曰伯常其仲爲

府君府君生而純雅稍長從仲父致和學致和嘗爲信豐令剛毅方正教導有法臨諸子甚嚴獨愛府君由其孝友明順不煩束約也正統間大臣有奉

敕循行江南主斷繫豪民一時健訟者蜂起或訟其考翁事連信豐並被叔逮至京師府君於時極力營救往返道路數冒艱厄不自卹也其事卒白人皆稱爲能子其平居父母之側溫然無違禮毋周氏沒事繼母黃氏孝養不替兄弟相處怡怡如也雖衣服飲食無弗共者及推以待諸從昆弟子

姓以及媼戚朋友皆爲篤於恩義雖僮僕無不善
遇之以至人有急難周之不吝其事不能敘述嘗
客金陵同舍人遺金數斤獲之弗啓竟迹其人還
之其人出半以謝拒之毫釐不受又嘗獲鹽引於
道坐候其人少頃有泣者至則一富商奴所遺耶
與之奴謝曰非公吾必死王人之手感拜而去鄉
有窶人缺食而買其屋旣給之粟而使復居之如
故曰俟歲稔償我未晚吾不忍汝飽而無居也鄉
舊產茶四方來鬻者必實其直奴輩有不豫者曰
若欺心而增減之吾豈可爲哉因之以戒諸子姪

凡息錢租粟之入宜寬貸而勿斂怨如此庶家門
可保而久也有司屢役掌鄉稅不事掊剋歲饑更
出粟數百斛以助賑濟郡縣欲例擾童服則辭曰
吾安於苴布久矣敢冒圖榮顯耶邑大夫歲舉鄉
飲禮請爲賓至再卽辭謝不出教子居京秩雖不
獲生受

封命然人間之福安享已備可謂無憾於世者矣
府君晚號真率翁壽八十有四以成化七年某月
某日終於正寢後某月某日其配馬孺人亦卒壽
八十二孺人出同里士族少有淑行及歸於張婦道

毋儀皆有可稱以卒之某年某月某日合葬于南
華山之原子男四人曰原曰思皆克家曰欽郎經
歷君曰銓女二人長女適義官吳佐次適士人蔣
昕孫男八人女四人曾孫男五人夫德之優者不
近名以爲高足以轉移乎風俗產之厚者能散財
而益富足以庇覆乎鄉閭觀於府君可以槩見爲
張氏後人者尚嗣其仁於百世之下使君子之澤
無有窮也噫此固府君之意也

傳

南京工部尚書劉公傳

公諱宣字紹和一字應召號靜齋姓劉氏其先南
康人也在南唐有諱適者仕至工部尚書生君造
以吉州推官留家安福谷木坑故今爲安福人君
造生璞南唐進士至宋三世補太學上舍時人因
稱三舍劉氏公生七歲而孤遭家多故能自力於
學不隨同輩嬉戲從故禮部侍郎李公克述習春
秋精勤不懈父戍盧龍而沒躬往代之雖處行伍
中不廢讀書其志必欲以科第自顯時麻城鄒公

言原不錄 卷三
來學以都御史冰撫其地聞其業大驚待以殊禮
景泰庚午應試其闈鄒公美之郭外舉酒祝曰汝
此行必取解首不爾無相見也衆竊笑之是歲故
少詹事劉文恭公三試得公文卷奇之置第一如
鄒公言明年會試禮部高第遂登進士第授翰林
庶吉士壬申授編修丙子脩一統志成陞脩撰天
順甲申

憲宗嗣位克

經筵講官成化丁亥九載秩滿陞右春坊右諭德
脩

英宗實錄成再陞右庶子庚寅擢南京太常寺少卿
寺事多廢公建言十三事皆見采納丙申丁內艱
壬寅改除進本寺卿掌國子祭酒事公爲師待諸
生甚厚而差遺必公考校必明無不悅服者琉球
國遣子弟就學公舉舊制令所司給其日用之費
他日其子弟奉白金一觔爲束修公力卻之已而
復以其半爲奉事聞于
朝及得

旨乃受丙午召爲吏部右侍郎丁未夏旱奉
命祀北嶽地鎮弘治戊申

今上嗣位再進左侍郎公以漸衰求閒始拜南京工部尚書知公者乃惜其去公欣然以行至則會計出納革絕侵漁未幾財用頓積而推舉屬官以激勸其下人人皆為率職蓋歲餘以病不起辛亥七月十日也享年六十有七公少罹貧苦在盧龍時游學京師每徒步往返為寒暑所中輒疾死道上逾時始甦嘗建言禦虜四事其後有己巳之變果如所料及虜薄京城從裨將守備天津多所補益軍中有誘歸及欲妻以女者皆不從其窮時以下苟如此惟耿介疾惡是是非非不徇于人亦行

折人過晚乃務為優容善論事引援證據聽者忘倦多知

國朝典故每事能悉舉無遺故尚書姚公為吏部時以慶成宴坐位未定詢及公為言舊制至今以為式至功臣世系述其源委歷歷如指掌若山川險易雖遠在數千里外皆能指畫不羞人皆服其該博平居事母至孝迎養於京每日趨

朝必先問安遇一美味必手自奉進兄沒撫其孤女嫁之如已出事再從寡嫂及遇族人皆有恩意族有爭訟者開導以理使各釋然以去諸子教之

其嚴與其配王淑人必揖而後食居家自奉至薄
食不重味一衣至四十年蓋其務素又如此讀書
務求精熟爲文章必以理勝不務作新奇語有冲
澹集藏于家祖諱某父諱某也贈南京太常寺卿
妣並贈淑人三子長某官生秉善邑庠生秉
監女四人論曰公卿起諸士一旦富貴遂忘其故
而爲驕侈之習者比比如公祿位已崇所持猶
寒士雖古人何以加之且士非困窮不能自立所
謂貧賤憂戚庸士汝於成也公之志甚大力甚堅
惜未得專乎其位而盡展之故其事業之所立者
上此然其名則豈有久而不傳者哉予與公有斯
文契因書此以貽其子俾藏之爲家傳云

祭文

湖廣按察司僉事張公惟公少時負俗之累奮發
于心黽勉于事績學精專莫之或先鄉榜甲科遂
爾連連列職

中朝官階斯轉繼躋外臺仕路益顯雖則顯矣如
忤物何奉身而退其樂則多公身雖屈公名則完
公志不遂公心則安母氏高年幸供子職孝養期
終疾疹俄亟嗟我與公豈直同年旣忝鄉閭復結
姻媿聞公之喪哀痛倍百繫官于

朝欲徃弗克聊馳一觴惟寫我心魂如有知爲我

來歆尚饗

祭

某淑人母子之靈曰言言高堂有此女師靖專其德慎淑其儀身安享乎晚福子之哀乎明時謂非脩內行而獲陞官者乎兼之緬懷昨歲登堂獻卮指昭昭之德不傲南山而賦詩恍壽顏之在目曾陳迹之於地夫何倚仗之不常哀樂之難期望發屋而光滅悵萱堂之色憂惟苦塊之復重致傷生之可悲視疇昔而不若撫二極以纍纍設茵鼎而就泰置絜珥其何施念子道

大乎送死顧家禍何緣而重惟曰惟不死惟孝與慈

帝有諭祭之文史有表阡之詞棘心寒泉可慰在茲
嗚呼尚饗

某荷

誥封三代祭

祖某仰承

先訓屢荷

聖恩載錫

贈典始以七品贈父封母既遷五品

恩隨以加後官侍郎繼職宗伯重蒙

恩加及二代茲者官保秩滿又得推

恩伏蒙

制下褒及三代贈曾祖考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文淵閣大學士曾祖妣爲一品夫人而祖考妣考妣及先妻之贈典亦如之給

誥之詔方頒而加秩之命遽下今陞某爲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一月之內兼此二榮是皆

祖宗餘慶所及謹附祝文用伸昭

告以亡室贈一品夫人某氏祔食尚饗

祭

長姊孺人之靈曰與其同母實惟六人惟姊居長性行尤淳爰自笄年歸于故族婦道克持孝敬殊篤良人游學內助日劬忽焉中道實志寡居傑耕于田蠲織于室衣食能謀家業無失况初失子幾絕其生終焉嗣續置妾之功撫育其孤庶見成立自昔高堂傷感把疾自與別遣歲時屢歷繫官縻祿懷思戚忽聞訃來氣痛切激骨肉存亡永永

曠自煮粥無能揮涕沾臆敬遣兒輩奠以酒食尊
靈猶存洋洋來格尚饗

漢齊文集三卷終

徐文靖公文錄

四卷

神道碑銘

南京禮部尚書謚文僖黎公碑銘

南京吏部尚書謚文肅王公碑銘

封刑部員外郎錢公碑銘

采石李氏先塋碑銘

都察院右副都唐公碑銘

南京兵部尚書薛公碑銘

工部左侍郎杜公碑銘

國家圖書館藏
民國二十九年
六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謚康靖鄒公碑銘

南京戶部尚書潘公碑銘

戶部尚書李公碑銘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謚文安周公碑銘

極國壽寧侯謚文簡公碑銘

兵部左侍郎呂公碑銘

右副都御史李公碑銘

柱國太師保國公追封宣平王謚武毅朱公碑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文恪耿公碑銘

太子太保成國公謚莊簡朱公碑銘

柱國少師華蓋殿大學士謚文穆劉公碑銘

南京工部尚書程公碑銘

南京工部尚書馮公碑銘

都察院右副都謝公碑銘

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李公碑銘



徐文靖公謙齋文錄卷第四

神道碑銘

曾孫 莊重刊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禮部尚書謚文僖

黎公神道碑銘

弘治辛亥南京禮部尚書黎公以疾乞致仕

詔可仍

賜誥命歸明年以建

儲恩進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四月十八日竟以疾卒享年七十訃至

命有司諭祭及營葬事



謚文僖其孤民表詰

闕謝

恩他日奉公門人李學士賓之狀拜請神道碑銘予與公同朝且同官已久義不得辭乃據狀而書之公諱淳字太樸號樸庵世居晉之華容本楊姓曾祖元勳出繼姑氏後從父遷祖士禎父斌寧縣丞有德政並贈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祖妣徐氏妣元氏王氏並贈夫人公少苦問學從父宦遊與兄資深相師友天順丁丑

英宗復位之歲也舉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預修

大明一統志癸未同考禮部會試成化乙酉

憲宗即位充經筵講官丙戌遷左春坊左諭德丁亥修

英宗實錄成進左庶子甲午考順天府鄉試丁酉修

資治通鑑綱目成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讀

今上正儲位日侍講讀戊戌擢禮部右侍郎丙午改

南京吏部丁未滿九載遷左侍郎加正二品俸弘

治戊申始擢南京工部尚書尋改禮部又三年以

疾致仕而卒公性耿介寡合尤好直言居官屢除

弊事初入翰林有言被謫者即以書抵當道請救

其人當道者雖不能用然必實重之考鄉試時有
試卷竒甚後場不類疑有弊勾稽墨卷果得謄錄
生截卷狀按其事而取是卷爲解首則名士馬中
錫也人皆稱服嘗見天下鄉試錄多舛繆或犯
國諱摘奏數十條下禮部翰林院議治考試提調
官罪且申定格例行之至今及在禮部故事內批
出翌日承行者必

陞陳補奏疏以防奸僞除授寢廣有諷令勿奏者
執不可諷者色沮久之竟停奏在部不受私餽不
行請屬尤慎形跡事涉矯託輒窮本末必暴白乃

已聞人有玷行雖所甚愛必摧抑不曲爲庇覆下
至胥隸亦畏憚不敢犯素儉朴患鄉俗好侈躬自
裁抑昏葬飲宴之禮人多視以爲則重倫尚節痛
違祿養極嚴廟祀兄嫂卒其孤民獻及女皆幼育
爲已子遇二季沾滄無間言嘗歸省至臨清適山
東按察副使董國器妻死而董使未還特使人舁
其柩以歸太常卿余孟享卒家貧倡鄉宦合賻贈
俾襄葬事鄉吏鄧錄寓銀數十兩後祿死藏所寓
物候其子長乃還之所居黃洋渡積潦病涉捐私
帑築堤四十丈民甚利焉嚴於教子不假辭色至

訓諸生日亶亶不倦登科甲仕中外者相接踵下
逮胥吏有嚮學者輒優給役後亦多成名云平生
好著述有龍峯集若干卷及編

國家諸試錄合六百四十卷其家配金氏贈夫
人先卒子男六人民牧進士其子戶部主事民衷
民安國子生民俊民信女其子荆州府學生張孟
瑄次適鄉生程鶚三適縣學生羅熺四幼孫男二
循紀循章女一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黃湖
山之原金夫人附銘曰

洞庭匯澤其流洋洋公寔楚產挺拔不常昔起鄉

薦世遇

英皇對策

大廷萬言成章乃賜及第裒然前行出入清秩翰
林春坊危言正色耻和其光

治朝簡任官惟俊良匪籍銓曹孰爲較量冢宰之
亞謂公克當秉公薦舉賢路不妨仰視孤鳳修焉
南翔人則不容在公何傷宗伯掌禮名位益揚
召命將下步履不疆乞身歸田旋以云亡二品既
貴七袞亦長

朝廷眷念

未舉禮部

賜進士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脩被

旨偕修撰柯潛庶吉士吳國壽二十八人肄業東閣給酒饌及膏燭費

賜御府諸書癸酉夏旱命東嶽甘雨隨注甲戌丁外艱喪葬如禮天順十五年仍舊任康辰同考禮部會試時稱得人尋

命侍

東宮講讀辛巳預修大明一統志成

賜金帛癸未復同考禮部遷侍講甲申

先廟踐阼以侍從恩擢左春坊左庶子仍兼舊職

敕充經筵講官敷析明暢啓沃良多修

英廟實錄分掌禮館成化乙酉改南京翰林院學士至則迎母就養丁亥實錄成公以舊勞預賜戊子以母喪歸辛卯服闋適南京祭酒缺

朝廷特用薦起公于家公嚴督率明賞罰公差遣上奏論便宜數事又修廟宇學舍補刻書板建書庫門工悉就緒壬寅滿九載進南京吏部左侍郎時吏弊滋甚母差撥則呼爭於庭公按舊式叅以時宜著爲定規群吏懾服丁未

召爲戶部左侍郎乘傳赴

闕甫數月

今上登極遷南京戶部尚書復改吏部會有

旨考察諸司公悉心諏訪務求至當有小過而才
亦可用者別爲奏請得降級補外其以例考績者
必斟酌殿最不苟爲文具又陳八事多見采納修
治堂庫如國監而加備焉弘治癸丑年七十上疏
乞致仕

上優詔勉留再上亦如之甲寅以再考去任還家臥
疾乙卯春復上疏詞益懇

上念公

先朝舊臣進階榮祿大夫致仕

命有司月給廩米二石歲給輿隸四人比得報公
疾以篤越二日卒于正寢實五月二十五日也距
生永樂甲辰七月四日壽七十有二訃

聞贈太子太保謚文肅遣官諭祭命有司治葬事
丙辰三月十八日窆于縣西謝巷村之原公所自
營壽藏也初娶夫人吳氏江西左布政使潤之女
勤儉有則尤敦仁惠族里賢之先卒厝于祖隴之
側至是乃合葬繼娶今夫人孫氏尚寶丞仲徵之

孫亦有內行子二長沂舉成化乙未進士累官湖
廣右布政使其志行不墜公業次洛翰粟賑饑撰
鎮江衛指揮使女五長卒次適鄉堂鄉進士朱景
段瑞又次適吾子中書舍人元概今守節于家孫
五女四公性孝友言動不苟雖負才望而謙抑不
自矜嘗念宗族貧窶歲給廩粟憫九子澄之孤以
三品

恩移廕爲國子生又修世譜輯家乘以貽子孫尤
重義氣嘗得楊氏別業有祖隴在欲徙之他公嘆
曰彼以金產售入而不能保此三尺吾不忍也不

聽其徙闕其垣使四時祭掃焉公警敏精悍刺繁
理劇不勞而集彭文憲公慎許可獨器重公後雖
秩位隆高而識者以爲弗盡其用也其爲文雅健
有體裁詩亦清粹真行皆道勁脫俗所著有思軒
稿朝天稿若干卷藏于家銘曰

國有壽俊群士之則作之累朝獲匪朝夕鄉有耆
舊後生是規積數十年乃克見之公在南都爲六
卿長公歸南畿足範鄉黨七旬遐壽一品崇階公
實稱之孰云幸哉矧惟令終卹典優異節惠有稱
賜葬有地論德以世述事以文於百十年來者有

聞

故封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錢公神道碑銘
弘治丙辰四月壬午奉直大夫南京刑部員外郎
錢公卒其子太僕卿鉞請于

朝

上命有司諭祭遣進士治塋墓於是鉞泣而言曰不
肖孤無似徼福

天子寵及泉壤其有光矣如復得名世之筆刻諸墓
道先子死且不朽其何榮如之予不得辭則爲之
銘按狀公諱震字東之其先出於吳之崑山高祖

諱常曾祖諱誠仕元爲萬戶始徙家杭州祖諱安
一父諱禮生公穎異幼學即出語驚人稍長習舉
子業恒嘆曰大丈夫安能碌碌守章句乃棄去遊
沅湘間致財巨萬歸盡散鄉里之孤乏者復垂橐
去如是者數四不厭人有急難千百里赴之鉞官
陝時自粵杖策往視徧歷關中形勝數日挾兩蒼
頭徑去絲髮不以煩官旣歸老於西湖之上集古
竒方儲藥物彙別分貯揭所治證于上縱病者自
取不問其姓名每出民必羅拜道次以謝公曰欲
以採難非求謝也娶同郡虞氏封太宜人子男六

女二始公將教二子經學未知所授乃列五經于前縱其自取鑑得易鉞得春秋公嘆曰聖人之道見於經莫精於易莫大於春秋二子其得吾志矣時甬東楊文懿公以易名遣鑑師之錢塘季侍御琮以春秋名遣鉞師之鑑登戊戌進士蚤卒鉞登甲申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汝寧知府陝西叅政貴州按察使以右僉御史逃撫山東調河南進副都御史改太僕卿所至有聲績爲時良臣人謂公之學於是有徵焉公生永樂己丑某月某日壽八十某年某月某日薨

錢塘佛牙之塢銘曰

千雲之材器維大矣匠石所遺乃以自壽旣壽厥躬復昌其後發爲新枝久乃滋茂爲榱爲梁乃堂乃構遡厥本根匪夕伊晝維彼壽者終老林阜封以識之名不可朽

采石李氏先塋碑銘

弘治丙辰總督漕運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君德馨漕事至京師詣予曰吾李氏采石之墓拱木已積抱矣而墓碑未刻無彰先德予末小子忝承休緒而尤黷黷無圖則不孝之罪益重惟先生孔揚

昭大以假寵我李氏以詔我後人予按狀李氏世
為滁人

國初有諱慈隆者隨

高皇帝渡和取太平遂韜跡太平東山是為德馨之
高祖慈隆生茂林往來采石治生因家焉茂林生
順補郡庠弟子員善楷書預書

永樂大典典成授刑部主事

上郎行在為都方事營建命戶部尚書宋公入蜀
大本擇僚屬可同事者以公從既得木木出
山窮谷其徙而出也多經民墟有議夷窟

公曰寧迂道無震驚其民乃別取道以下民德之
餽白金者以千計公皆拒不納未幾坐事謫廣東
南雄經歷至今猶能道其遺政南雄生翔字某某
別號止菴德馨父也性濶畧踈財鄉人有稱貸不
責其息或貧不能存死不能葬男女長不能嫁娶
者來告止菴未嘗以匱乏辭隨遠近親踈予之多
寡悉中度見德馨少慧舉止異凡兒每撫其頂曰
此子必能大吾家因遣就學日夜訓誡以冀其有
成已而果然李氏世有積德其葬于采石蓋自某
始于今已三世矣雖嘗一發于南雄然位不甚顯

不克竟其所施未可謂食其報也今德馨貴而贈其祖若父如其官祖妣某氏妣某氏皆淑人天之所以報李氏者庶其在此乎銘曰

李居滁陽亦既有年太平之支由皇祖遷既來采石乃卜其宅三世奠安善人奕奕允矣南雄實起其宗受命至再而位弗崇爰及止菴輕財好施不世其官惟德是嗣匪深其源其流曷長匪培其根其枝曷昌惟我李氏其德既侈不福其躬初孫子爾孫爾子爾祖爾思爾或忘之視此銘詩

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唐公神道碑

銘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唐公諱瑜字廷美其先晉陽人宋御史中丞子方之後高祖諱英洪武初官松江上海烏泥涇稅局子文祥因占籍上海大父諱忠不仕考諱昭以公貴初封徵仕郎南京禮科給事中繼封中議大夫贊治尹衢州知府公姿貌瓌偉有奇氣爲詩文操筆立就以書中應天府鄉試登景泰辛丑進士授南京禮科給事中蹇蹇不阿選知浙江衢州府九年擢湖廣右叅政遷山西右布政使未行丁外艱服闋改雲南未幾擢都察院

右撫都御史述撫甘肅公之守衢也詢民間利病
以次行罷衢人大悅會歲久旱且疫公還自

朝覲下車即宿城隍廟自爲文以禱三日雷雨大
作後凡值旱禱輒應吏民相與勒石于周宣靈王
廟舊有孔子祭田奪于民公以俸贖還之俾世供
祀事有假媒聘贖財既而懼公之威鬻其二子及
妻以償公曰民窮而犯法畏法而棄妻子守之過
也贖其妻子還之衢號健訟公決斷如流數辨
獄民遂不敢欺公去衢衢人爲立生祠祀焉其
湖廣京山隄襄陽河置廣儲倉歲饑民賴以不

正雲南土官世襲法以絕爭訟定滇糧給散之宜
甘肅兵政久弛至則陳時政四兵備五罷忝將田
廣奏起才將許寧李璵勞邊軍卹陳亡邊人竦然
會中貴人以事諷公不從廣等從而媒孽之竟坐
事去弘治五年

詔復公故官致仕七年八月十有八日卒于家春
秋七十有二公娶尹氏封恭人先卒子男六鉞國
子生鏞鎧銓夔俱授松江守禦下戶鉞邑庠生女
五孫男十二人孫女十五人以某月某日葬其鄉
周涇之陽公爲政所至見紀有冰玉十詠有湖藩

十政有勤民倡和集士類懸思集其卒也衢之父
老及孔氏子孫挈舟千里來哭者不絕於乎公雖
不能與時順隨不克究其施然其愛在民其功在
邊公論在士夫是其不可泯者五故用鉞請爲文
及銘俾刻諸墓道以示來世銘曰

有願而替人中英少登甲第華簪纓入科出郡封
專城浙水東下流芳馨邦人祀之死猶生楚晉大
國藩垣弁其棠蔽芾多頌聲擢爲憲帥提邊兵羌
胡萬里勞經營除奸糾慝聞者驚覺機竊法來相
仍一官棄去一羽輕當時物論洵不平蓋棺事定

自有徵况乃憲考蕪康寧生而全歸沒有靈九峰
巉巖三泖清千秋百歲垂儀刑後欲知之考茲銘
故南京兵部尚書致仕進階榮祿大夫薛公

神道碑銘

薛故家廬之無爲州
國初有大司空相從

太祖高皇帝起淮甸入臺城攻安慶下江西復廬州
戰番陽攻浙江奪姑蘇下中原累著功勩凡機密
必預嘗遣督軍餉

上諭之曰卿功已應世爵茲行爲朕蕭何可也還進

太司空頗以怨言聞

上怒置之獄死子靖安亦以事舉家瓊州安置永樂甲午十月生公於瓊州公諱遠字繼遠少穎脫竒秀屬句如流宣德乙卯中廣東鄉試壬戌登進士第授戶部雲南司主事勤慎精敏不避艱險景泰中以薦遷郎中嘗以部檄覈實南直隸逋稅文案山積洞燭肯綮得其羨餘若干萬石歸之於公又同御史倪敬按大同邊儲搜決避隱邊軍足食天順改元以公使交趾還進本部右侍郎尋丁母夫人憂時河決河南

訖復起公以工部侍郎往塞之至則集丁壯三萬餘分工授任決口遂塞又自揚州門鑿河四十里以洩積潦蠲災賑饑伐材爲屋以居流民比還民遮道留之已而復授戶部成化元年兵討兩廣蠻獠以公督餉公星馳先調兵食師至如歸仍諭其衆能破賊者即有輜貨人人奮勇師至大藤峽躬冒矢石腹背夾攻賊卒陸左侍郎二品俸有白金文綺之

賜三年進尚書總督京儲六年夏江南運不至命公往視至則滌泉源濬河流漕以克濟十三年上

疏乞致仕許之十五年有

詔起公南京兵部尚書參預軍務是年冬以疾辭不允明年正月

詔許致仕既而子丕以廢除中書舍人迎公就養於京弘治五年三月

詔進榮祿大夫八年某月某日卒于京邸年八十有二夫人楊氏先卒子丕孫男一某公敏而好學於凡禮樂兵刑天文律曆無不涉其要尤熟

國朝典故在戶部最久凡文移奏劄悉出公手子部事例芟繁正訛體要歸一均節委積內外遠近

多寡輕重莫不法式會較出納吏胥拱手正統己巳之變摘漕卒戍邊以民代漕江南罷焉景泰中有言事已宜如舊便

詔集議戶部曰可兵部曰不可遂罷後復有言者時司徒以問公公曰兩議相持力奪之不如理諭之司徒如公言遂定每歲中外競陳利害始一人以爲可行而行又一人以爲可罷而罷前後予堦有司不知所從公以爲凡若此者一切報罷則官省民安同僚有惡私囑者怒色以待公曰事可行而行不可行而止何怒爲論馭吏則曰嚴刑以懲

不若先事而發善革弊不如無弊可革也仕宦四十年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吾少事親恒不足今安忍有餘哉子丕將奉柩歸葬無爲之原求文刻之隧首於乎公以孤童起海外奮身進士致位入座名顯天下其可謂豪傑者矣然公嘗謂戶部事多因襲使吾釐正之國可富邊可實毛可安也惜乎未及行而罷雖然公之志則亦可知矣銘曰

揭揭司空

興運首遭文經武畧爲時蕭曹山河之誓宜及而闕宿惠儲祥及公乃發遂登計相進大司馬出入勲名孰與齊者旣老而歸濡湏之丘焯德昭終揭于道周

通奉大夫工部左侍郎杜公神道碑銘

弘治甲寅三月六日工部左侍郎致仕杜公卒有司馳奏至

夫子爲遣官諭祭仍

命工部營葬公之子源等卜某年某月某日葬公于昌黎縣某之原以予爲公之同年乃以神道碑銘來請按翰林脩撰李君旻狀公諱謙字益之姓

杜氏其先定州人也元始遷永平故今爲昌黎人
曾祖諱彥文祖諱復父諱敏前妣楊氏王氏繼妣
董氏公少遊郡庠正統丁卯領順天府鄉薦會試
不偶以國子生歷事戶部時山陽金公爲尚書待
下方嚴獨竒公欲奏薦爲屬公辭之景泰甲戌登
進士第

朝廷修寰宇通志遣采事實于山東還授工部都
水司主事督呂梁洪三年考最愛

敕進階承德郎封贈父母及妻改禮部主客司庚
辰署員外郎癸未陞郎中以父喪去任服除改儀

制司郎中成化戊子冊封

晉府充副使明年

詔廷臣三品以上各舉所知時姚文敏公在禮部
知公才可用即以名上擢浙江布政司右叅議乙
未陞右布政丁酉轉左布政使庚子

召爲順天府尹壬寅工部侍郎缺即以

命公方見嚮用丁未得乞致仕蓋公年六十九矣
旣還鄉以

詔恩進階奉直大夫夫人以爲公榮而公尤康強不
衰凡八年以疾不起享年七十有六公居官善理

事爲工部王事時在徐州值歲饑疫區畫荒政作粥食人多所全活推其餘及收養孤老男女過時而貧不能嫁娶者皆出所助呂梁之人至今思之而平生政績尤多在浙江其平易明決既能使民懷而吏畏至於賓接士人忘其勢分而禮法之際有所不可雖顯要亦不肯阿從也初各省以織造上供文綺不如法者獲重譴衆因畏避至積滯數年所織造者久而濕蒸多壞工人或破家不能償公曰利吾身以害人吾不忍也遂合數郡解運卒亦無事人始免患嘗清理軍伍有訴於御史得更衛者公以爲非例持其文不下御史雖怒不怨也他日定賦役等第按察使欲增損其則而盡貸無產之家公以此輩皆游民而令賦役獨歸于力穡之農非重本抑末之意卒從公議歲侵特奏免田租若干舊有起運存留之數戶部以起運者不可免而止免存留者公言若然則一省官俸軍餉俱乏矣二者必增損之乃可執奏不已

朝廷亦竟從之及在工部適運河淤塞受

敕修浚因以其屬從行得便宜行事公盡心水利不憚勞苦數月舟行無阻公私稱便已而兵部尚

書余公子俊述撫大同多賈公帑物有誣其侵漁者時愛

敕偕給事中御史往覈其實或謂公曰

上怒叵測公與余有所言則容之舊辭之可免禍公曰吾知奉公守法而足計瀕行又有以危言怵公者亦不顧卒得其實而還余之事竟白其幹濟如此者故凡被

委命事竣輒受

一賜賚云公居家事親能盡于道父嘗病疽醫莫能療公泣禱于天躬吮之良久愈後父年九十猶就

養于官以浙地善且迎其兄姊事之人稱其孝友者無間言自少無聲色之奉雖退食燕居必正襟端坐妻子不敢狎視至接人臨下更溫厚可親是以人皆愛之公之祖若父俱贈通奉大夫工部左侍郎妣俱贈淑人配楊氏亦如之子男三人長郎源萊州知府次濟禮部司務次漢國子生側出女一嫁山西按察司僉事楊詳孫男五人孫女一予既知公之厚而又喜有賢子則公雖沒而有不沒之名垂之邦國也用以銘曰

有美杜公貌偉而厚起於甲科如木初茂枝葉翳

翳其陰四垂惟其本深其之不萎公少而仕爲冬
官屬勤敏之餘惠及孤獨無不聞藹于工曹薦
牘斯削匪公克逃公在斯官以身任事事有從違
惟理之是是則行之匪以一人列郡歌訟徧于吏
民公有才能施展未盡有

命召之爲京兆尹輦轂之下四民安如政尚平易
不煩前驅司空掌土乃擢其亞人曰宜哉公不自
咤綽有政績在於河渠亦復奉

命見於奏書出則未遠而日未暮如何回車以畏
末路優游閭里步履康強故舊笑言左右且觴况

乎有子已登蕢仕祿養正豐在長逝

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御太子少保禮部尚書
贈太子太保謚忠靖公神道碑銘

資德大夫正治上御太子少保禮部尚書鄒公以
清德重望致仕家居壽八十有四乃弘治壬子
某月某日卒卒之前二月公以杭屬縣大饑心切
憂閔手具奏疏以聞

上嘉公身居田里不預政事能達民隱如此旣
詔有司如所奏賑卹即出內帑文綺
賜公以旌其賢及是

上聞訃悼歎諭祭營葬一如卹典特贈公太子太保
謚康靖

恩禮優渥人皆榮之公諱榦字宗盛別號順菴姓
鄒氏其先嘉興人也後徙仁和再徙餘杭故今爲
餘杭人曾祖福堅妣某氏祖壽之贈賢政大夫禮
部尚書妣沈氏贈夫人公爲寧波府少詹事贈太
子太保謚文敏妣薛氏贈夫人文敏公在
太宗皇帝時爲宮寮卒時公尚幼適

仁宗皇帝監國南京特遣充應天府學生親加諭勉
賜鈔二千貫仍月給米二石以資養之公感激奮

勵力學不懈正統戊午中鄉試明年遂登進士第
庚申初授兵部職方司主事歷陞署武選司員外
郎郎中己巳八月北虜犯邊

英宗皇帝北狩京師戒嚴一時所需甲杖糧餉未有
能任其劇者僉以公爲宜乃超遷兵部右侍郎公
瘳竭智力日共厥事倉猝間發廩以給兵士或不
俟奏報而行一日兵士擁東城門請給馬草適鄉
民萬計避虜走城下叫號求開門守者難之公曰
草不得則廐馬不過度死爾城以衛民若無所衛
焉用城爲且聞虜距城尚遠即至近境門開無及

而民皆死矣竟從公言獲濟及虜退明年改元景
泰被

敕獎諭辛未清軍職貼黃事涉文選部壬申奉

敕考察山西官吏癸酉河南

詔往救荒民多受惠凡為

歸

命督易州山廠薪炭積

綜核其事公獨總其綱而

宜久處此

召還治部事尋陞左侍郎進階正議大夫資治

天順丁丑

英宗復位故尚書胡公方致其事去諸冊立大禮並
從公詳定而行時

襄王來朝故事常祭

禁門而入自遷都後來朝禮絕莫有知者公檢太
常故與行之及

上不豫復奏行

皇太子御文華門代朝禮成化丙戌

憲宗皇帝二年也命撫安畿內許便宣行事明年以
老辭位不允未幾特拜南京禮部尚書居二年

召還禮部仍令

經筵侍班自是治部事者十年至加太子少保屢以老請

上皆不允後復請不已特

賜敕致仕令馳驛還仍令有司月給米二石歲給僕夫四人蓋家居者一紀而終公性謙謹喜揚人之善處事是是非非不肯詭隨忠勤奉

國老而彌篤嘗因災旱所以憂費濫賞及修苑囿設齋醮爲言以爲不可道過多因極言其弊奏定定制至今遵行之少侍文敏公多聞典故及居

往往述以諭諸寮屬其言皆可書

代之老成

人也公配王氏贈夫人先卒子男

煜次煥國

子生女三長適葛某次適瀉臚寺序班蘇和次適處州衛指揮使牛洪孫男三圭坤堂女五長適杭州前衛指揮王楷次適指揮陳震次許適李端其二尚幼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餘杭山之原煜奉南京大理寺卿致仕夏公之狀來乞銘其神道之碑爲之銘曰

餘杭有鄒來自樵李山川清奇乃鍾厥美惟文敏公廟食邑中

仁皇眷念公爲孤童感激不忘甲科是繼克世其家
益大名位豈惟大之身寔有勞郎署超遷始于兵
曹都城介嚴武事克濟暫出而還遂擢禮侍旁稽
典故以贊

治朝宗伯之任居而不驕

帝曰汝嘉登之宮保

寵命日隆屢疏請老終焉得

旨優游里閭險歲憂民日有奏書嗟茲老成世豈
多有畢公去周厥德愈懋公既逝矣賢名則留
恩澤所及貫于高丘再世易名爲時令族祠墳

望過者必肅樹碑神道松陰我我爰勒茲銘永
不磨

資善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致仕潘公神道碑
銘

公姓潘氏諱榮字尊用其先出河南之固始唐末
從王審知入閩有仕于漳爲龍溪縣簿者因籍焉
祖諱從考諱乾皆有隱德公生而瓌異鄉老長指
之曰是必爲吾鄉偉人弱冠充郡庠生正統甲子
舉福建鄉貢戊辰登進士第奉

命齎銀幣犒師廣東景泰庚午拜吏科給事中彈

駁有體論停起復抑奔競數事尤切多見嘉納壬申陞左給事中充

荆府冊封副使不受餽遺癸酉滿三載

敕進階徵仕郎封父如其官其母氏爲孺人甲戌歸省

賜楮幣爲道里費未幾值父憂去齊骨立事母不離側天順己卯始以服闋復任辛巳充

蜀府冊封副使如使荆時壬午簡充琉球國冊封使

賜麒麟衣金帶以行至則奉宣德意王以下皆

竦息聽命陪臣請爲中山八景記公援筆立就有用夏變夷語國人爲之刻石甲申還

朝陞都給事中以母喪歸如喪父時己丑復任六科諸給事無先公者庚寅陞南京太常寺少卿癸

巳

誥進階中憲大夫加贈父如其官母爲恭人嘗

上疏乞致仕不許丙申陞南京戶部右侍郎戊戌奉

敕總南京糧儲尋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領其事己亥

誥進通議大夫加贈祖父祖母陳氏及母皆爲淑人辛丑

召入爲戶部左侍郎適尚書缺遂署部事免兩浙償補鹽課人皆稱便會久旱漕河淤涸公奉命督治運舟畢至癸卯再乞致仕

優詔慰留之甲辰陞南京戶部尚書所出政令大抵以節財卹民爲務丁未

今上以登極恩誥進資善大夫復加贈祖父祖母及母皆爲夫人公疏凡三上

上若曰卿効勞久茲以老疾懇辭特允所請給驛以

歸其令有司月給米二石歲給輿隸四人南曹諸公卿祖餞都門外賦詩爲贈道路榮之弘治丙辰十月十八日終于正寢壽七十有八訃聞

朝廷贈公爲太子太保遣有司諭祭治葬丁巳某月某日窆于某山之原配林氏有賢行先公十五年卒累贈夫人側室溫氏生子四人長謙

賜冠服次儉國子生次麟次恩皆郡庠生女二長適邑庠生陳雷次適鄉貢士蘇霄孫九人統紳綱綸經瑞慶繼紀溫氏居公喪哀瘁成疾後八日而卒嗚呼公以敦樸之資袍德履善不自表襮一命

二十年而始得調及其資望俱積公卿之選自有不能釋者而累求退避卒克自遂以保身完名享有高壽多賢孫子世之所謂福殆無不備天之厚善人其理固不爽哉儉走京師奉翰林江侍讀瀾所著狀請予銘刻諸神道以告來世予與公同朝知公之賢舊矣乃為銘銘曰
有偉潘公廣穎豐頰身居廟堂表表人傑為內臺佐為卿曹長敷歷兩京國計是掌官累
八命再世貶封七十而歸九載乃終
皇有卹恩贈官賜祭有墓若堂二品之制存順沒寧

有泉有榮豈無若人公有令名古人有言難進易退公實善處功名之會人皆不足我乃有餘其未盡者歸于太初穹碑峩峩瞻彼神道我銘公德來者是告

戶部尚李公神道碑銘

公諱棗字某 姓李氏其先山東歷成人永樂初有諱 者謫戍南丹後改編隆慶州民遂籍隆慶是為公之祖考考諱某皆以公貴贈戶部右侍郎公自少穎悟為州學生有聲場屋景泰壬申登進士第授兵部主事歷陞員外郎郎中皆克舉職成

化二年陞河南右叅議擢所部課民種桑蠶戶看
干株因以考長吏勤惰且令月條上其他政政郎
善則溫言慰之郎不善則訶譴不少貸由是州縣
之吏罔不知懲勸四年丁母夫人憂服除改四川
奉

敕提督松潘等處糧儲出見彭索河荒田彌望乃
召其土人而問之曰是可耕地而不耕何也衆皆
謂生蠻往往擾耕爲患公則相視要害設橋梁墩
堡塹柵爲防民乃耕耕遂無擾時松潘有堡曰張
臘茂州有堡曰松溪皆爲生蠻所攻公與叅將某

前後擒殺數百人蠻乃遠遁捷聞

朝廷屢有寶鈔綵幣之賜灌縣都江堰壞歲役夫四
萬人修之吏得黃綠爲姦公去其十九築不逾歲
而功告成民永賴焉七年陞河南右叅政其居官
聲實一如叅議時十一年陞江西右布政使未幾
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述撫河南至

則剗刮宿弊理冤獄黜賊吏定九等差役法時
黃河水溢城浸者三版公視東南角低下乃分
命守土之官日夜䟽濬始免決囓之患十六年陞
戶部右侍郎尋奉

敕述視山海邊關整飾兵備置牀子弩一萬五千
張弩可射三百餘步又設飛石飛木可發五七十
步者各數十萬削山坡成峭壁東西數百里歸而
以圖進

上賜鈔四千貫二十年轉左侍郎權尚書事時河南
山東此直隸連歲旱穀無所出州縣當輸邊者類
橐銀就糴以輸米踊貴斗至數百錢然亦實無甌
石賣者而武吏催督道路旁午勢甚張皇公聞之
乃請輸銀太倉而以太倉之米轉輸於邊米價遂
平二十年奉

敕總督三邊軍儲兼賑濟饑民時關陝不雨
矣公齋心默禱所至天輒雨又引渭水為渠經行
百餘里以利居民是歲大稔民賴以全活者甚衆
公還

朝復具圖以進

上喜又出寶鈔四千貫賜之遂有意大用公矣明年
陞本部尚書總督京通兩倉內外僚吏素熟公名
皆慄慄危懼惟恐有犯公者時公雖不大聲以色
事固無不理也二十三年公遽有去志遂上疏乞
身以歸買田築室於隆慶城西北日與親舊觴咏

其中或問以官事則不應弘治五年以建立

皇太子恩進一品階七年某月某日卒于家年七十
有四娶某氏繼娶某氏皆贈某氏四人長曰某
廕補太學生次曰某州學生某女四人長適
某次適某其二尚在室孫男某女四人長適
人不能委曲又好面折人過其責亦不掩護
故權貴人多怨公公將用禮葬其所葬其去也亦
以是云銘曰

南丹之李派自歷城暨入隆慶李斯有聲李之有
聲寔始于公才德並茂位秩益崇公佐三藩至有

成績孰爲最多西蜀赫赫蜀有土田公爲耕之蜀
有寇盜公爲平之蜀民嘻嘻惟其所欲公爲蜀民
奔走僕僕公撫河南河水瀾瀾浚之導之河迺東
馳不震不動公之在邊孰謂強虜而敢瞰焉公視
饑民哭聲載途裹糧以哺民或歌呼歲儲浩浩東
南之輸公手出納不爽鏘銖惟公之才已用于時
人猶有言不究其施惟公之位已極其至人猶有
言不久于事公其已矣爲公慨何刻銘墓隧百世
不磨

故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謚文安周公神道碑

銘

周之先爲蜀之資陽人宋紹興中始徙叙州之長寧故今爲長寧人七世祖惠仕本州知州曾祖世祥祖本原父永隆俱儒學訓導邑人稱世儒周氏以別其族至公以儒術大顯於世公諱洪謨字堯弼號箚齊又號南臯子自少穎敏好學不倦侍父官長陽處諸子中卓然有名正統甲子領四川鄉試第一明年復占第一甲進士授翰林編修景泰壬申左春坊贊善丙子修寰宇統志成陞侍講天順戊寅進侍讀署南京翰林院事甲申

憲宗即位召修

英宗實錄改翰林侍讀丁亥進學士陞南京國子祭酒丁母憂服除改北京祭酒擢禮部右侍郎由左侍郎拜本部尚書丁未進太子少保積階資政大夫正治上鄉

今上即位之元年爲弘治戊申

上念公嘗以老請致仕令乘傳而歸
陞辭之日

恩禮不替又三年以疾卒于家辛亥二月二十三日也壽七十有二訃

聞命有司諭祭治墳仍

賜謚曰文安公少以文爲業然有志政務多所建
白初在翰林郎勸

上勤經筵以講

聖學謹內治以敦正本復條十二事以進及蜀

寇作與長寧陳境公知兵事及設法備之術甚
悉遂見擒而其地宴及備兵所設務規矩表率
生徒且言修祀事廣倉儲禁酷刑減徵稅攘虜撫
夷十事

上悉嘉納之又言

聖朝尊崇孔子其塑像冕服既循前代之舊用天子
之制而禮樂不彌封號不加殊爲闕典宜下禮部
議之尚書鄒公以尊崇孔子初不在此爲奏然
朝廷竟用公言始增籩豆舞佾之數在禮部時首
言書載璿璣玉衡蔡傳不得其制乞改造以備占
候既成有羊酒寶鈔之

賜後烏思戡等處入貢其貢使數踰舊制一歲中
有至三四千人者賞賜靡費不可勝計自長河西
諸番皆冒以圖利公言此特無印符爲驗耳宜依
海外諸番例各給與符二十道入貢備填貢使物

數于上仍識以舊賜金印至關驗以防詐偽
詔從其議其費始省丁未月當食不食或以爲宜
賀公謂此陰盛之象其可賀耶遂止嘗奉
命祭

天壽山神見役夫運載相繼于道知有所營建也
歸言月令云盛夏不可興土功又曰舉大事則有
天殃今歲大旱未必不由於此且時方炎蒸人易
疾疫宜暫休息之不報及既歸老蜀中倦倦不忘
朝廷猶力疾疏安中國禦四夷十事遣人馳進悉
命所司議行蓋公忠勤之心至於終身乃已公平

生尤喜著述凡經史稍有疑難訂正之其爲文簡
直不爲奇險語而理致明白粲然可愛所著有疑
辯錄三卷南臯子集二十卷籌齋集五十卷公之
祖父並累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妣趙氏韓氏並
贈夫人配王氏咸寧教諭錡之女有賢行封夫人
子二長汝端鄉貢進士汝靖國子生女三長適鄉
貢進士李鯤次適進士劉武臣又次適任琛公爲
人莊重和厚喜怒不形與人交久澹如也對客談
論出入經史疊疊無窮性更孝友侍母夫人居兩
京極其奉養待弟洪範恩義兼厚鄉黨稱之予與

公舊爲僚友相好且久以公卒之明年某月某日
葬某山之原其子持禮部尚書耿公之狀泣拜請
銘于神道之碑義不得辭也銘曰
公昔翱翔來自西蜀甲科高躋朝士屬目詞林春
坊出入仕祿惟仕旣優而學則篤矻矻歲時不忘
誦讀堂堂辟雍士遭教育

帝曰汝賢有

命宜服舊規獨特造就何速乃登禮部自亞而鄉
國有大禮屢議而行夙夜在公勤勞不寧遇事卹
言豈畏近名奏疏屢上攄忠獻誠

朝廷更化登用老成公忽引去尚被

恩榮孰知三載遂隔死生惟公著述縱橫几案遺
被後學有疑已辨惟公論議老而不倦載在

國史後當有傳巍巍蜀山白石嶙峋有司相役築
茲高墳孰云公亡卹典維廢乃闕神道樹之堅珉
百世而下考于茲文

故推誠宣力翊運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壽寧侯贈太保昌國公謚莊肅張公神道碑

銘

張公諱巒字來瞻別號秀峯

今皇后之父也曾祖諱希信祖諱迪夔州知事考諱
綏俱以公貴贈壽寧侯曾祖妣王氏祖妣郝氏妣
裴氏俱贈壽寧侯夫人公之先河南人也自希信
府君徙山西徐溝知事公再徙河間之興濟故今
為興濟人世有積德人謂其家當顯然知事公與
其兄交城教諭縉仕皆未達後有知地理者謂其
地當出大貴人公時方業儒淹于場屋亦莫知能
當之者及公之配金夫人一夕夢月入懷已而生
聖女果正位
中宮為

皇后實配

今上皇帝誕

今皇太子以固

國本於億萬年而公乃屢受

恩命至封高爵此豈偶然也哉成化丁未

憲宗皇帝在位

今上為皇太子以册立

妃禮成始授公鴻臚寺卿弘治戊申

上嗣位以册立

皇后禮成超拜公榮祿大夫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

庚戌再封推誠宣力武臣等祿大夫在國壽寧伯
歲祿千石壬子又以期立

今皇太子禮成進封壽寧伯
光祿大夫祿加二百石

賜鐵券俾子孫世承榮祿
寵眷之來有加未已又五月公偶得疾方

命醫療治越旬竟不起

上聞訃震悼輟視朝一日

皇后執喪哀疚克盡孝道於是

上命禮部行卹典祭賻加厚贈太保昌國公謚莊肅

皇太子若

親王及

諸王皆有祭公侯大臣往吊祭者不絕而太監李
公榮秦公德奉

命典喪事仍令工部等官擇吉地治墳塋

恩至渥也公貌清俊性醇厚君家孝友交人待物
重信義尚寬和人皆賢之本出宦族其從兄岐以
進士官至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重念家世自少好
學誦書綴文力欲取科第以繼志竟不遂乃膺貢
入國監及爲外戚感

恩圖報夙夜不忘禮接士大夫謙謹愈甚未嘗以
富貴驕人素儉約不肯妄費至於故舊及貧乏者
輒周卹不吝論者謂公德厚宜壽考不意止此
生於乙丑七月十四日卒於...八月十一日享
壽四十八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都城西香山鄉
翠微山之原夫人金氏亦出興濟名門婦道母儀
賢行甚備子二人長鶴齡聘嘉善長公主女王氏
次延齡葬有期鶴齡等奉李學士宣之狀請銘其
神道之碑惟外戚見於史冊者有漢有表唐宗以
來有傳如公之遺

聖明躬享其盛生榮死哀又非前代之可及可無
以昭之銘曰

天佑

皇家

聖神在位早正

中宮流虹合瑞篤生

儲副實惟元良

國本既固

皇圖益昌推厥自來以親外族有美張公克膺福
祿惟公累世積德有人或出或處同歸於仁公昔

字歸恂恂好學力繼其先志向堅確壯而託迹鄉
人亦有言天道好還有兆斯開地靈夢吉

帝室聯姻公起鴻臚

寵眷頻蕃受秩惟膺不端年 督府朱衣玉
帶富貴顯榮中心抑畏畧無驕 律方來尚有
後

命盛世遭逢

國有大慶漢廷故事恩澤殊優爰從伯爵遂列通
侯帶礪誓文金書鐵券世世子孫承茲





寵眷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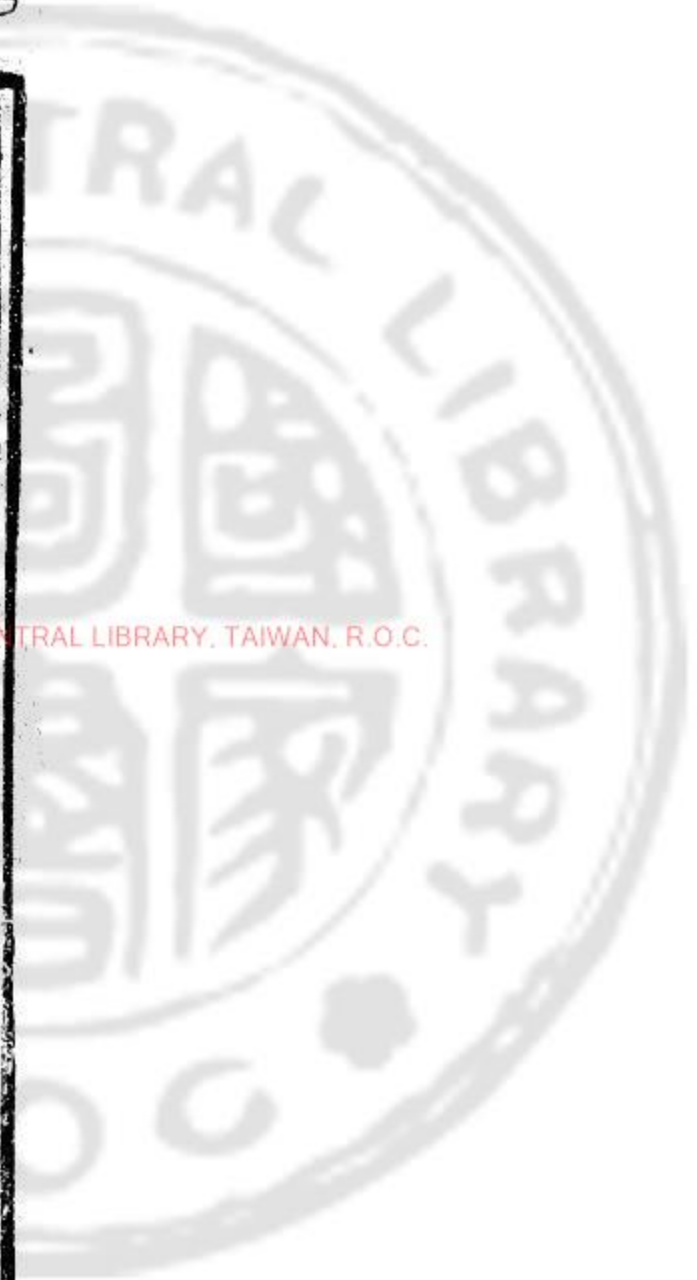
命競惕公無所容匪幸而致禮宜顯身及申年
如川方至夫何溘焉以厭斯世

宸衷震悼卹典惟豐哀疚致孝以慰

中宮賜謚易名加封大國豈厚於公惟以報德公雖
逝矣子孫克承爵位相傳誓文可徵都城之西既
得吉！

賜葬於斯垂麻嗣續墓有神道樹之豐碑百世之
下考之銘詩

故正議大夫資治尹兵部左侍郎呂公神道



碑銘

國家任兵部大臣必簡選嘗歷邊閫習軍事者正
佐相資先後相踵居中制外坐收昇平之効當
憲廟之季逮今

天子在位若呂公天章其一人也公諱雲天章其字
保定安州人少爲州學弟子員舉順天府鄉薦試
禮部輒弗利成化初選爲監察御史僅踰年會
朝廷有事于東夷從左都御史李公秉往紀功還
擢南京通政司右叅議未幾以內艱去服闋改南
京光祿少卿

召入爲太僕寺少卿馬政修舉薦爲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逃撫延綏有虜警衆議未決公曰虜旣深
入宜堅壁待之彼無所獲必困而歸歸則以勁兵
邀其後可以得志果如其言事

聞有白金文綺之賚旣乃築邊墻三百餘里虜不
得近人恃以安山陝饑榆林獨熟民流集者甚衆
公慮其生變縱令出境墾荒地爲田以食或爲其
招寇公曰使不出境必饑而鉅欲招寇無米可恃
後竟得無他所活不可勝計邊人至今能道之久
之徼外益無事於是有兵部右侍郎之擢弘治初

遷左侍郎時天下無警曹務外無以自見屢有建
白皆下有司比持節封

宗藩清稽武誥名籍皆其餘事也其爲人樂易可
親遇事不窘交朋友待鄉黨皆從厚是以人賢之
公年六十有六卒於弘治甲寅五月九日將以乙
卯某月某日葬于州城南四村之原

上命禮部諭祭工部治葬皆如制公曾祖諱某世家
州之集賢里因號集賢居士嘗導漳沱河水以利
民人稱爲呂公河祖諱伯榮考諱敬俱贈正議大
夫兵部右侍郎妣皆贈淑人娶陳氏累封淑人先

卒子二長時正以

恩爲國子生次時應側出女三國子生房銘錦衣
百戶袁凱士人李某某壻也時正奉狀請銘于神
道之左故叙而銘之銘曰

公昔乘驄向東漢晚歲提兵駐河朔山川盤紆地
包絡譎虜窺覲進還却行能運籌坐方畧入爲貳
卿其竟握中制無論北門鑰資深地中當峻擢竟
以是終竟何邈九原茫茫不可作終始哀榮兩無
作

王畿之內州有郭公歸

賜葬猶

寵渥我銘在茲石不剝後千百年光有焯

右副都御史錢塘李公神道碑銘

李氏之先汴人也從宋南渡來杭入元有仕爲管軍萬戶者以事謫居徐州其後子孫以兵亂而還故今爲仁和人公諱昂字文舉生則穎悟不群弱冠登浙江鄉試明年景泰甲戌舉進士除工部都水司主事改兵部車駕司陞山東青州知府年始三十有一人以其少未更事爲慮至則廢政悉舉郡中稱治凡八年闢田至五千七百餘頃賑饑民

百二十萬而復業者五萬二千五百將滿去民狀公政績三十有四事上於述撫大臣願留公終惠一郡俄陞福建布政司右叅政民懷思不已刻像于表海亭列邑皆建祠或有寃不得申者輒走祠下愬公其得民如此丁內艱服除改山東尋進右布政使舊治民鼓舞而迎者載道再轉河南左布政使時值歲歉悉力賑卹又吏弊多端公作吏範門約禁典以戒飭之四月適江西盜起贛州聚衆劫掠會昌信豐諸縣殺郡縣官其勢甚熾朝議以公宜當述撫之寄遂擢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以往公奉

敕即行以官吏因循多不用命痛繩以法乃議立營堡壓賊巢穴使不能出別募勇敢士與兵民同操習已而進兵賊聞風皆披靡斬獲不勝數事聞朝廷賜敕獎諭公以今賊雖滅當立守禦計蓋會昌與福建接境萬山阻絕爲上杭武平流賊所聚雖嘗有其守禦而寡弱不支宜即會昌立行都司以統諸衛乃創述檢司於龍南要害地庶保無虞奏上皆從之公以賊平跡乞致仕不從移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府地方以

口計重務推究其利弊而罷行之則以在江西以嚴致怨怨家相與騰謗而公竟去矣識者恨之公爲人精勤明敏才氣沛然遇事能爲若無難者性尤孝友每恨早孤語及其父輒嗚咽不已奉母夫人能盡色養事兄及二姊恭謹其賢又可稱也素好文翰所著述多有可觀有文集四卷奏議三卷藏于家曾祖某祖某父真累贈中憲大夫前母喬氏母吳氏累封太恭人公初娶盛氏監察御史某之女再娶陳氏南康知府某之女贈封並恭人子二曰世蕃世夔俱側室張氏出其生宣德九年

十月十二日卒于弘治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以明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自公之去江西

朝廷論平賊功屢遣官

賜文綺寶鈔以酬其勞及卒

諭祭營葬皆如卹典

命其子世蕃爲太學生奉南京大理寺卿致仕夏公狀以神道碑銘泣請於予予與公有同年好雖不忍銘而其情尤不可已也諾而書之銘曰

公生於杭起自弱冠甲科先登翔翔雲漢爰自郎署出守大州循良之政卓爾惟優乃歷三藩

政績峻擢都臺昇以重貴度民不靖山谷跳梁西望疾驅

璽書煌煌屬吏驚聞相戒用命群寇蕩然易亂爲靖公有長策惟亂可平公有時譽而謗亦興移鎮于淮才未及展歸休于杭吾席可暖以邀以遊其樂自由俄歸泉臺斯世莫留古云人亡公論始定昔者浮言曷爲公病身後優卹降茲渥恩松柏交蔭屹然墓門湖山之間往來冤氣功業未終尚戀斯世乃伐山石載此銘詞百世之下可考于斯

故奉天翊運推誠宣力佐理武臣特進光祿

大夫右柱國太師兼太子太師保國朱公追
封宣平王謚武毅神道碑銘

王薨之明日訃聞于

朝

皇上震悼下有司據奏並行卹典於是禮部按諸司
職掌功臣公當追封為王

制可乃封宣平王禮部請定謚武襄王子暉奏謚
與祖謙實同復改謚武毅翰林撰誥文工部給棺
木米布

上及

購之不惜重價所錄自唐宋以及

國朝諸子百家凡數千卷皆手自校讐近世稱藏
書之富者殆莫加焉且長於鑒賞法書名畫一見
即能定真贋或有書淫畫癖之謂君笑曰視寶異
物者何如哉尤尚行義赴人之急如不及其在京
師士大夫之賢而貧者每取給焉第仕儀蚤夭有
遺腹子且撫且誨愛如己出今考巧員外郎且也
成化間君數過予閒論古今事亶亶不竭予心獨
備之謂如君者非獨為閩產之傑也於乎以文敏
之勲蓋所謂猶將十世宥者而君一從吏議擢外

十餘年其從弟仕偉才譽相上下亦坐是累謫以
死是孰爲之耶世嘗謂天之於才必愛惜而培植
之其果乎如此耶予與君善者喜其好古篤學重
其行義惜其不遇於時而懼其遂泯沒於後也故
爲表於墓以告後之人尚勿毀哉

封山西道監察御史何公墓表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何君鑑嘗知吾宜與予重其
爲人國聞其家世之舊庭訓之善得厥考樸菴公
之賢公既卒鑑奉工部左侍郎徐公貫所爲狀請
予文表於墓道之石乃據而書之何之先本青州

人五代時有曰茂者仕吳越爲節度使卒于
之新昌子孫因家焉代有仕者祖諱友諒

國朝爲訓導祖諱遵道考諱彥廣皆隱於鄉公老
友信義出於天性甫弱冠即代理家政力田供養
奉時

館賓客婚嫁弟妹皆不以煩其父後當分
異各

其勞欲多與之公獨取瘠田敝屋悉以器
物讓諸弟毋愛少女既嫁公猶析產與之父母疾
公不去左右至顓天請代居喪毀瘠葬祭皆如禮
尤重意氣間遊京師里人有以白金數十兩託公
有所營置道爲賊所劫公爲貸金終其事而還過

杭得遺金一囊于道俟其人而還之歲饑里人乏食捐粟濟之有借公馬者斃而償以價公慰遣之而不責旅次寧海開戶而卧有虎當門耽視久之搖尾而去園有瓜二實一蒂人稱瑞之以爲陰德所致公教子有法鑑舉進士知宜興時遣使迎養公以親在不果行常書清慎勤三語爲戒鑑爲御史復勉以許身報國後被封爲文林郎山西道監察御史知河南府時公已終制乃就養無何直大饑人相食乃歸命鑑悉心賑球以全民命及鑑爲都御史巡撫南畿又戒之加說詳焉故鑑所至有

蘭寇大同

命王佩平胡將軍印總京營及諸邊兵虜見軍容甚盛遂引去巳丑

賜勲號官階爲奉天翊衛推誠宣力佐理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撫寧侯子孫世襲伯爵追封三代庚寅虜酋阿羅出寇延綏

命王佩平虜將軍印節制諸邊兵擒斬數百獲牛馬器械以萬計

上降敕耶軍中封世襲侯爵留總制三邊辛卯虜復抵柳樹泉諸處王率兵與戰別出奇計兵邀之復

大捷

賜予加厚丙申

命入侍

經筵戊戌加太子太保官其次子暄爲錦衣百戶
增歲祿六十石己亥遼東守臣報建州賊伏當加
糾三衛入寇

命王出師王出賊不意破其營五百餘所焚廬舍
二千餘間獲馬及軍械倍之進封保國公庚子虜
復犯延綏復

命王出師加太子太傅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增
歲祿三百石給誥券仍封三代辛丑虜酋亦思馬
因寇大同復

命王戰于海東山等處擒數人斬首百二十餘級
獲駝馬牛羊二千軍械三倍之

賜世襲公爵再給誥券癸卯虜復寇大同

命王佩鎮朔將軍印總制大同宣府諸路兵獲馬
百五十疋加太子太師丁未

今上嗣位敕王修

茂陵庚戌敕修

太廟夾室加大師兼舊職改掌後軍都督府事自爲

侯以來值三大禮數爲班首率群臣稱賀凡有大
事告于

天地社稷山川

太廟然後遣行王禮度恭謹觀者起敬軍國重務有
廷議者王必與焉詞論剴直不爲避忌嘗以疾
詔陳時政數事人謂得大臣體病疾增劇

上遣中官

賜羊酒蔬米

命御醫視療而王疾不可爲矣王素孝養與其弟
都指揮甚友愛器宇宏深言笑不苟內蘊籌畧莫

窺其際而蒞政行法一以嚴爲尚跋歷旣久威望
益隆

內朝外閫皆倚以爲重蓋庶幾古名將之風而遭
際承平外侮不競用能樹功進爵保身完名壽考
令終追封大國終膺美謚又有賢子孫嗣爵延胤
以引于不替殆世之所僅見者也嗚呼偉哉王元
配孫氏都督宏之女賢而蚤卒贈保國夫人繼張
氏大師英國公追封定興王之女亦有內行封保
國夫人子七長暉錦衣衛勳衛當襲公爵才器可
稱次暄累官錦衣衛指揮使管鎮撫事次睽昉叅

晚皆例

賜冠帶女四長適永康侯徐錡孫二王生宣德己酉十一月某日薨于弘治丙辰二月某日壽六十八葬以其年某月某日銘曰

朱有伯爵肇自撫寧惟王之才克肖克承內握戎機外總軍旅運謀奮力莫我敢侮著功效績餘四十年人曰王才

帝曰汝賢由侯陟公位極五等載加公孤秩位殊賈錫之誥券誓以山河公子公孫其永寔多宣平有封武毅有謚

聖恩孔彰昭于世世家有譜乘

國有鼎彝神道有石銘章在茲紛紛武家如此蓋寡王名不窮以俟來者

故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特進榮祿大夫太保謚文恪耿公神道碑銘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耿公以弘治丙辰正月十九日卒于位

上聞訃悼惜輟視朝一日

賜祭賻如制仍命有司造墳復遣吏部司務王泰護其喪歸葬

恩至渥也既卜地於河南永寧縣長水鎮紫蓋山之麓某年十一月十七日葬焉今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洛陽劉公既銘之其孤珣復持楊洗馬廷俊之狀泣拜復請予製神道碑銘予與公同年又嘗爲同官交好餘四十年不敢以不知公爲辭遂諾之公諱裕字好問姓歐氏其先出真定之東鹿有諱昉者仕金爲平定靈宣武指揮使遂爲平定人高祖諱文元國子律諱遷大寧路推官妣呂氏中書左丞忠肅公恩誠之姊曾祖諱承祖

太常寺太祝贈刑部右侍郎妣康氏贈淑人祖諱
綱

國初盧氏縣學教諭贈南京刑部尚書妣 氏贈夫人父諱九疇南京刑部尚書諡清惠妣徐氏封太夫人自教諭公官盧氏不歸今爲盧氏人公出儒宦家而資稟特異又清惠公爲一代名臣家庭之間漸染有日故公年少卽有大志景泰己酉清惠公方以刑部侍郎巡撫於外公侍母太夫人居京師當順天府舉鄉試奏乞就試遂中其選明年登進士第補翰林庶吉士丙子授戶科給事中轉

改工科天順丁酉清惠公在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言不當在言路改翰林檢討當是時將臣有怙寵專恣者清惠劾奏之忤

旨出爲江西布政使公亦出判泗州旣而丁清惠公憂服滿改定州成化乙酉

朝廷知公無罪召還復檢討丙戌同考禮部會試預修

英宗實錄進修撰仍充

經筵講官癸未陞國子監司業丙申陞祭酒明年擢吏部右侍郎丁母太夫人憂服除轉左侍郎丙

午擢本部尚書俄改南京禮部丁未

今上卽位轉南京兵部叅贊機務弘治戊申

召爲禮部尚書癸丑仍爲吏部明年加太子太保累階至榮祿大夫又二年而卒享年六十七歲公儀觀豐偉鬚髯若神而器度宏遠人莫能窺其涯涘初列官清要一旦被斥於外人皆爲公不堪至則孜孜訪求民瘼兩州惠政被於人者甚多在國子時臨諸生舉教條嚴而有恩公而有法時勲戚年幼者奉

旨受業公患其難教取其所當習讀者萃成一書

授之他日中使至偶持去

上閱之嘉歎及擢吏部益慎其職適有執左道以登顯仕者庇其鄉人故公不得安於其位居南京二年鎮靜持重論者以謂得大臣體後既召還禮部當改元之歲多行大典禮公素博雅通知古今能斟酌而行得會通之宜

崇王嘗乞詣京師朝賀

詔諸臣集議公言王雖至親於制不宜况茲饑歲所過必勞供役民何以堪

上從之西夷貢獅子公言賈胡嗜利受之無益且彼泛海而來非由故貢道宜卻其物亦從之畿內多自宮以求進者紛然盈路公上疏請治其罪一時雖不能絕然自是禁例甚嚴無敢再犯者至再掌

銓曹感

上知遇益竭心力凡所舉薦必當其人舊緣傳奉貶謫有求復進用者上疏極陳其弊務抑絕之第禱任都督府知事秩滿當遷公故緩之曰吾家當如是其無所私如此士大夫方慶公之復用而公不幸一疾遂卒矣內外咸痛惜之公嘗以關輔饑代祀嶽鎮所過輒督有司賑卹還

朝上言十事悉下所司議行若事有係於天下者
會議于

朝必持正道不阿徇人意或舉人才從衆論而用
之公退獨居不敢以物私饋者至老不營產業不
治居第自奉儉約蕭然如寒士人以為有清惠公
之風公居清惠公喪哀毀踰禮奉廢母及待弟之
禮意殊厚與人交和易可親杯酒對客談笑間
不以名位自高其學該博凡前代人物與山川
蹟考求無遺為文純雅所著有青崖稿澹菴稿
千卷皆因號而名也配鄭氏錦衣衛千戶祥之

贈夫人繼芮氏河南衛千戶清之女封夫人子男
四曰珣國子生日環任丘縣丞曰琪曰璉自環而
下皆先卒女二長適喬泗次適縣庠生戴鈺孫男
八人女卒之後

上念之特贈進光祿大夫太保謚文恪而官其孫鉉
為中書舍人云銘曰

惟古建官六卿分職備矣耿公其職不忒公出貴
族勤苦自刻躬取科名範我而獲中外仕途回翔
偃息惟

帝念哉考茲勞績

國有政事汝惟名德公掌銓選惟公且平吏稱其
任

君仰其成何以能然信吾德正色立
朝候居

鎬京分彼留務孰擠以行終召而還上有

聖明龍飛之初典章群議折以一言自合繩矩公為
宗伯建白不廢正論獨持孰敢干紀

帝曰休哉復汝冢宰進退百官再振風采心力並勞
公不自愛丙辰之春天不憖遺嗟嗟故老何奪去
之

帝曰哀哉孰可倚毗卹典累頒存乎有司顯允君子
今則逝矣功在

朝廷名留

國史清惠文恪世濟厥美樹碑神道過者來視百
世之澤伊洛同逝子孫護之廕庇無已

故南京守備掌南京中軍都督府事太子太
傅成國公贈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太師謚
莊簡朱公神道碑銘

公姓朱氏諱儀字炎恒世為鳳陽懷遠人高祖諱
亮元末時從

太祖高皇帝起義兵累功援燕山中護衛正千戶祖
諱能嗣職從

太宗文皇帝靖內難以元功封國公加授太傅追封
東平王謚文烈配享

太廟妣封東平王夫人曾祖祖考皆封王妣皆王夫
人考諱勇嗣成國公爵歷事

累朝皆總大兵掌中軍都督府事以功授太保正統
末從

英宗睿皇帝北征死事土木追封平陰王謚武愍妣
沐氏繼妣王氏皆封王夫人公王出也生而氣宇

凝重具文武材景泰壬申嗣成國公

景皇帝當祀

太廟偶不豫夜宣旨遣公攝事倉卒無遺禮丙子

命治周世子喪財省事集天順丁丑

英宗復位見公曰平陰有後矣

孝恭章皇后之合葬

景陵

恭讓皇后之改冊皆命公行禮有游幸或召以從壬
午

命持節封

蜀王勞錫無所受嘗較射內苑連中的

上喜甚賜寶劍一篋蓋自是始有意大用之癸未南
京守備官缺

敕公往兼掌中軍都督府事

賜白金三十兩金織蟒衣一襲甲申

憲宗純皇帝嗣位申命以行時南畿饑

命公賑拯公議令獄囚贖米及都城商稅錢鈔皆
市米諸藩給僧牒亦準是法所活甚衆時游食頗
盛公議京伍未實宜假此輩應募爲兵得若干人
鹽徒彭釗強賊李湘爲江路患遣將校跡至九江

獲焉儀真守備官缺薦都指揮勝勝果以廉明官
至總漕都督戊子旱奉

敕會讞獄因多所矜釋又議諸郡歲輸軍儲許臨
船預放三月省耗數般直得十餘萬石貯於倉倣
古常平法行之會有

詔諸守臣符驗皆進繳公言南京根本地事有緩
急非符驗不能速達又遣官勾稽營籍公言舊制
軍數不宜泄事皆寢城門守兵盡肄營伍止留老
羸數人公謂宜養銳示威始定番代法議久不決
後四年公復力爭又言營卒多病死請官置醫藥

皆從之

今上皇帝之正儲位也廷臣方表請公率南京諸大臣上表適至降

詔優答且賜綵幣海賊劉通勢甚猖獗衆議欲招之公謂必先警以威乃遣舟師分據要害賊勢窮歸罪械其首惡三十三人送京師賜從者皆釋弗治海道以寧乙巳星變求直言公所陳多切時弊屢上疏辭任

詔以公廉靜老成不許加太子太傅視事如故憲宗既升遐公哀慟極至燕不舉樂者三年

今上御極賜綵幣一襲白金二十五兩公復辭任亦不許有言武官多不畏法請嚴降黜之令公言皆
是祖父功所積且律有定法豈宜槩黜遂報罷辛
亥

皇太子生公首請正儲位受賜如前

孝陵明樓壞公請修葺又言欽山十廟亦當修二役
成有

旨嘉勞刻石紀功大勝龍江二關及浦子口教場
爲水所迫亟請內圖以免衝噬暹羅夷人入貢還
泊龍江市中國子女爲奴婢事覺或言宜寘不治

公以爲事關國體遂舉正給通事官追給夷價各遣歸每歲錄囚公當執筆必從容訊問務求其情尤嚴祀事凡代祀

南壇

太廟者各四

社稷山川

孝陵及大江之神各三以常典祭者多不可紀皆夙戒發未嘗少怠內外文武臣所與議事者前後幾四十人公處之皆寅恭協一久而彌篤嘗與諸耆宿爲壽俊會觴詠極娛在會者或休官或物故而

公歸然獨存壽至七十當弘治丙辰三月六日卒

于正寢公始得疾耶上疏辭

上優詔勉留遣醫視疾

命甫下而訃至矣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賜誥贈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太師謚莊簡贈棺槨米布給驛歸其喪

命有司治葬事自聞喪至葬賜祭者十三

皇太子及內外親王祭賻亦厚南都公卿至於官士罔不走吊營衛將校多哭至失聲市民官隸焚楮然燭數于巷陌者無虛日非德之淪於人心而能

是耶公踈髯豐頰面如頰玉簡重寡言平生忠孝
出於天性痛父死難誓欲雪耻沙漠旣官於南不
得遂每燕坐憤恨灑涕我先王安在而我享此祿
乎

賜第中道石寢泐或請修之曰此石先王所履吾
不忍易也事母夫人極能順志孝養居喪毀瘠去
墓百餘里徒跣以行吊者雖微亦拜謝于門庶兄
佶廕羽林前衛指揮使父沒財產聽其自取及佶
卒撫其子輅亦厚都督僉事郭鉉之弟公女兄也
嘗迎養于南餽送至殷勤焉遇姻黨皆恩義好拯

人急嘗早朝道得遺楮追其主還之使歸至德州
見鬻子女數輩盡收買之復遣其歸不取其直家
人梁敏者廣東人娶婦生子矣其父見之徘徊不
忍去公憐而遣之福英者鳳陽人爲盜所賣窮而
歸公廉知其父止一子亦遣之有鬻子於倉官者
官滿子戀母不肯行公贖歸之今襲爵千戶矣父
母道死舟人棄其女於江涯公命有司收養後嫁
百戶王隆爲命婦公好讀經史攻大小楷法間攻
吟諫聲伎狗馬一無所好臨財不妄取而贈施皆
從厚故雖爵上公歲祿恒不給禮賢下士至忘勢

分汲引人物寸長片善必加甄錄武學官士躬自
課試官將領登科第者相望尤識治體蒞政之初
喜事者或有異議公謂留務至重不宜作聰明擅
威福妄有更改守之不變久則民安而信之不疑
矣守備三十餘年上下輯服軍民安堵外警不作
古所謂無智名無勇功深長爲國之謀明哲保身
之義兼盡而無遺矣顧事涉綱紀則力爭之爭之
不得則嘆惋累日恒曰事體易壞復之則難知者
以爲名言配胡氏少傅忠安公之女封成國夫人
賢而有則子二長輔公教以忠義病革執其手以
指畫將士二字示之今輔嗣公留恭謹有父風次
慧而早卒女四長適南京守備魏國徐公備次適
今知

制誥李學士賓之封淑人三適宣城伯子衛瓚四
適真人張玄慶孫二曰麟曰鳳女孫某公卒之某
年十一月十一日葬于昌平縣北澤山

賜地二頃爲公墓子輔奉外舅隆平侯張狀介郭
都督請銘刻于神道以垂不朽予舊與公同

朝近與學士同事聞公行實爲詳乃叙而銘之銘

曰

翼翼舊都

王業根本留司巖巖秩重分閭有美成公出于將門平陰之子東平之孫受鉞

英皇保釐是昇

憲廟因之有任無貳居中制外守簡馭繁心在

王室餘三十年正笏垂紳不動聲色慶賞刑威遵帝之則凡百官士悉出指揮少者已老壯者已衰時平政和兵戢不用公身去留爲國輕重人願公壽爲鯁爲鯨公身存亡爲世榮哀奕代元勳累朝故舊爲子爲臣世守忠孝山河有誓靈鷲有銘後百

千春公死猶生桓桓二王

賜葬茲壤公靈在傍足慰俯仰刻銘立石著德紀功太史有文公名無窮

故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致仕贈太師謚文穆

劉公神道碑銘

惟博陵劉氏世爲邑程委社人其先不可考在元季有諱克讓者生紹先居鄉里有厚德人稱長者紹先生絜

國初舉人材不就混跡戎伍中當

太宗靖難時干戈擾攘保全民命陰有德於人甚多
潔生輔侗儻好義少游南京娶齊氏寔生公諱吉
字祐之號約菴幼即沉厚有大志動履異常爲大
父所愛曰異日大吾門閭者必此子也稍長讀書
從江右劉都史克彥學穎敏勤勵甚兄稱許正統
丁卯登順天府鄉試戊辰第進士選入翰林爲庶
吉士尋授編修景泰庚午克

經筵官預脩君鑑再脩寰宇通志成陞修撰天順
丁丑

英宗復位命祀漢帝唐太宗諸陵己卯預修大明一

統志庚辰鄭世子及涇陽王以事召至

命侍講讀

朝廷知公可用時

憲宗爲皇太子因

命侍講讀于青宮癸未丁內艱未幾修

英宗實錄起復至以公舊宮僚進侍讀成化丁亥實
錄成陞侍讀學士仍充

經筵官日侍講讀

賜金帶等物人以為榮己丑擢禮部右侍郎壬辰
轉左侍郎明年夏旱遣祀東嶽等神有時雨之應

乙未始

詔以本官兼學士入

文淵閣參預機務丁酉拜禮部尚書仍兼學士明年加太子太保兼

文淵閣大學士又三年丁外艱去位

上特起復公三上章乞終制不允因降

故遣官召還視事時

上以

今上在青宮

命儒臣修文華大訓以資講讀書成進太子太保

兼

武英殿大學士尚書如故尋進階光祿大夫勲柱國甲辰轉戶部尚書兼

謹身殿大學士丙午進少保兼太子太傅丁未

憲宗登遐

今上即位再進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大學士

如故知

經筵事及

憲宗實錄成以總裁之勞加少師兼華蓋殿大學士

其冬秩一品降

敕獎諭勳加特進兼太學士俸

賜賚甚厚公至是以老數上章求退

上察懇切允之益加

賜賚令有司月給米五石歲撥僕夫八人仍降

敕護公還鄉踰年疾暴作竟不起寶癸丑十一月

癸未也享年六十有七公容貌魁偉舉止凝重

而知其爲鉅人平生處事精密詳審尤善記憶能

歷道往事爲文章平實不浮凡考鄉試一會試二

廷試讀卷三號能甄別人才或

朝廷大禮輒持節爲使數有違自當改元之歲所

以有裨於

新政者尤多皆謂公有相才旣歸于鄉適遇大水

憐鄉人病饑作詩傷之其心不忘世如此蓋入仕

四十五年居

內閣者十八年富貴榮顯已極爲尚書時尤及封

其父如其官由近世所罕見也三代皆贈光祿大

夫柱國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妣皆贈夫人娶段氏封夫人先卒

子男四申判官先卒肅中書舍人段夫人出準臯

邑庠生側室吉氏出女五長適錦衣衛指揮僉事

王義次適府軍衛指揮同知張文淵次適朱瀾彭
璣盧瀚皆精揮使孫男女各一於是公訃至
上為輟朝七日遣官諭祭及營葬

誥贈太師謚文穆卜以卒之明年二月二十五日
葬于程委社常以予與公同在館閣且久持黃侍
講珣之狀請銘于神道不能辭也銘曰

赫赫

皇明奄有九有文德誕敷十紀之久

列聖在位亦惟輔臣為
上為德左右有民世值

英皇號稱極治甲科得人莫如其季偉矣劉公起于
其時績學翰林人尚未知乃侍經帷乃握史筆既
登禮曹益崇要秩巍巍綸閣地位深嚴

先帝簡重克當具瞻大事以臨大義以決以啓以沃
亦復補闕建置末歲任心益專志得則行身危則
旋有跡乞歸

恩典不替策杖懸車博陵故第既解機務心亦安
舒宜躋高壽何病弗除

天子曰吁茲惟耆老卹典亟行達于隧道屹然貞石
爰刻茲文歲久地夷以識公墳

故資德大夫南京工部尚書程公神道碑銘
弘治己酉南京工部尚書程公致仕還家後三年
十月八日以疾卒享年六十七公蘇之常熟人也
於是守臣以公訃

聞事下禮部謂當遣官祭葬如卹典

上允之乃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虞山之麓其
子惠特求予製神道碑銘辭不獲乃按少詹事吳
君狀書之公諱宗字源伊姓程氏其先有三八將
仕者從宋自汴南遷家于常熟世有隱德至公始
發以宣德丙午七月十五日生少入邑庠學業有

聲登景泰辛未進士初授刑部主事階員外郎擢
吉安知府公在刑部治獄詳慎綽有才名時有大
臣退休者當

英宗復位之初畏罪自盡怨家誣其子謀殺久不能
決法司奏遣公往訊所誣遂白吉安素號難治吏
書奸弊百出每以訟牒自裁獄成特使從旁書之
奸弊悉去至今郡人論作郡者以公首稱丁父憂
服闋改知真定以病未赴吉安之民知之相率走
闕下乞公復任至則改知武昌矣踰二年擢四川
布政使左叅政進陝西右布政使再轉左布政使

所至皆有政績民多頌之

朝廷知公可用特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治院事
尋以陝西缺述撫即以

命公適邊境多事借總兵官率師征洮川西

松等族及往來慶陽榆林調度兵食邊境無

丁毋憂赴京乞守制得

賜其毋葬祭服闋未上會木邦酋長罕它法孟養

思六與孟密曩罕美母子累歲相讐殺雲南守臣

奏乞調兵討之朝議以爲不便宜遣大臣如程某

者往諭乃即其家

賜以璽書而行公被

敕旨諭之折其辯說及見曩罕美復責其擅相攻
擊之罪皆頓首服乃以具奏始設孟密安撫司以
材寨歸木邦不相統攝而西南遂無事矣

朝廷嘉之轉公左副都御史加俸一級仍述撫雲
南釐理軍務久之召爲刑部右侍郎尋轉左侍郎
以尚書缺署掌部事能律以法部中肅然九年考
滿始拜南京工部尚書加一級俸公至是雖老益
勤凡工役材用計度精詳無所濫費人方望公久
任剛致仕而歸且卒矣公之曾祖伯高祖士迪父

景福皆不仕以公貴贈祖父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妣皆贈淑人配譚氏封淑人子男五曰恩國子生
惠志感俱義官忝邑庠生女一孫男七公居官見
於前所叙述者其大畧如此若其持身之謹待人
之厚人皆知之不待書也嘗預同考會試甄別得
士爲多喜爲詩有宦游撫夷集藏于家銘曰
壯哉海虞爲吳上縣古有名賢文學肇見歷世旣
遠益多聞人有美程公出爲名臣少學于家遂顯
科第郎署初登刑無偏誠吉惟大郡爭訟爲嬉以
公出守吏不敢欺自蜀而秦以公分省政譽日騰

述撫是

命乃長憲秩公才實優西戎即叙士卒歌謳乃撫
南蠻乃息其忿片言折之兵不血刃久勞于外
帝實念公有使召入馴至司空積勞旣久而病斯作
奉身還家晚歲之樂何棄斯世訃音忽來卹典爰
降誠爲死哀視其後人多而螫螫何以致之公有
陰德海虞之野有山巍然後識其藏司空之阡

故資德大夫南京工部尚書馮八神道碑銘
公諱貫字大用保定蠡吾人也曾祖守道元西臺

御史祖彥章

集朝洪武中人材任富平縣主簿考古以公貴贈大理寺卿公少起田畝年十八始知自奮於學正統己巳之變士民驚潰失業公誦讀不廢及領鄉薦入國學貧無膏燭夜每挾冊隨月光晦則燎薪以續明其勤如此登天順甲申進士授監察御史嘗出巡邊關按州縣搜吏弊索民隱貪廉才頑多見褒黜成化中上疏言時事曰慎爵賞恤窮民處流移修兵政廣儲蓄禁盜賊平刑獄息邊患節冗費重憲職數事

上嘉納之及掌三法司事治山西妖民及劾兵部大臣大法事聞者肅然九年進大理寺右寺丞轉左寺丞進少卿不數年遂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又改大理寺卿法律精明而持心仁恕嘗曰大理平天下獄獄之不平咎在誰執故當奏讞必反覆訊鞠無憾而後已每廷議參酌得宜其言多載在條例有司至今遵行之嘗應

詔舉所知衆稱得人弘治六年拜南京工部尚書九年以疾乞致仕

詔可且命馳驛以歸抵家一月而卒九月二日也壽六十有四娶李氏繼王氏並封夫人子男四綺

純繪纓綺純太學生女二孫男三公魁岸美髯爲人詳審沉靜而有謀謨度量汪如莫窺其際在大
理嘗承

詔會同三法司錄囚有餼羊上尊之

賜會勘

肅府汾川王承奉及廷試爲讀卷官皆有寶鏹之
賜弘治改元上

太皇太后及

皇后徽號

誥封二代皆二品又有白金文綺之賜及卒

上遣官諭祭治其喪葬之亦可謂榮且氣凌山岳

某日葬於某山之原其從孫今吏部考功司
爲狀致其諸子之意來乞銘予與公同官于

朝頗知之詳而狀之出處治行歷履始終亦備矣
因述而復之俾鑱諸墓道以爲他日過者之式焉
故銘之曰

蠡吾之野馮氏居焉否而泰來生公挺然如彼茂
林有木拔起匠石見之謂爲杞梓材則可用用無
不宜登庸于

朝雖新任之昔領鄉書膺薦而至遂取甲科揚揚

其氣銓曹慎簡置予內臺庶行其志不枉其材俛
俛在

朝職司風憲有所獻納從所聞見乃擢大理審克
惟刑累官廷尉折獄益平

帝曰勞哉刑實無誤汝其少休曰有留務周建宏父
是爲司空掌土之職爰以畀公祿旣益豐心則加
畏丐歸何端以避名位豈惟知幾命亦自知故居
稅駕門有靈輻生受榮名沒膺卹典設祭營墳出
于

宸眷首丘之願獲遂所圖鬱鬱佳城巍巍豳豳

刻銘樹茲墓道子孫繼之百世有耀

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謝公神道
碑銘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謝公卒於家

上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皆如制其子鄉貢進士廷
柱奔喪歸自京師以予與公同舉進士奉羅編修
紀狀請銘於神道之石公諱士元字仲仁謝其氏
也上世居浙後徙閩今爲長樂人四世矣曾祖諱
鍾祖諱琬考諱磐封中憲大夫建昌府知府妣徐
氏封恭人公少以詩舉鄉貢登進士授戶部主事

上疏陳四弊爲尚書年公富所器許事有涉中官者力抗彼不勝忿求其事竟無所得擢建昌府知府有兵盜民財夜數發兵官庇其跡法不得施公以危言恐兵官皆奪氣姦始息乃新學宮作禮器行射法購書以惠來學若公廨驛舍城槽壇壝之類皆增新制又建祠以祀李觀表黃孝子譚節婦之門以勵鄉俗爲敦化表忠勸學三圖繫以詩俾民誦習知所嚮慕尤惡邪術南城民以腐鼠蒙一石像置屋上鴉聚而啄之民陽驚取之以爲神者蜩集公碎其石于庭乃止復有女巫憑鬼物

禍福公欲究之巫忽自言吾畏謝公吾去矣遂如常時有持券訟田者公遇叱之曰此僞耳僚佐問何以知之公笑曰券紙今式其所訟乃二紀前事也蓋訟者姑以試公至是爭相告引去歲再饑公捐俸金爲倡富民爭開廩延糴民賴以濟蔡教授劉訓導繼死婺孤不能舉公歸蔡於漳歸劉於蜀二姓至今德之成化間南京大理寺卿夏公時正述江西首以公名旌于朝得

賜諡命封父母及妻滿九載民詣

闕請留陞從三品俸仍知府事諸生立生祠公撤
祠毀其碑後乃復立公以憂去服闋改知廣信永
豐有銀冶久闕處州民常盜發動以百計公勒兵
循靈山以東趨之賊陽遁留二三人爲餌邏者見
而射之公亟止之不及伏四起刺公傷左股公裹
創出戰得其賊首俘殺甚衆塞台穴而還改知永
平復以憂不赴服闋擢四川右叅政東鄉盜數也
縣三劫有司莫敢制公捕殺數百人或譏徙縣公
曰盜不憚遠畏有備耳乃檄縣吏修城隍以上兵
戍之後亦無變建始有頑民挾官府爲害餘五十

年公廉得其魁窮治之其黨盡散公治狀益著用
延薦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蕃有大小娃者相
煽爲亂公託行邊閱兵積餉爲戰禦計賊獻羊豕
來迓道左公慰遣之民代輸邊儲者多爲奸弊公
遣吏覈實得逋米十三萬石有奇嘗大侵民流入
藩郡日不絕公爲廣室十餘區作糜食之藥病瘞
死給歸者以符且餼之所活不可勝計弘治庚戌
上京師以疾乞致仕年六十有七又三年年七十
而卒公居官兩迎父養從父病親爲嘗藥族黨昏
藥不舉者必周之建祠堂置祭田綜理家政暇則

玩易賦詩至老不倦所著古約菴稿若干卷評史
近體三百首公娶陳氏三子長廷柱次廷棐次廷
最縣學生棐最出側室有女八孫二本寬本忠
孫女三公生洪熙乙巳其月某日卒于弘治甲寅
某月某日葬于乙卯某月某日其地某山之原銘
曰

公昔訓

天初掛冠閩山粵水中盤桓憶昔按行川蜀間峽
舟棧馬遠復輟內綏黔黎外戎蠻朝劬夕瘁無優
閒追思列郡久且煩名雖盛得力已殫功成身退

古則然歛而歸之諒匪難詩稱明哲公有焉

聖恩賜葬輝榛管幽光上燭高雲端文垂金薤青瑤
鑄我銘茲丘世所安

故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
御史贈兵部尚書李公神道碑銘

公姓李氏諱介字守貞後改字守正萊之高密人
也宋有為西臺御史者譜失其名今世墓存焉鄉
人稱爲西臺李氏公祖諱遜陝西都指揮司經歷
考諱傑舉鄉貢累官至太倉衛學教授有學行俱
以公績贈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公年十一能屬

文從父之睢州又之太倉游學久見聞益富成化
改元領山東鄉貢五年登張昇榜進士被選入翰
林爲庶吉士文學敏贍諸老先生多器重之擢四
川道監察御史改河南道出按浙江鹽課力除宿
弊有不便者欲伺其隙中之無所得還掌道事凡
中外官考覈殿最務持公議都御史以爲可大用
諸道奏牘必令可否乃上每率諸御史論事或有
所觸忤未嘗少挫嘗予告家居及秩滿以久次超
擢爲大理右寺丞陞右少卿

今天子登極命代祀東嶽諸神還遷左少卿陞都察
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閱兵馬畜芻粟邊圉以
寧未幾

召還佐理院事其所論建必先大體不事苛刻而
律身無玷譽望日益隆會母栗太淑人喪歸服將
闋院佐復闕

朝廷留而俟之暨復任陞兵部右侍郎尋遷左侍
郎夙夜勤厲屬有疾暫已即出治事比歲宣府大
同有虜警特

命兼左僉都御史經畧之時已遣中官武臣練京
兵待報而發論者謂宜用文臣往遂以督軍事付

公公大病新愈即上道至剌虜已退公悉心邊務
徧歷營堡策勵將士鎮兵匿役者勾稽得萬二千
人又募丁壯萬五千人訓以待用大同屯田歲給
牛具銀若干兩實不爲官用而邊兵償死馬常苦
擄掠乃請以給之人甚便將領有弗任者易置之
又念大同境外有廢墻請修復爲禦侮計所上議
前後不絕事未盡行而疾甚卒于宣府弘治十一
年正月二日也守臣給驛歸其喪

上聞訃悼惜贈尚書遣禮官諭祭命有司治葬事云
公修髯美儀言動雅飭居官清慎遇事必審而後

發條分理析舉無廢墜在北邊尤詳密雖隆寒猶
夜草奏牘手爲皸裂使天假之壽得究其所施爲
當必有大可觀者而竟弗壽以止命也若其視親
孝敬遇諸弟甚友愛範簡皆舉于鄉與人交信厚
可質拯災卹困亦其所樂爲者故沒而人思之嗚
呼賢哉公年五十有四生正統十年某月某日葬
以卒之年某月某日配杜氏洧川縣主簿鑑之女
封孺人先公五年卒後贈淑人墓在縣西陸家莊
至是合窆繼姜氏鴻臚寺少卿勝之孫封淑人子
一人昆舉進士歷刑禮二部主事世其家孫二早

大毘奉春坊張中允天瑞狀請于銘神道之石予
雅厚公知其賢悉矣乃爲銘銘曰

揚翹振華北方之英兮飽山似川南國之靈兮績
學詞林其業乃成兮執法中臺益多厥名兮內陟
棘寺佐

國之平兮外逐邊徼屹爲干城兮兵曹巖巖尊居
貳卿兮文事武備二美是并兮台階鼎軸不日其
升兮天不憖遺一疾而傾兮

帝念賢勞卹死若生兮返葬故原有鬱新塋兮刻石
玄堂以慰幽冥兮垂聲著功俟彼汗青兮

謙齋文錄四卷終